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简史》

——从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09年

Jesse Lee

1810年 - 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在美国的简史》

从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09年

Jesse Lee

1810 - 卫理公会

作者：JESSE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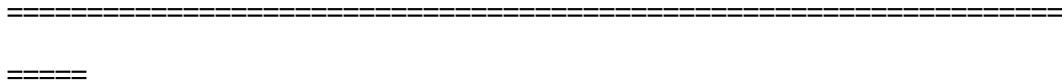
耶和華為我們做了大事，我們因此而高興。

你與我們同去，我們要行善；因為耶和華曾說過關於以色列的好處。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在那些日子，必有十個人從列國諸族中出來（族原文作方言），拉住一個猶大人的衣襟，說，我們要與你們同去，因為我們聽見神與你們同在了。【撒迦利亞書8：23】

巴爾的摩。

馬里蘭州地區。



前言

衛斯理在他去世前幾周寫給美國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已經對半个多世紀以

来上帝在英国和爱尔兰所做的工作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给我们一个相关的关系，说明我们的主在美国所做的事情，从理查德-波德曼接受邀请，离开他的国家为你们服务开始。”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已经写下了我能写的最好的说明。另外，长期以来，许多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美国人民都希望能够出版一些关于卫理公会在美国的兴起和进展的资料，供全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社团参考。我相信在美国出生的传教士中，没有人比我有更好的机会彻底了解卫理公会。当我在1774年春初成为卫理公会的成员时，整个美国只有1160名成员。我作为私人会员持续了四年；又作为班长、劝导员和地方传教士持续了五年；此后定期旅行和传教已达26年之久。我还从乔治亚州的圣玛丽河到缅因州的帕萨马科迪湾进行了广泛的旅行。

由于还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我认为在我们许多传道人的建议和同意下，发表以下简短的历史；在其中我尽可能小心地陈述日期和事实，我认为这是对虔诚的人们的信息和慰藉。

我编纂这部作品的主要材料是年度会议和大会的记录。这些协会是由传道人的劳作形成的，它们也被保存为一个团体，在上帝的祝福下，通过我们在这些会议上形成的规则和条例，以一种精神团结起来。因此，必须主要从这些记录中寻找协会的起源、增加和建立。

我已经插入了所有重要的会议记录。1. 那些与教义有关的会议。2. 传道人被召入并被指导从事传道工作的规则。3. 在不同时期为规范和管理各社团而制定的规则。4. 那些与陌生人或不属于我们社团的人有关的规定。我已经注意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我还注意到卫理公会的增加和减少；在某些情况下，我谈到了最大复兴的地方：也谈到了特定的衰退，以及产生这些衰退的原因。

我查阅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我认为能提供这方面信息的作者；特别是卫斯理的日记、他的教会史和他的生活，由科克博士和莫尔先生写的，以及怀特海博士写的。还有，卫理公会的纪念册。以及，阿特莫尔先生出版的，威廉-迈尔斯先生的《卫理公会年表历史》和约瑟夫-本森先生的《卫理公会道歉书》。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先生的日记，有装订的，也有未装订的。还有卫理公会出版的杂志。还有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的旅行，以及威廉-沃特的生活，由他自己出版。我还阅读了2000多页自己的日记手稿，并咨询了许多旅行和当地的传教士，以确定历史事实，并找出从未发表过的有用信息。

一般来说，年度会议记录中有许多错误和不完善之处；但我已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错误，并将真相、全部真相，以及相关信息传给世界。——为了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卫理公会的原则、教义和纪律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教会和协会的经济和政府是什么。我也希望卫理公会的人看到主为他们，以及他们之前的父辈和朋友所做的伟大事情。

我希望向我们所有的社团和朋友表明，我们在开始时所坚持和宣扬的教义，一直到现在都得到一致的支持和维护。我们有时改变了教会的经济和纪律，因为我们判断是为了我们的传道人和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主奇妙地拥有并赐予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主是如何从很小的开始，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民族。这一点非常明显。

我们的教义和纪律很好，我们接受传教士的方式，并将他们派往不同的巡回区，以及他们从一个巡回区到另一个巡回区的频繁变化，一般不允许他们在一个站或巡回区停留超过一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两年，这些都大大有

助于促进宗教，增加我们的社团，以及我们传教士的幸福。

在某些情况下，我提到了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没有得到所有传道人的认可，后来也就放弃了。我还提到了会议和理事会的一些错误；以及在我们中间继续存在的传道人和那些与我们分离的传道人：以便人们看到并理解，我没有以偏概全地写作，从而将需要知道的事情保留下来。

我很遗憾地说，一些与我们分离的传道人成了我们的劲敌，写了许多反对我们的东西，说了许多不真实的话：这些东西对发明者或零售商来说没有任何荣誉。

我特别收集了所有巡回传道人的名字，并在年度会议记录上如此记录，包括他们开始旅行的日期，以及他们停止旅行的日期；同时，通过某些标记，说明他们是否被驱逐或被定位；或者他们是否在工作中死亡，或离开联系。

此外，我在适当的地方写下了每年社会成员的数量，以及从开始到现在每年的增加或减少情况。

=====

====

## 第一章

约翰-卫斯理先生和他的兄弟查尔斯，在牛津大学时，由于他的建议和榜样，变得非常认真。他们每周接受圣礼，并说服另外两三个年轻人也这样做。这些年轻人偶尔在一起聚会，目的是在学习和宗教义务方面互相帮助和鼓励；他们还用一些规则来规范自己的工作。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获得了卫理公会的

独特称谓。这个头衔是默顿学院的一位同学首先给查尔斯-卫斯理先生的，暗指罗马的一个古老的医生学院，他们大约在尼禄时代开始兴起，并持续了几个时代；他们因对病人进行调理而引人注目，因此被称为卫理公会（方法论者）。这是最准确的说法；因为当卫斯理先生谈到这个称谓时，他只是非常笼统地提到它，而没有试图说明它是在社会的哪个时期首次出现的。他说：“他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很有规律，”“这让基督教堂的一位年轻先生说：‘有一批新的卫理公会成员出现了。这个名字既新奇又古怪，所以马上就被接受了，卫理公会的人在整个大学里都很有名。”那么，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个名字是由于默顿学院的同学的言论而给这位年轻的先生起的；卫斯理先生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这个名字已经相当普遍。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名字是在1729年首次在牛津出现的。

就这样，这个社团开始并继续存在，直到约翰-卫斯理先生去爱泼沃斯协助他父亲担任他的教士。1729年6月16日他不在的时候，查尔斯-卫斯理先生和另外一两个人又开始聚会，互相帮助。1729年11月，当约翰-卫斯理先生从爱泼沃斯回来时，协会的全部管理权就落在了他身上。当时的协会由以下人员组成：林肯学院的研究员约翰-卫斯理先生；基督教堂的学生查尔斯-卫斯理先生；基督教堂的平民理查德-摩根先生；以及默顿学院的柯克曼先生。第二年，约翰-卫斯理先生的两三个学生希望能自由地与他们见面，后来查尔斯-卫斯理先生的一个学生也希望能与他们见面。1732年，女王学院的本杰明-英厄姆先生和埃克塞特的布劳顿先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同年4月，又增加了克莱顿先生，以及他的两三个学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他们开始遵守古代教会的斋戒，每周三和周五。大约在同一时间，约翰-卫斯理先生的学生詹姆斯-哈维先生也加入了这个社团。1735年，彭布罗克学院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加入了他们。当时他们有十四或十五个人，都是一心一意的。他们制定了规则，规定他们的时间和学习；阅读经文和自我反省。

约翰-卫斯理先生对卫理公会的兴起作了如下描述。“1729年，我和我的兄弟通过阅读圣经，看到了其中内在和外在的圣洁；追随它，并鼓动其他人这样做。1737年，我们看到这种圣洁是因信而来，人在成圣之前就已经成了义，但圣洁仍然是我们的重点。”

1735年初，卫斯理先生首次进行了即兴演讲，现在所有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都遵循这种做法。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卫斯理先生和他的兄弟查尔斯同意离开他们的祖国，到美国来当印第安人的传教士；1735年10月14日，他们出发了。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他们于1736年2月6日在乔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泰比岛登陆。

1736年4月，卫斯理先生在萨凡纳自己的房子里成立了一个社团，每周对他们进行属于他们和平的指导。他曾经认为这是卫理公会的第二次崛起。但在第二年年底，卫斯理先生离开了美国，于1737年12月24日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启程前往英国，此后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当然，那个社团也就不了了之了，此后七十年间，在那个城市没有成立过卫理公会。直到1807年，一个正规的卫理公会才在萨瓦纳成立。查尔斯-卫斯理先生于1736年7月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大约在他抵达乔治亚州的六个月后。

1738年5月1日，卫斯理先生和一些摩拉维亚教友组成了一个宗教协会，在伦敦的费特巷聚会。他在《教会史》第4卷第175页中称这是卫理公会的第三个时期。

卫斯理先生在谈到这个社团时说：“我们的小社团是在伦敦开始的，当时我们四五十个人同意每周三晚上在一起聚会，以便进行自由交谈，以唱歌和祈祷开始和结束。”

他们还把自己组成了小乐队，并制定了生活规则，即使不完全按照我们现在的乐队规则的顺序，也差不多。

直到1739年，卫理公会才被组建成正规的社团。卫斯理先生是这样描述这些社团的兴起的：“1739年下半年，有八、十个人来到伦敦找我，他们似乎对罪有深刻的认识，并恳切地呻吟着要得到救赎。他们希望，第二天又有两三个人希望，我能够花一些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并建议他们如何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他们看到愤怒一直悬在他们的头上。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做这项伟大的工作，我指定了一个日子，让他们都能聚在一起，从那时起，他们每周都这样做，即在星期四的晚上。对于这些人，以及更多希望加入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给出了我认为对他们最需要的建议，我们总是以适合他们各种需要的祷告来结束我们的会议。”这就是卫理公会的兴起，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其他地方。这样的社团不外乎是“一群人，有敬虔的形式，寻求敬虔的力量；团结起来，一起祷告，接受劝勉的话语，在爱中互相看顾，使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完成他们的救赎。”这些机构的所有成员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教堂或与任何教派进行交流，只要他们愿意。

这必须被视为卫理公会的第四个时期。第一次是1729年在牛津；第二次是1736年在美国萨瓦纳；第三次是1738年在伦敦；现在是1739年。

这是在此后一直奉行的计划基础上成立的第一个正规社团。

在卫斯理先生指导下旅行的第一批巡回传教士，在1740年从事了这项工作。他对此事的叙述如下：在提到他于1739年成立了第一个协会之后，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名叫托马斯-麦克斯菲尔德的年轻人来了。不久，又来了一个叫托马斯-理查兹的人；然后是第三个人，叫托马斯-韦斯特尔。这些人分别希望像儿子一样服侍我，在我指示的时间和地点工作”。我们的结论是，



这是在1740年的年初。

THOMAS MAXFIELD是第一个在卫斯理先生指导下旅行的教友传道人。

1740年下半年，卫斯理先生印制了一篇反对“超加尔文主义”、“宿命论”概念的布道，并将其副本寄给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当时怀特菲尔德先生正在那里。怀特菲尔德先生在接受该教义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写了一份答复，并在美国发表。1741年他回到英国后，在伦敦重新发表了这份答复。争论的焦点是：1，无条件的选择-2，不可抗拒的恩典-3，最终的坚持。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之间发生了分离。从那时起，他们有不同的礼拜场所，并组成了不同的社团。他们当时有两个卫理公会，怀特菲尔德先生成为坚持加尔文主义学说的一方的领袖，或者说领导者。

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于1738年5月第一次来到美国；他于1739年第二次来到美国，然后于1740年访问了新英格兰，之后他回到了英格兰，并于1741年与卫斯理先生分手。

1742年，卫理公会社团大大增加，他们被分成几个班，每个班由大约12人组成，由一个被称为“领袖”（或称“班长”）的人负责照顾。

“1742年2月15日—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布里斯托尔聚会，商讨支付因建筑而产生的公共债务的适当方法；大家同意：1，社团中每个有能力的成员每周应贡献一便士；2. 整个社团应被分为几个小公司或班级，每班约有12人。3. 每个班级中的一个人应该接受其他成员的捐款。这个优秀的机构就这样开始了，仅仅是基于世俗的考虑，而我们却从中获得了如此多的精神祝福：我们很快就在我们所有的社团中确定了同样的规则。”

1742年4月9日—第一个守夜活动在伦敦举行。据说这一习俗首先在金斯伍德开始，由那里的搬运工人所为，他们在信主之前，每星期六晚上都在酒馆度过。在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之后，他们在那一晚进行祈祷。

卫斯理先生听说后，先是下令每月一次，在月圆之夜；然后是每季度一次，然后向他的所有社团推荐。

卫斯理先生说：“我被告知，金斯伍德的几个人经常在学校里聚在一起，（当他们能抽出时间的时候）用大半夜的时间来祈祷、赞美和感恩。有些人建议我制止这种做法；但在彻底权衡之后，并将其与古代基督徒的做法相比较，我认为没有理由禁止这种做法。相反，我相信它可以被更广泛地使用。于是我给他们传话，’我打算在最接近月圆的那个星期五和他们一起守夜，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光亮去到那里再回来。我在前一个星期天公开通知了这件事，并说我打算讲道，希望他们，也只有他们，能在那里与我见面，而不影响他们的生意或家庭。星期五，很多人都来了。我在八点和九点之间开始讲道，我们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唱歌、祈祷和赞美上帝。”

1742年5月26日，卫斯理先生访问了约克郡的伯斯塔尔，在那里他遇到了教友约翰-纳尔逊，他在使许多邻居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段时间后，纳尔逊先生衷心地加入了卫斯理先生的工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旅行和基督教经历的日记，这本书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祝福，现在仍在美国的卫理公会中流通。

1744年6月25日，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卫斯理先生邀请了以下人士，并在他们中间主持工作。有六位神职人员和四位巡回传教士在场。神职人员的名字是：约翰-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约翰-霍奇斯、亨利-皮尔斯、塞缪尔-泰勒和约翰-梅里顿。传教士的名字是：托马斯-麦克斯菲尔德、约翰-唐斯、

托马斯-理查德和约翰-伯内特。从这时起，会议每年都在卫斯理先生的指导下在伦敦、布里斯托尔或利兹举行；但他直到1765年才每年公布会议记录。

他们在这些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的，经过充分的讨论，然后把答案写下来，事后以“卫斯理牧师和其他人之间的几次谈话记录”为题印刷。但现在它们被称为“会议记录”。

1744年8月24日星期五，卫斯理先生最后一次在牛津，在大学里讲道。在他开始在田野和公路上宣讲真理之后，他曾两次向他们布道。然后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现在已经摆脱了这些人的血统—我已经完全释放了我自己的灵魂；我很高兴，在上个世纪，就在这一天，近两千盏燃烧和闪亮的灯被一举熄灭。然而，他们的情况和我的情况有多么大的不同啊！他们被赶出家门，被赶出家庭。他们被赶出了房子和家，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而我只是被阻止了讲道，没有任何其他损失；而且是以一种光荣的方式；他们决定，当下一次轮到我讲道时，他们将选择另一个人替我讲道。”

他们这样做了两次或三次；甚至到了他辞去教职的时候。

1744年12月25日-卫斯理先生为乐队协会起草了指示，并向他们推荐了《乐队规则》。

---

我在此插入1755年查尔斯-卫斯理牧师写给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友好书信。

来吧，我的WHITEFIELD！

(既然纷争已过；当初的朋友终于又是朋友)  
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见，让我们一起  
在相互的联盟中，推进工作的神性。  
我们现在唯一的争论点，我们唯一的目标。  
把可怜的灵魂当作烙印从火焰中拔出。  
为了传播那流血十字架的胜利。  
在救世主的事业中喘息着我们最新的气息。  
太长了，唉！我们给撒旦的余地。  
当党派的热情换上了天使的面孔。  
我们的名单太长了，我们要把它交给那个魔鬼。

谁的号角响起：“为信仰争战！”  
带着匆忙的蒙眼怒气，在错误的夜晚。  
我们是如何与我们的战友们一起战斗的呢？  
我们当时不能让我们父亲的孩子知道。  
但每个人都把他的兄弟误认为是他的敌人。  
“真理的敌人，你能在良心上放过吗？”  
“把他们撕碎，（诱惑者喊道）撕碎！”  
黑暗如此厚重，噪音如此混乱。  
我们把陌生人的声音当作牧羊人的声音。  
轻率的大自然挥舞着有争议的剑。  
火力全开，为耶和華的战斗而战。  
每个人的胸膛都有博爱的力量。  
流血的慈悲回到了天堂。

拯救者以怜悯的眼光看到我们的争斗。  
并投下一个让影子飞舞的眼神。

很快，在他面前的白昼春光闪耀。  
我们发现这两支凶猛的军队只是一支。  
一致的我们的希望，和家庭，和名字。  
我们的武器，我们的队长，我们的王冠都是一样的。  
在以马内利的标志下都被征召。  
用神圣的宝血购买了每一个灵魂。

那就让我们再次亲切地拥抱。  
也没有侵犯福音恩典的联盟。  
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去战斗吧。

并将我们的武器转向共同的敌人。  
在我们队长的眼皮底下并肩作战。  
追赶非利士人，在他们肩上飞。

这并不重要；如果，我们所有的冲突过去了。  
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在下面逗留时。  
我们真正的信仰由真正的爱来展现。

爆破外邦人的希望，让他们看到  
炯炯有神的朋友们多么同意。  
不在党派的狭隘里禁锢。  
不是因为意见的相同而加入的。  
但用救世主的血来巩固。  
并在上帝的心中结合在一起。

我们能否忘记我们的联盟是从哪里来的。  
当我们第一次简单地以耶稣的名义见面时？  
未知之神的神秘名字。  
秘密的爱引导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前进  
穿过漫长的、孤独的、律法的荒野。  
寻找福音和平的应许之地。  
作为真正的伙伴，我们随后商定，将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  
法令的重担难以忍受，共同为热心的争斗而奔波。  
加强彼此的手，为生命工作。  
把我们稳定的脸转向世界。  
而且，为真理而英勇，享受耻辱。

然后，当我们在敬畏中为我们的上帝服务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心是一体的。  
没有最微小的差异会阻挡社会的火焰。  
在摩西的学校里，我们的思想和言论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必须羞愧地承认。  
当我们的光线较弱时，我们的爱就会更大？  
当黑暗中透过玻璃，带着奴性的敬畏。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精神上的诫命。  
难道我们就不能把我们的互爱表现出来。  
火与水的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我们做到了：—我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召唤你穿越大西洋的洪水。  
以真情为翼，你准备好的心灵。  
离开了国家，离开了名声，离开了轻松，离开了朋友。

渴望探索天堂的所有建议。

飞过了水的世界，抓住了岸边。

我也没有逗留，因为我的朋友们希望。

试探炉子，守住火候。

当突然被派出去，从高处

我呼唤可怜的弃儿到恩典的筵席上。

催促你继续完成你所开始的工作。

在好的和坏报告中，我仍在赶路。

也没有感受到民众的掌声之火。

也不惧怕如此光荣的事业中的折磨人的火焰。

啊！为什么我们似乎曾经分开。

还是感情上的冲突，而心灵上的合一？

老蛇发现了什么可怕的装置。

要把上帝所赐的人拆散？

愚昧和自爱中崛起。

割断从未成为敌人的朋友。

使我们最崇高的目标被迷惑和转移。

迷惑我们的骄傲，用羞耻遮盖我们。

让我们在她短暂的权力下感到脸红。

但看！陷阱已被打破，俘虏已被释放。

凭着信心，我们在所有的敌对势力上踩踏。

用耶稣的力量压碎蛇的头。

耶穌已經將那惡毒的控告者拋下。  
他把撒旦所种的稗子连根拔起。  
重新点燃了那永不熄灭的火焰。  
并将我们的灵魂重新洗礼到他的名下。  
只要我们感受到他名字的美德。  
纷争的风暴平息了，大海静止了。  
所有的自然界都屈服于他仁慈的命令。  
两个人在他全能的手中是一体的。  
一个在他手中，啊，愿我们仍旧保持。  
与爱的不可分割的链条紧紧相连。  
(那是时间和死亡都无法抗拒的坚守。  
那条金色的链条将我们引向天空！)  
他的爱是将我们与他的宝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他的爱是使我们完美合一的纽带。  
他的爱（让所有友谊的地面看到）  
他唯一的爱约束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同意。  
并给出了永恒的铆钉！

1749.

---

这一年，卫斯理先生开始编纂《基督教图书馆》，并完成了50卷双十二卷。  
他以下列标题出版了该书。“基督教图书馆，由以英语出版的最优秀的实用神学作品的摘录和节选组成”。

1760. 在这一年，卫理公会中发生了宗教的大复兴。许多人，不管是男人还是



女人，都自称在一瞬间洗净了所有的不义，并在爱中变得完美；常常在祈祷时，或在别人为他们祈祷时。卫斯理先生是这样说的。“在这里开始了那项荣耀的成圣工作，这项工作几乎已经停滞了二十年之久。它不时地传播，先是在约克郡的各个地方，后来在伦敦，然后是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接下来是都柏林、利默里克，以及爱尔兰的整个南部和西部；凡是成圣的工作增加的地方，上帝的整个工作就在所有的分支中增加。许多人被说服了，许多人成了义，许多背道者得到了医治”。

1763. 该会议于7月19日在伦敦举行。以前所有的会议记录，关于纪律问题，现在都是第一次公布。从他们的会议记录来看，在几天内完成了大量的事务。我将记下他们的问题和回答，关于他们把一个传道人带入旅行的关系。

Q.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接待帮手？

A. 这样做的适当时机是在会议上，经过庄严的禁食和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受他为试用者，把会议记录交给他，上面写着：“你是谁？”

”致A. B.

”你认为呼唤罪人悔改是你的责任。请充分证明这一点，我们将很高兴接受你作为同工。

”请注意，你们不要上窜下跳，而是要去指示的地方，而且只去那里。

”然后让他阅读并仔细权衡其中的内容，看看他是否能同意它。如果他能，就让他来参加下一次会议，在那里：

在检查、禁食和祈祷之后，他可以被接纳为与我们有充分联系的人，给他写上这样的会议记录。

“只要你自由地同意并认真地努力按这些规则行事，我们就会高兴地承认你是一个同工。”

由此可以看出，卫斯理先生和当时的会议只需要一年的试用期，就可以被允许与巡回传道人完全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1784年，会议认为应该将他们的试用期延长到四年，然后才允许年轻的传教士进入正式的关系。

当时，所有的旅行传教士都被称为助手，即卫斯理先生的助手；有些是助理，有些是传教士。

1764. 麦尔斯先生说：“这一年年初，厄斯金先生在苏格兰重新出版了赫维先生的《十一封信》，并竭力传播。它们使苏格兰人对卫理公会的教义产生了偏见，并阻碍了工作的繁荣。这些信在英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卫斯理先生和塞隆先生对这些信写了很好的答复。事后人们知道，一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卡德沃斯先生在这些信中写下了最恶毒的段落。”

在考虑了有关卫理公会在欧洲的开始和进展的一些细节之后，我现在来谈谈卫理公会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始。

---

---

---

---

## 第二章。

从1766年在纽约的第一个协会开始，到1773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在1766年之前，一些来自欧洲的卫理公会成员在美国（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定居，但他们像羊一样分散在各地，既没有羊圈也没有牧人。1766年年初，第一个永久性的卫理公会在纽约市成立。爱尔兰人菲利普-恩布理（Philip Embury）先生开始在自己家里举行聚会，并与愿意和他一起聚会的人一起唱歌和祈祷。不久之后，他收集并加入了一些人的团体，主要是他自己的同胞。大约三个月后，怀特先生和都柏林的索斯先生也加入了他们。

然后他们在附近租了一间与军营相邻的空房间，在那里举行了一个季度的聚会：但很少有人认为值得他们在如此卑微的地方与他们一起聚会。此后一段时间，奥尔巴尼的军营管理员托马斯-韦伯上尉发现了他们，并穿着军装在他们中间布道。（韦伯上尉是征服加拿大的军队中的一名中尉，并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在攻占魁北克城时，他在亚伯拉罕平原上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个人穿着猩红大衣讲道，这种新奇的感觉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听讲，比房间里能容纳的还要多。有16位居民加入了这个协会，他们于是联合起来，租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会众的索具阁楼来聚会。在那里，恩布理先生经常进行劝诫和讲道。

（有几个人仍然生活在纽约；当他们回忆起主在他们的小协会中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时，他们很高兴，当时他们在宗教的事情上是软弱无知的；但他们在基督的爱和团契中团结在一起，为了他们的主的缘故，他们愿意被轻视。）

该协会在纽约成立后不久，来自爱尔兰的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Robert Strawbridge）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县定居，他开始公开举行聚会，并在

管溪附近加入了一个协会。斯特劳布里奇先生是一个有用的人，热心于上帝的事业；在卫斯理先生派来的任何正规传教士到这个国家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传讲福音。

在美国建造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会所是在纽约。在韦伯上尉的影响下，该协会在约翰街购买了一块土地，目的是建造一座公共礼拜场所。这座房子建于1768年，足够大，可以容纳一千两百人。1768年10月30日，它首次为神圣的仪式开放，恩布理先生作了奉献布道。这大约是在我们在美国有任何巡回布道者之前的12个月。

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和他的社团在马里兰州的Pipe Creek附近建造了另一座会议厅，称为Log Meeting-House，它是为在该县成立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使用而建立的。

纽约市的新聚会所最初被称为卫斯理礼拜堂，在巡回传教士来到这个国家后的几年里，它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769年，卫斯理先生在他的《教会史》第四卷第261页说：“8月1日星期二，我们的会议在利兹开始。星期四我提到了我们在纽约的弟兄们的情况。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有几个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弟兄（其中一些是传教士）在北美定居，并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社团，特别是在费城和纽约。纽约的协会最近建造了一个漂亮的布道所，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他们非常缺钱，但更缺传道人。我们的两位传教士，理查德-波德曼和约瑟夫-皮尔莫尔，自愿献身于这项服务；我们决定由他们送来50英镑，作为我们兄弟之爱的象征。”

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从那次会议上来到美国，并于10月24日在费城下6

英里的格洛斯特角登陆。他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一批正规巡回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波德曼先生在欧洲做了六年的巡回传教士，皮尔莫尔先生做了四年，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国家做传教士，他们非常胜任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们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和荣耀，并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祝福。

在上面提到的两位传教士抵达费城之后不久，罗伯特-威廉斯先生过来了。他曾是英国当地的一名传教士，并从卫斯理先生那里得到许可，在正规传教士的指导下在美国传教。然而，威廉斯先生并不是由卫斯理先生派来的。他来美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临时的生意，而且，他感到特别想在美国传福音，他向爱尔兰的一个卫理公会的人保证，如果他（阿什顿先生）愿意来美国生活，他将陪同他渡过大西洋。威廉斯先生是个英国人，但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巡回传道人。最后，他听说阿什顿先生已经登船前往美国，根据他的承诺，他匆匆赶到船所在的小镇，卖掉他的马以偿还债务，并把他的马鞍袋挂在胳膊上，带着一条面包和一瓶牛奶，没有钱支付他的旅费，踏上了船。他的好朋友阿什顿为他提供并支付了他的旅费，他们一起过来了。威廉斯先生一上岸就去了纽约，在那里他在卫斯理礼拜堂讲道，当时其他巡回传道人还没有来到那个城市。虽然威廉斯先生是主动来到这个国家的，但传教士和人们都鼓励他在传播福音方面做出努力。11月1日，他在费城拜访了皮尔莫尔先生，然后去了马里兰州。

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一来到费城，就开始了他们的传道工作；很快就开始在公共场所或田野里露天讲道，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听主的道。

---

在他们登陆的那个月，皮尔莫尔先生给卫斯理先生写了一封信，以下是其中

的摘录。

费城，1769年10月31日。

“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在经历了九周的繁琐旅程后安全抵达这里。

“我们发现韦伯上尉在镇上，还有一个由大约一百名成员组成的协会，他们希望与你保持密切联系，这让我们不由得有些惊讶。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不可思议的。

“我已经讲了几次道，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听。星期天晚上，我在公共场所出去了。我把赛马的舞台指定为我的讲坛，我想有四千到五千名听众，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像夜晚一样。愿上帝保佑野外布道！当我开始谈论在早上五点讲道时，人们认为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然而，我决心尝试一下，并有一个非常好的会众。

“这里似乎有一扇巨大而有效的门在这个国家打开，我希望许多灵魂将被聚集进来。一般来说，人们喜欢听道，而且似乎对恩典的救赎有一些想法。”

此后一段时间，约翰-金从伦敦来到这里。他在费城等待皮尔莫尔先生，希望被聘为传教士：但没有卫斯理先生的许可，也没有欧洲传教士的推荐，他不能被接纳。然而，这个年轻人决心讲道；并指定在波特斯场讲道。一些成员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告诉皮尔莫尔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热心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得到鼓励。经过检查，他被允许在会众面前试讲；由于他看起来是在为上帝工作，他得到了传道人的许可，可以到威尔明顿去，在几个认真寻求主的人中间进行劝诫。这是他在美国传教的开始。之后，他去了马里兰州，与罗伯特-威廉姆斯和罗伯特-斯特劳布里奇一起，在巴尔的摩县和

该州的其他一些地方开始了良好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冬天，这些传道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费城和纽约，每次都有一人留在每个城市，并按照他们认为对自己和对他们指导下的人们最有利的方式进行交流。

1770. 在这一年里，传教士们扩大了他们的边界，在新泽西州进行了大量的传教活动；并超越了纽约，远至西切斯特和新罗谢尔，向许多细心的听众传讲福音。

当时管理社团的规则与卫斯理先生以前在英国制定的规则相同，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我们中间延续，几乎没有改动，具体如下。

---

我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的性质、设计和一般规则。

1. 1739年下半年，有八、十个人来到伦敦找我，他们似乎对罪有深刻的认识，并恳切地呻吟着要得到救赎。他们希望（第二天又有两三个人希望）我花一些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并建议他们如何逃避即将到来的愤怒；他们看到愤怒一直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做这项伟大的工作，我指定了一个日子，让他们都来聚会，从那时起，他们每周都这样做，即在星期四的晚上。对于这些人，以及更多希望加入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我不时给出我认为对他们最需要的建议，我们总是以适合他们不同需要的祷告结束我们的聚会。

2. 这就是联合协会的兴起，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其他地方。这样的协会，不

外乎是一群具有敬虔的形式和寻求敬虔的力量的人，他们联合起来，一起祷告，接受劝勉的话语，在爱中互相看顾，以便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完成他们的救赎。

3. 为了更容易辨别他们是否真的在进行自己的救赎，每个社团根据他们各自的居住地被分为更小的公司，称为班级。每个班级大约有十二个人：其中一个被称为领袖，这是他的工作——

I. 每周至少见一次他班上的每个人，以便

1) . 询问他们的灵魂如何繁荣。

2) . 根据情况需要，建议、责备、安慰或劝告。

3) . 接受他们愿意奉献的东西，以救济穷人。

II. 每周召开一次牧师和协会管家的会议，依次进行。

1) . 通知牧师任何生病的人，或任何不守规矩的人。

2) . 向管家支付他们在前一周从几个班级得到的收入。

4. 对于那些希望进入这些社团的人来说，以前只需要一个条件，即希望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也就是希望从他们的罪中得到拯救。但是，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种愿望在灵魂中真正固定下来，它就会通过其果实显示出来。因此，人们期望所有继续在其中的人，继续证明他们对救赎的渴望。



不做坏事，避免各种恶行；尤其是最普遍的恶行：比如说妄称上帝的名字；亵渎耶和華的日子，或者是在那里做普通的工作，或者是购买或出售；醉酒，购买或出售烈性酒；或饮用烈性酒，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打架，争吵，斗殴，兄弟与兄弟对簿公堂，以恶报恶，或以怨报怨，在买卖中使用许多恶意词语；买卖未缴纳关税的货物；以高利贷的方式给予或接受东西，即非法的利息；不善的或无益的谈话；特别是对裁判员或牧师说坏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的事，如：穿金戴银的事，或穿贵重的衣裳；采取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不能以主耶稣的名义使用；唱那些歌，或读那些书，这些都无助于对上帝的认识和爱；软弱和无谓的自我放纵；在地上积蓄财宝；在没有可能还债的情况下借款；或在没有可能支付的情况下占用货物。

5. 所有在这些社团中继续工作的人，都应该继续证明他们对救赎的渴望。

通过行善，通过在每一种情况下，在他们有机会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能力之后施以仁慈，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对所有的人行善。

对他们的身体，按着神所赐的能力，给饥饿的人食物，给赤身的人披上衣服，探访或帮助生病的人，或在监狱里的人。

对他们的灵魂，指导、责备或劝告所有与我们有任何交往的人；“我们不能行善，除非我们的心是自由的”。

通过行善，特别是对那些属于信仰之家，或正在努力成为信仰之家的人；雇用他们最好是为他人服务，互相购买，在生意上互相帮助。

通过一切可能的勤奋和节俭，使福音不被指责。

耐心跑那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程，舍己，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顺从地承受基督的责备，如同世人的污秽和粪土，并盼望人为了主的缘故，说他们一切的坏话。

6. 所有继续在这些社团中的人，都应该继续证明他们对救赎的渴望。

遵守上帝的所有条例：这些是——

对上帝的公开崇拜。

宣读或阐释话语的事奉。

主的圣餐。

家庭和私人祈祷。

查阅经文，并

禁食，或禁欲。

7. 这些是我们社团的一般规则，都是上帝教导我们要遵守的，甚至在他的书面语中，这是唯一的规则，也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充分规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他的灵写在每一个真正觉醒的心上的。如果我们中有人不遵守这些规则，习惯性地违反其中的任何一条，请让那些看守该灵魂的人知道，因为他们必须作出交代。我们要告诫他的错误，我们要忍耐他一季。但是，如果他不悔改，他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地位了。我们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查尔斯-卫斯理。

---

这些是最初在我们中间引入的一般规则，从一开始就在我们中间延续；它们不仅受到卫理公会自己的推崇，而且也受到其他教派的大多数宗教人士的推崇。

---

有必要在此插入乐队协会的规则。

三个、四个或五个对彼此有信心真信徒组成一个团队。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团体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是男人，或者都是女人；都是已婚的，或者都是单身的。

乐队协会的规则，1738年12月25日起草——

“我们聚会的目的是服从上帝的命令，彼此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为彼此祈祷，使我们得到医治。

为此，我们同意。

1. 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

2. 在指定的时间准时到场，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不得缺席。
3. 准确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在场的人）唱歌或祈祷。
4. 我们每个人都要按顺序，自由而坦率地说出我们灵魂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在思想、言语或行为上所犯的过错，还有我们自上次聚会以来所感受到的诱惑。
5. 以适合每个人的状态的祷告来结束每次会议。
6. 希望我们中的某个人先说他自己的情况，然后按顺序向其他人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关于他们的情况、罪和试探。在他进入我们中间之前，向每个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 1) . 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吗？
  - 2) . 你是否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平相处？
  - 3) . 你是否有神的灵为你作证，证明你是神的孩子？
  - 4) . 上帝的爱在你心中流露吗？
  - 5) . 内在或外在的罪都没有支配你吗？
  - 6) . 你希望别人告诉你你的错误吗？

- 7). 你是否希望别人告诉你所有的错误, 而且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 8). 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把他心里所想的关于你的事, 时常告诉你吗?
- 9). 你想一想吧! 你愿意我们把我们所想的, 所怕的, 所听见的, 都告诉你吗?
- 10). 你是否希望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尽可能地接近你, 我们应该快刀斩乱麻, 把你的心挖出来?
- 11). 你的愿望和计划是在这个场合和所有其他场合完全开放, 以便毫无例外、毫不掩饰、毫无保留地说出你心中的每一件事吗?

前面的任何问题, 只要有会都可以问: 以下五个问题在每次会议上都可以问。

- 1).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 你犯了什么已知的罪?
- 2). 你遇到过什么诱惑?
- 3). 你是如何被拯救的?
- 4). 你想过什么, 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你怀疑它是否是罪?
- 5). 你有没有什么想保密的?

---

给予乐队协会的指示。1744年12月25日

你们应该有战胜世界的信心。因此，对你们来说，这并不令人难过。

I. 谨慎地不做坏事；特别是，

1. 在耶和華的日子，不买也不卖任何东西。
2. 不喝烈性酒，不喝任何种类的酒，除非有医生的处方。
3. 在买和卖中都要信守承诺。
4. 不典当物品、赊账。
5. 不要自己在背后说人坏话。阻止别人在背后说人坏话。
6. 不佩戴不必要的装饰品，如戒指、耳环、项链、花边、褶边。
7. 不使用无谓的自我放纵，如服用鼻烟或烟草，除非有医生的处方。

II. 热心维持善行；特别是，

1. 将你所拥有的东西施舍给人，而且是尽你所能。
2. 要责备一切在你面前犯罪的人，而且是用爱心和智慧的柔顺。
3. 成为勤劳节俭、自我牺牲、每日背起十字架的模式。

III. 持续关注上帝的所有命令；特别是。

1. 要在教会，每周在耶和华的餐桌前，以及乐队的每次公开会议上。
2. 每天早上参加传道会，除非距离远、生意或疾病所限。
3. 每天使用私人祈祷，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则使用家庭祈祷。
4. 在每一个空闲的时间里，阅读圣经，并对其进行沉思。
5. 将一年中的所有星期五作为斋戒日或禁欲日来遵守。

---

1770年，乔治·怀特菲尔德先生在前往北方的途中经过费城，并拜访了在该市的我们的传教士，他向他们表示，他非常满意在这个国家发现他们，因为这里非常需要他们这些主的葡萄园中的忠实工人。从那时起，怀特菲尔德先生走遍了新英格兰各州；回英国前，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Exeter）讲了他的最后一次道，就在会堂旁的一个房顶上，那房子太小了，无法容纳会众。他的经文是《林后》13章5节。他讲得很生动；会议结束后，他骑马去了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但在路上他抱怨气短，这是由于哮喘引起的。但他说：“再在讲台上流一两滴汗就能治好我的病”。当天晚上他休息了一下，但效果不佳。第二天早上，他的症状更严重了；他虔诚地为整个世界祈祷，特别是为乔治亚州孤儿院的孤儿们祈祷；此外，他还请求，如果他的工作完成了，主会带他去见自己。

他第一次走过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是在1740年。他在这次旅行的日记中说：“9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在伊普斯维奇向几千人讲道；主给了我自由，会众中一片欢腾。吃过饭，出发，到达纽伯里，另一个大镇，离伊普斯维奇12英里，大约3点。在这里，主再次以他的能力伴随着话语。会场非常大，许多牧师都在场，人们受到很大的影响。愿上帝保佑，他的神力越来越多地伴随着我们。布道结束后立即乘船；与该地的牧师科顿先生一同前往汉普顿，汉普顿是另一个大镇，距纽伯里九英里，他用一辆马车来接我。”

怀特菲尔德先生在纽伯里波特的长老会会所讲道时，经常感到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他在去世前很久就告诉他的朋友，如果他在世界的那个地方去世，他希望被埋在那所房子的讲坛下。人们记得他以前的请求，现在有能力满足他的请求；他们在讲坛下准备了一个地窖，把他的尸体放在那里。尸体在那里躺了二十年后，我亲自到拱顶里去看；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它的大部分都很坚固，而且很硬：只有一小部分已经腐烂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于1741年与卫斯理家族分离，但始终对他们保持着特别的爱，并要求约翰-卫斯理为他的葬礼讲道。卫斯理先生一收到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死讯，就被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家人邀请来进行葬礼讲道。

11月18日星期日，他在会堂进行了这项爱的工作：他的经文是《圣经》民数记23, 10. 让我像义人一样死去，让我最后的结局像他一样。

怀特菲尔德先生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去世。为了传扬福音，他曾13次横跨大西洋，这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牧师都要多。

怀特菲尔德先生作为巡回传道人的工作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祝福；因此为我们的传道人开辟了道路，让他们在全国各地旅行并传讲福音。在大多数



人们宗教信仰活跃的地方，他们都喜欢请巡回传道人来拜访他们。

1771.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先生和理查德-赖特先生，被卫斯理先生派往美国，在经过55天的旅程后，他们于10月27日在费城登陆。在他们来美国之前，阿斯伯里先生已经做了四年的巡回传道，莱特先生做了一年。

他们很快就开始把他们的工作延伸到更远的地方，而不像其他传教士那样把时间花在城市里。阿斯伯里先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乡下的人们中间，并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社团。他于11月13日在纽约作了第一次布道。然后他进入乡下，同月24日，他第一次到西切斯特讲道，然后在西农场、东切斯特、新罗谢尔、黑麦和迈尔诺克讲道。他很快发现，他们的劳动在乡村比在城市更明显地被神所拥有。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一些传道人访问了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有时在西岸，有时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讲道。

第一个来到马里兰州东岸的卫理公会成员是属于斯特劳布里奇先生协会的两个私人基督徒，他们来到肯特郡的约翰-兰德尔家，与家人交谈，并与他们一起祈祷：通过这种方式，在一些家庭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些宗教印象。从那时起，人们希望传教士能过来帮助他们。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亲自来了，并与他们一起讲道：之后的某个时候，老罗伯特-威廉姆斯拜访了他们，并在他们中间讲了几次道，随后的12月，也就是1772年的12日，阿斯伯里先生第一次在肯特郡讲道。从那时起，这些人就受到了卫理公会的青睐；从那时起，该县就因有许多坚实、稳定的卫理公会成员而闻名。

4月，制定了约瑟夫-皮尔莫尔先生前往南方，博德曼先生前往北方的计划。皮尔莫尔先生经过马里兰州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并在1773年初离开诺福克，经过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下游地区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然后从那里到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再到怀特菲尔德先生在1740年3月开始的孤

儿院。之后，他在第二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再次回到了北方。波德曼先生最远到了北方的波士顿，然后回到了纽约。

1772年上半年，罗伯特-威廉斯先生第一次来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他来到法院，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开始唱歌，人们聚集在一起；祈祷之后，他拿着他的文稿，向相当多的听众讲道，这些人非常混乱；因为他们都认为传道人是个疯子：在他讲道的时候，人们在笑，在说话，在各个方向走动。一般的结论是，他们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说，他有时会讲道，有时会祈祷，有时会发誓，有时会哭。人们非常不习惯听到传道人在讲道时说地狱或魔鬼，以至于当他告诉他们要下地狱，或者如果他们在罪中死去就会被诅咒时，他们以为他在说脏话。由于他被认为是个疯子，所以没有人邀请他去他们家。然而，第二天他在同一个地方讲道时，他们发现他并没有疯，他们很高兴能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这可以被认为是卫理公会在弗吉尼亚州的开始。而不久之后，诺福克镇就成立了一个卫理公会。

10月，阿斯伯里先生收到卫斯理先生的一封信，任命他为美国的助理。

卫斯理先生是该协会的创始人，被认为是首脑；而所有的传道人都被认为是卫斯理先生在不同岗位上的助手。

在这个国家，他们以前分为三个等级：1，帮助者；2，助手；3，一般助手。帮助者是每个巡回区的年轻传道人，在那里，一个巡回区一般有两位传道人。助理，是巡回区中最年长的传道人，他负责年轻传道人的工作，以及巡回区的事务。总助理是一个传道人，他具体负责所有的巡回区和所有的传道人，并任命所有的传道人到他们各自的巡回区，并在他认为必要时更换他们，以利于传道人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因为我们深信，让同一个传道人长期待在一个地方，对传道人或社会都没有好处。他被称为总助理，也意味着他要

协助卫斯理先生全面开展上帝的工作，而不像其他传道人那样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巡回区。

在这段时间里，传教士们在不同的季度会议上规范他们的事务，其中一次会议于12月23日星期二开始，在马里兰州西海岸，他们询问：“传教士们是如何驻扎的？”三个在东岸，两个在弗雷德里克，阿斯伯利先生在巴尔的摩。他们接着问：“如果没有我们主持圣礼，人们会满足吗？”对于这个问题，约翰-金立场中立；斯特劳布里奇先生为主持圣礼辩护，人们也是如此，但他们似乎对他有很多偏见。而阿斯伯里先生当时不同意。

同一巡回区的下一次季度会议在随后的3月30日举行，当时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倾向于将巡回传道人团结在一起。我将提到其中的五个问题。

Q. 1. 在我们的人民中，烈性的饮酒不是太普遍了吗？

Q. 2. 是否没有人在没有适当注意的情况下订立债务？

Q. 3. 乐队的会议是否保持了下来？

Q. 4. 我们的传教士中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吗？

Q. 5. 现在有哪些传教士在巡回旅行，他们在哪里驻扎？

于是，有人提出，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我们的规则，否则就会被排除在我们的联系之外。一切都以最友好的方式解决了。

当时的习惯是在星期二举行季度会议，讲道，解决他们的事务，举行爱的盛

宴，有些时候还举行守夜。一段时间后，在乡村地区，季度会议持续两天成为一种习惯。经过进一步的试验，人们认为最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季度会议；这就是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一贯做法。这最后一个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奴隶不能参加这些聚会，除非在主日；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有钱人会在主日来听我们的聚会，他们不会在其他任何一天麻烦地来参加聚会：最后，许多穷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社会的人，除非在主日，否则无法抽出时间，或骑马来参加这种聚会。

1773. 这一年年初，罗伯特·威廉姆斯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首先在该镇开始布道，然后在全州各地布道。他是第一个来到弗吉尼亚州那个地方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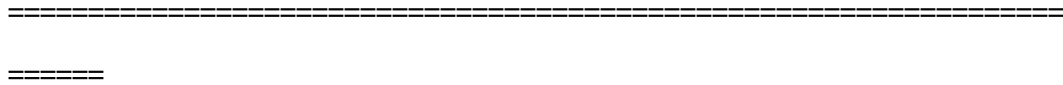
他是一位积极的福音传道人，经常通过他在公众场合的眼泪，以及私下里的生活和行为来证明他教义的美好。他的讲道方式很适合唤醒粗心的罪人，鼓励忏悔的哀悼者。为了行善，他不遗余力。他经常去教堂听老教士讲课，神圣的仪式一结束，他就走出教堂，站在树桩、木块或木头上，开始唱歌、祈祷，然后向数百人讲道。他在讲完道后，通常会问大多数与他交谈的人一些关于他们灵魂福祉的问题；并鼓励他们事奉上帝。在他开始在从彼得堡到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全州范围内布道后不久，他的劳动成果开始显现，灵魂被唤醒并被带入对上帝的认识。罗伯特·威廉斯的名字仍然活在他的许多属灵孩子的心中。

在威廉姆斯先生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那个地方之前，通过贾拉特先生的传教，宗教已经有了一次亲切的复兴；贾拉特先生是英格兰教会的牧师，在当时被称为圣公会的牧师。在1770年和1771年，在一个叫白橡树的地方，有相当大的精神倾注。就是在那里，贾拉特先生第一次把人们组成了一个社团，使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和加强。这样做的良好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信念深刻而

持久；不仅知识，而且信心、爱心和圣洁都在不断增加。

1772年，复兴的规模更大，在一些地方扩展到方圆五六十英里，许多罪人真正归向上帝。

在贾拉特先生的传道下首次开始的宗教复兴，因卫理公会传道人的劳作而大大增加，他们与贾拉特先生联合进行同样有福的工作，受到上帝的极大关注和尊重，并高兴地看到主的工作在他们手中大大兴旺。



### 第三章。

从1773年的第一次会议，到1779年的会议。

1773. 这一年的春天，卫斯理先生又派了两名传教士到美国，即托马斯-兰金和乔治-沙德福，他们于6月3日在费城登陆。兰金先生已经做了11年的旅行传道人；沙德福先生已经旅行了5年。兰金先生于1762年开始旅行，当然他的旅行时间比美国的其他传教士都长。从那时起，兰金先生就负责监督卫理公会在美国的联系，并被任命为总助理。

兰金先生到达费城后，立即召集了旅行传道人，1773年7月14日，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在费城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六、七个旅行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是欧洲人。马里兰州西海岸的威廉-沃特（William Waters）在这一年开始旅行；他是美国卫理公会中兴起的第一位旅行传教士。

那次会议的记录是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此后几年的所有会议记录也是如此；直到1785年，没有一份年度记录被公布。从那以后，我们的会议记录一直是每年出版一次。然而，在1795年，我们出版了从1773年到那时的所有会议记录，并装订在一本书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们许多旅行的传教士都表示希望能按顺序出版我们每年的会议记录；他们认为这样的书会让人高兴，而且有娱乐性；特别是对旅行和地方传教士来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卫理公会的成长。这本小书实质上包含了巡回传道的兴起和进展的简史，以及他们在美国的劳动成果。”

本次会议的记录介绍如下。

“传教士之间有关的一些谈话记录

牧师约翰-卫斯理先生”。

向每一位传道人提出了以下问题：

1. 卫斯理先生和英国卫理公会会议的权威是否应该扩展到美国的传道人和人民，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答：是的。

2. 卫理公会的教义和纪律，正如英国卫理公会会议记录中所载，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与卫斯理先生一起工作的人的行为准则吗？

答：是的。

3. 如果是这样，岂不是说，如果传道人偏离了会议记录，我们就不能与他们有任何关系，直到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

答：是的。

所有在场的传道人都同意以下规则。

1. 每个与卫斯理先生和在美国工作的弟兄们有关的传道人，都要严格避免主持洗礼和主的圣餐的仪式。

2. 除非他们成为卫理公会会员，否则任何人不得频繁参加我们的爱宴，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或三次；也不得超过三次参加社团会议。

3. 美国的传道人在没有得到卫斯理先生的授权（如果能得到的话）和他们的弟兄们的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重印卫斯理先生的任何书籍，等等。

还建议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人去教堂，并在那里接受基督教仪式。

这些规定是在那次会议上制定的，还有其他一些对整个世界影响不大的规定，传教士们在爱和兄弟般的感情中大大团结在一起。

当时，美国的卫理公会成员认为他们和欧洲的卫理公会成员一样，都在卫斯理先生的指导之下；因为他们要依靠卫斯理先生向他们派遣传教士，以及他认为最好的指示。当然，传教士们同意服从卫斯理先生的权威，并遵守他在英国确立的教义和纪律。传教士们做出的这一决议既明智又审慎；有助于保持他们的团结；之后，它在私人成员中也产生了同样的良好效果。

会议还同意，我们的传教士都应当遵守上述纪律。

这条规则的必要性体现在当地传教士斯特劳布里奇先生的行为上，他未经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同意就在他们中间主持圣礼，而当时他们都是平信徒传教士。我们只是一个宗教团体，而不是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员，只要愿意遵守我们的规则，在一个班级里聚会，就有自由继续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

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英格兰教会（所谓的）中长大的，特别是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人，所以建议他们参加该教会的服务，并在牧师的手中参加仪式：因为当时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教会的人是依法建立的；牧师是由人民的税收来支持的。在许多地方，方圆百里都没有人给孩子洗礼，除非是既定教会的牧师；因此，对这一计划最大的反对意见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宗教信仰。

由于人们认为在我们谈论我们的经历和上帝的深层事物时，有许多人在我们中间是不合适的，因此通过了一项规则：“除非他成为会员，否则任何人都不能被允许参加我们的爱宴，超过两次或三次”。这个谨慎的规则在我们中间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制止未经卫斯理先生授权并经本国传教士同意而印刷他的书籍而形成的规则，已经足够完善。在这一规则形成之前，传道人之一罗伯特·威廉斯已经重印了许多卫斯理先生的书籍，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对宗教有很大的好处。他印成小册子的布道，在人们中间流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使人们对新生的性质和救赎的计划有了很大的认识 and 了解：而且在许多地方为我们的传教士开辟了道路，使他们应邀到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讲道。但是，尽管这些书的流通带来了好处，现在传道人有必要在印刷和销售我们的书的同一事业中



团结起来，以便将由此产生的利润在传道人之间分配，或用于某些慈善目的。

当时有十位巡回传教士，有六个巡回区，具体如下。纽约、新泽西、费城、巴尔的摩、诺福克和彼得堡。最后两个是在弗吉尼亚州。社会成员的数量为1160人，分布在以下地方。

在这一年里，马里兰东岸的宗教有了相当大的复兴，特别是在肯特郡，许多灵魂被唤醒，并被带到了对上帝的认识。这一年在罗谢尔（New-Rochelle）也成立了一个班级，距离纽约北部约25英里。巴尔的摩也有一些复兴；11月，费尔角的协会参与建造了一个聚会所，并与一个人达成协议，由他来做房子的砖头工程。目前（1809年），我们在巴尔的摩有五个会议厅：四个是白人的，一个是黑人的。

1774年年初，英国人约翰·金首先来到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他在那里的工作给许多人带来了祝福。他是一个明智的、热心的传教士，在他继续旅行时非常有用。

1774年—今年2月，卫理公会在巴尔的摩镇建造了一座会堂，4月18日，会堂的地基在Lovely-lane奠定。在巴尔的摩镇举行的第一次季度会议是在这一年的5月3日星期二。

卫理公会在马里兰州东岸建造的第一个会所，是在肯特县，在切斯特镇下约9英里处，于1774年春天建成，被称为肯特会所。许多邪恶的邻居激烈地反对建造那座房子；在工人们准备好框架以便第二天立起房子后，一些邪恶的设计者在夜里来了，把椽子打成碎片，以阻止房子升起。但工人们还是继续工作，而主也在人们中间兴旺了他的工作，从那时起，在那个地方就有了一个成熟的社团。

1774. 第二次会议于今年5月25日在费城举行。在那次会议上共提出了六个问题。

Q. 1. 今年有哪些传道人被录取了？ 即进入正式录取。有五个。

Q. 2. 今年有哪些传道人被接纳受审核？ 有七个。

Q. 3. 今年的助理有哪些？ 有九个。

Q. 4. 对任何一位传道人有异议吗？

答：他们被逐一检查。

Q. 5. 今年的传教士是如何驻扎的？

Q. 6. 社团有哪些数字？

今年我们有十个巡回区；去年我们只有六个。自上次会议以来，成立了以下三个巡回区，即切斯特、肯特和弗雷德里克。另外有两个巡回区被改变了；新泽西州被划分为特伦顿和格林威治；弗吉尼亚州的彼得堡被改变为布伦瑞克。今年我们有17名巡回传道人。去年我们只有十个。

这一年，该协会增加了913名成员。在那次会议上，传道人同意每个旅行的传道人每季度可以得到6英镑的宾夕法尼亚货币；也就是每年64美元，以及他的旅行费用。

由于托马斯-兰金是总助理，他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得到支持：他被任命到费城，而阿斯伯里先生则在纽约。

今年年初，在1月2日星期日，在将美国人推荐给上帝后，波德曼先生和皮尔莫尔先生在纽约登船前往英国。博德曼先生此后活了大约八年，并在平静中死去。

1774年年初，罗伯特-威廉斯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组建社团，并制定了一个为期六周的巡回展出计划，从彼得斯堡，向南越过罗诺克河，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段距离。从这次会议上，有三位传道人来到该地区，他们是约翰-金、约翰-韦德和艾萨克-罗林斯：这些传道人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祝福，并反过来成为他们的祝福；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最显著的宗教复兴。基督徒非常团结，对上帝非常虔诚；罪人受到极大的惊吓，许多人的心灵和生活都得到真正的改变。传道人不仅在白天有大量的会众听他们讲道，而且在晚上指定的聚会中也有大量的会众。的确，在那一年里，主在我们中间创造了奇迹。

1775年，第三次会议于5月17日在费城举行。两位传道人从英国被派来，即詹姆斯-邓普斯特和马丁-罗达：罗达先生已经旅行了12年，邓普斯特先生则是10年。除了这两位来自欧洲的传道人，会议还吸收了三位传道人。

在会议上计划，一些传道人在三个月内更换，另一些在六个月内更换；传道人看到，经常更换恩赐和会众对他们自己和人民来说都是最好的。我们仍然知道让陌生人来传道，让陌生人来听的好效果。

弗吉尼亚州的汉诺威巡回会今年成立，并向其派遣了传教士；但在会议记录中，它被纳入了布伦瑞克巡回会。

今年，会议的传道人决定每年在各班进行一次募捐，为接下来的会议提供帮助。

7月18日，各社团普遍禁食祷告，为上帝工作的繁荣，为美国的和平。

当时，我们和英国之间的革命战争正在迅速逼近；美国人表现出了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坚定和固定决心。

这一年，阿斯伯里先生被任命到诺福克，并于5月29日在那里登陆，在该站持续了大约五个月；然后去了布伦瑞克巡回布道，他于11月2日到达那里。

在这一年中，有几个地方发生了上帝的恩典工作；但没有一个地方能与当时乔治-沙德福正在旅行的布朗斯维克巡回布道相提并论。罪人被颤抖和摇晃抓住，并因此倒在地上，就像死了一样，这是很常见的：许多人从头到脚都在抽搐，而另一些人在无助地躺在地上或地板上时，还保留着他们的舌头能够说话，以便祈求怜悯。

基督徒们有时也会被上帝的存在和爱所征服，以至于无法站立。看到他们围着忏悔的罪人，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祷告，有时两三个人同时祷告，直到一些哀悼的人信主，这真是令人感动；然后看到年轻的信主者眼睛流泪地跳起来，把离他们最近的人搂在怀里，呼吁所有在场的人赞美上帝为他们的灵魂所做的一切。在那场复兴中，有一些事情可能被称为不谨慎；然而有如此多的灵魂被带到神面前，以至于人们认为试图阻止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是危险的，因为担心会阻止主如此奇怪地进行的恩典工作。在这一年中，该教会有600多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

罗伯特·威廉姆斯是第一个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他已经结婚并离开了旅行的关系：在9月26日，他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和萨福克之间，在他与妻子一直居住的地方去世。虽然他死了，但他仍然对他的许多属灵的孩子说话，而他们记得他忠实的布道和他神圣的行为。

教会牧师贾拉特先生在那次宗教复兴中非常有用；他的心与卫理公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经常讲道，与各班聚会，举行爱宴，并在他们中间主持主的圣餐。他是这项工作的目击者；由于这是该国那个地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复兴，我想对许多人来说，对它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会是一种满足。

1775年—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也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乡村地区的宗教复兴是前所未有的；但在1776年1月，它变得更加显著。G. Shadford先生当时在弗吉尼亚州讲道；当人们的耳朵被新奇的东西打开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话语送到了他们的心里。许多罪人被有力地说服了，并哭着求饶。在这样的演讲中，信仰和皈依的消息屡见不鲜；上帝的子民因他人的幸福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彻底意识到，他们自己需要在他们的心中进行比他们所经历的更深的恩典工作：他们用强烈的呼喊和眼泪恳求上帝，把他们从固有的罪的残余中拯救出来；因此要“使他们的心受割礼”，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地爱他”，并全力地侍奉他。

几乎在每一个聚会中都可以看到神力的信号实例；尤其是在班级的聚会中。干枯的骨头中的摇动从一周到一周都在增加。许多老人和白头翁、中年人、年轻人、还有小孩子都是这项工作的对象。后者有八九岁的例子。一些孩子在神的爱中非常快乐，他们讲述了神工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的信念，他们获得释放的时间和方式，其清晰程度可能使无神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大能。

许多长期忽视恩典手段的人，现在蜂拥而至，不仅要听传道人，还要听劝勉者和领导者。无论是否有讲道，主的能力仍然在人们中间。人们发现，祈祷会对促进神的工作非常有用。

这种精神的倾泻或多或少地延伸到了大部分地区，其周长在四百至五百英里之间。

工作以令人满意的进展继续进行，直到五月初；当时在离彼得堡约12英里的博伊索（俗称布什尔）教堂举行了一次季度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天堂的窗户确实被打开了，神圣的影响之雨持续倾泻了四十多天。

季度会议的第二天，举行了一次爱的盛宴。一开始，主的能力就降临在集会上，似乎整个屋子都被神的存在所充满。一股火焰点燃了，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许多人对罪有了深刻的认识；许多哀伤的人被安慰所充满，许多信徒被爱所淹没，以至于他们不能怀疑是上帝使他们全心全意地爱他。

当爱宴结束时，门被打开了，许多没有进来的人进来了，看到一些人的痛苦和另一些人的欢喜，他们充满了惊讶，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对自己危险的颤抖的担忧，在上帝面前跪下，大声地呼求怜悯。

在这个场合参加活动的众人都活着回到了家里，并将火焰传遍了他们各自的邻居，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所以在四个星期内，有几百人找到了上帝的平安；除了关于上帝的事情，几乎听不到任何谈话。在许多大团队里，看不到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大部分人似乎在对上帝之爱的清晰认识中完全快乐。

这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widdie、Amelia、Brunswick、Sussex、Prince George、Lunenburg和Mecklenburg等县。

在季度会议的最后一天，工作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会议厅里一直持续到晚上，然后派人去拿蜡烛，一直持续到晚上的某个时间才散去。我是在太阳落山时离开他们的，当时他们的祷告和呼喊可能在一英里外都能听到。

人们经常注意到，有些集会类似于以斯拉时代犹太人为第二座圣殿打地基时的聚会。有些人因悲伤而哭泣，有些人因欢喜而呼喊；以致于很难区分两者的区别。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哀伤和痛苦与欢乐和喜乐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但喜乐的声音占了上风，人们大喊大叫，以至于远处都能听到。

神的工作就这样在各方面都增加了，很快就需要更多的传道人了。主兴起了几个年轻人，他们作为当地的传道人非常有用。

夏天的时候，托马斯-兰金先生来到了弗吉尼亚州，在六月的最后一天，他第一次在博伊索（即布什尔）的小教堂讲道，沙德福先生在那里见到了他，他们在前一天和下午四点钟进行了讲道；在最后一次布道结束前，有一种力量降临，许多人倒在地上，似乎被上帝的存在所充满。礼拜堂里坐满了人，很多人都没能进去。无论人们朝哪个方向看，他们都可能看到流泪的眼睛和沐浴在泪水中的脸：除了呻吟和对上帝的强烈呼喊，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

可以说，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上帝的家！这是天堂的门。丈夫和妻子们互相邀请和他们一起去天堂；父母和孩子们也在互相恳求。简而言之，那些自己在神里面很快乐的人，都在把他们所有的朋友带到神的怀抱中。这种强大的精神流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被唤醒，一些人找到

了与上帝的和平，还有一些人经历了完美的爱。传教士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话或唱歌；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兰金先生命令他们保持沉默；但都是徒劳的，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好不容易才劝说人们退到自己的家中。

7月14日，也就是两周后，兰金先生又在同一个地方，即在布什尔的小教堂讲道。他在前天给我们讲了一段很好的话语，在他讲的时候尽量不让人们发出任何声音，在会议结束时，他感谢人们的良好表现，并告诉他们，他当时对他们的满意程度比他以前在他们中间时要好得多。然后他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准备下午再回来讲道。他一走，人们就感到自由了，开始唱歌、祷告和与朋友交谈，直到天上的火焰在他们的灵魂中燃起，罪人被征服，在传道人吃完饭回来之前，就有十二或十五个人信了神；许多人对他回来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知道他不喜欢这么多噪音。他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安静下来，让他开始讲道。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好话，我很满意。然而，人们并没有坚持到他讲完，而是有些人开始哭泣，大声祷告，希望他们可怜的灵魂得到怜悯。他再次试图阻止他们；但他无法阻止。之后，他坐下来，请几个月前一直在他们中间讲道的沙德福先生对他们讲话，他很高兴地这样做了，不一会儿就以他惯常的方式喊道：“谁要救主？第一个相信的人将被称为义。”几分钟后，屋子里就响起了心碎的罪人的哭声和快乐的信徒的喊声。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有几个灵魂得到了正义，许多基督徒在惊奇、爱和赞美中沉浸。

7月30日星期二和31日星期三，在布伦瑞克（现在的格林斯维尔）县马伯里的住所举行了一次季度会议。弗吉尼亚州的任何会议厅都无法容纳这些人。我们在院子里有一个大凉亭，可以为两三千人遮挡阳光。第一天是一个有福的季节；但第二天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们在露天的凉亭下举行了爱的盛宴；社会成员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其他人在他们周围站了数百人。这个地方真的很可畏，因为这里的人有主的恩典。许多成员发言；当一些人宣称主如何白白地使他们称义时，另一些人宣称耶稣的血如何以及何时洗净了



他们所有的罪。他们的见证是如此清晰，如此充分，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一些人在讲述他们的经历时，有数百人在流泪，还有一些人激烈地向神呼喊，要求赦免或饶恕。

像这样的神的工作，我以前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在那个夏天和秋天，它继续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邻近地区传播。

今年向会议提交成员名单时，在布伦瑞克的巡回区有811名成员加入协会。

但如果我们把汉诺威巡回布道和已与布伦瑞克合并的卡罗莱纳州计算在内，一年内就增加了1800名成员。

我在很大程度上谈到了这次宗教的复兴；但我的笔无法描述我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一半。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卷书，然后仍把大部分内容留下不说。

1776. 5月21日，第四次会议在巴尔的摩举行。这是传教士们第一次在该城举行会议。当时增加了四个新的巡回区，其中三个在弗吉尼亚州，分别是费尔法克斯、汉诺威和皮特西瓦尼亚。另一个被称为卡罗莱纳，因为它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在新泽西州成立的两个教区现在被合并在一起，并在会议记录中称为新泽西。

今年有二十五位巡回传道人被任命到不同的巡回区；会议接纳了十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

这次会议指定了一个禁食日，在7月26日。

1776年7月4日，美国国会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今年卫理公会遇到了一些特别的迫害。阿斯伯里先生说，6月20日，“我在巴尔的摩附近因传讲福音被罚款5英镑”。由于战争在这片土地上蔓延，我们的传教士很难走完他们的路线。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我们的首席传教士都来自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谨慎，对美国人的行为过于随意。

阿斯伯里先生由于受到影响，没有参加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

1777. 第五次会议于5月20日在马里兰州哈福德县的鹿溪会议厅举行。当时有两个新的教区，即弗吉尼亚州的苏塞克斯和阿梅利亚。这两个地方都是从布伦瑞克省分离出来的；还有一些新的地方被纳入了计划。在前一年留下的会议记录上，又有两个巡回区，即诺福克和切斯特。今年总共有15个巡回区，35个巡回分区。

巡回的传教士们在其中旅行。没有一个传教士被任命到纽约，这个地方因战争而受到严重的困扰，传教士无法安全地旅行。

这一年，协会增加了2047名成员，并有13名年轻的传道人被带去试讲，在各地巡回讲道。

在当时，对死亡的传道人或停止巡回旅行的传道人进行说明是不习惯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什么时候停止巡回旅行的，或者他们停止巡回旅行的原因。

战争在这一年中肆虐并蔓延开来，会议指定7月25日为我们社团的禁食日，传教士们达成了以下决议：“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使自己

脱离牧师的工作。”他们还说，“我们的目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采取任何可能使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们或我们所从事的有福的工作分离的措施。”

他们还决定不再传讲任何葬礼布道，除非是为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是在上帝的敬畏和宠爱中死去的人传讲。

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英国传教士打算返回英国；但他们同意留下来，继续在美国人中间传教，直到他们的道路完全畅通，可以返回他们的祖国。大约在九月中旬，兰金先生和罗达先生离开大陆，驶向欧洲。但在他们离开之前的一段时间，罗达先生在上船后采取了一些轻率的措施，支持托利党（即反对美国独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特拉华州的费城下面聚集在一起。罗达先生的行为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和麻烦。

尽管传道人在他们的工作中遇到了反对，但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亲切的宗教复兴；但最大的是在布伦瑞克巡回区，以及最近从该巡回区移出的两个巡回区，苏塞克斯和阿梅利亚。在北卡罗来纳州也有非常有恩惠的工作，在那里我们在整个州只有一个巡回区。

北方的几个巡回区的成员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战争在这些地区的蔓延；那里的传教士发现在保持他们的岗位上有很大的困难，一些人被迫放弃；因此一些班级完全被放弃了。

在这一年里，可以说，外面是争斗，里面是恐惧。战争和流血事件在四面八方都有耳闻：军队一个接一个地来回开进；在许多地方，人们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以至于宗教几乎从一些原本相当活跃的街区被放逐。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社团，比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遭受的损失更大。但主照顾了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人们。

1778年。第六次会议于5月1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举行；当时他们增加了六个新的教会。其中四个在弗吉尼亚州，分别是伯克利（Berkley）、弗卢瓦纳（Fluvanna）、詹姆斯城（James-City）和卢嫩堡（Lunenburg）。在北卡罗来纳州，传教士们将之前的一个巡回区划分出来，形成三个巡回区，现在被称为罗诺克、塔河和新希望。

今年有五个老的巡回区被排除在外，即纽约、费城、切斯特、弗雷德里克和诺福克。由于战争的原因，其中一些巡回区无法得到照顾，而且其中一些巡回区在英国人手中。

今年我们有十七个巡回分区，有二十九位传道人在其中旅行。有十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审核。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的形式有所改变，第二个问题是：“哪些传道人仍然在受审核？”而以前是：“哪些传道人被接纳、受审核？”

在今年的成员名单中，我们发现我们失去了873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达到前一年的旧人数。这种减少完全是由于战争的苦难对许多协会和教会造成的破坏；我们的一些传道人对在他们工作的不同州宣誓效忠有良心上的顾虑，当然也就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

由于纸币大大贬值，传教士们得出结论，每个巡回传教士每季度可获得8磅弗吉尼亚钱，即每年32磅。他们还指定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为禁食和祈祷日。

这是一个苦恼的年份，也是不寻常的麻烦季节。

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是迫害，传教士与他们的羊群分离，所有这些都共同增加基督徒的负担。

三月初，沙福德与阿斯伯里先生保持了一天的私人禁食和祷告，为了了解上帝的旨意；之后，G. Shadford离开了他的朋友。然后他说，他看到自己回英国的路很清楚。阿斯伯里先生认为最好留在美国；所以他们分开了，每个人都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

3月5日，阿斯伯里先生开始在特拉华州的托马斯-怀特家呆着，他在那里把自己关了起来。谈到他自己，他说：“基于良心的原则，我是一个非建制派人员，不能在马里兰州传教；因此，我退到特拉华州，那里的神职人员不需要进行州级宣誓：虽然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如果特拉华州有要求，我可以进行宣誓；如果不是因为我害怕伤害其他人严格的良心而阻止，我也会这样做。”

尽管阿斯伯里先生被关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但他期待着，希望有一天他能再次拜访他的弟兄们，为分散的羊群提供一些服务；他在这些羊群中工作了近七年。

今年，我们的一些传道人遇到了困难和苦难；4月份，我们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旅行传道人约瑟夫-哈特利在马里兰州东海岸的皇后安县因传讲福音而被逮捕；他提供了担保和保证，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后来，他不得不停止在该县讲道；但他会参加他的约会，在唱歌和祈祷之后，他会跪在膝盖上劝说人们；直到他的敌人说，他们相信他应该用脚站立讲道，而不是用膝盖跪着。此后，他去塔尔博特县讲道，人们把他关进了监狱。但他在那里并不沉默；因为他经常通过栅栏或窗户向站在监狱外面听讲的人群讲道。他的讲道深深地抓住了听众的心，以至于有些人被深深地唤醒，并开始认真地寻求主。一些居民说，如果不把传道人赶出监狱，他就会使全城的人信主。过了一会

儿，他被放了出来，获得了自由；但他们把他关得太久了，因为宗教已经开始复苏，不久之后，宗教在那个地方大为兴盛。从那一天到现在，宗教在那个地方一直很兴旺。

Freeborn Garretson，我们的另一位旅行传教士，受到了很多迫害。有一天，大约在同年7月初，当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安皇后县骑马时，J. Brown遇见了他，牵着他的马缰绳，开始用棍子打Garretson先生的头和肩膀，并持续打了一段时间；然后叫地里的仆人过来帮他。但加勒森先生摆脱了他，给了他的马一鞭子，并以最快的速度骑走了。布朗骑上他的马，追赶他，走了一段近路，他超过了他，又向他打了一下。由于某种原因，加勒森被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得很重，被砸晕了，差点死掉；但幸运的是，一个女人沿路走来，发现他处于这种状况，就给他放血，他就醒过来了；被带到一所房子里，他坐起来，自由地劝诫人们。

---

---

#### 第四章。

从1779年开始，到1784年我们被组建成一个正规的教会。

1779. 5月18日，第七次会议在弗吉尼亚州弗罗万纳县的Broken-back教堂举行。在这次会议之前，北方各州的传道人在特拉华州的托马斯-怀特家举行了一次预备会议，以便由威廉-沃特弟兄将他们的意见带到弗吉尼亚州的会议上：因为人们认为阿斯伯里弟兄离开他孤独的隐居地前往弗吉尼亚州是不合适的。会议决定，阿斯伯里弟兄应该在美国担任总助理。

在预备会议上，传道人得出结论，每个劝勉者和地方传道人都要按照助手的指示，去他们被指定的地方工作，而且只在那里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新的巡回区，即Matichen和Delaware。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巡回区的名称从Lunenburg改为Mecklenburg；一些去年未列入会议记录的巡回区被插入今年的会议记录中，即费城、切斯特和弗雷德里克。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中没有收录James-City巡回区。我们总共有20个巡回区；有44位传道人被派往这些巡回区，在人们中间旅行和布道。

今年，我们有大量的会员加入了协会。在不同的地区，我们增加了2482名成员。在一些地方，神的工作迅速蔓延，并压倒了面前的一切困难。但是在许多地方，由于战争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肆虐，社团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无序。许多人被征召入伍，许多人离开他们的家，以避免敌人的队伍，并通过携带财产来保存他们的财产。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的形式有几点改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谁被录取受审核？”以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谁被录取加入？

另一个问题是“应如何处理去年受审核的传教士？”答案是：“让他们继续受审核，直到下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一贯的做法是只对传道人进行一年的试验，然后再接纳他进入正式的关系。但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至少要接受两年的试验，然后才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两年期满后，如果会议对传道人的虔诚、恩赐或有用性有怀疑，他们会继续对他进行三年的试验，或更长的时间，按他们可能的判断。

但是，如果传道人被认可，并且没有反对意见，在他旅行巡回传道了两年之后，他被录取，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并成为卫理公会会议的正式成员。

第一次提出了以下问题。“谁停止了旅行巡回传道？”答案是“罗伯特-克劳德，威廉-杜克。”在这一年之前，没有对那些离开旅行关系的传道人进行过统计，或者被称为“停止”。

今年的传教士们同意将所有通过认购拿钱的卫理公会传教士视为被排除在卫理公会关系之外的人。

在这一年里，卫理公会在传教士和私人会员中都有很大的麻烦和困扰；原因是巡回传教士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分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旅行传道人看到并感觉到我们的社团中缺乏既定的恩典手段；（在该州的那个地区，教会的牧师很少，而且大部分人对发自内心的宗教很陌生）得出结论，如果上帝召唤他们去讲道，他也召唤他们去主持洗礼和主的圣餐的仪式。他们在今年在断背教堂举行的会议上聚在一起，在共同协商后，会议为按立牧师的目的选择了一个委员会。这样选出的委员会首先按立了自己，然后开始按立其他传道人，并为同样的目的将他们分别为圣，使他们能够为基督的教会管理圣礼。被按立的传道人在他们的地区里传扬福音。

像以前一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只要人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就会主持圣礼。我们在南方的大部分传教士都赞同这个新计划；由于该群体的领袖非常热心，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非常虔诚，因此私人成员受到他们的影响，一般都赞同他们的措施。然而，一些老卫理公会成员不愿意与他们交流；而是坚定地坚持他们以前的习俗（即，坚持只能在圣公会教堂中进行圣礼）。

弗吉尼亚州以北的传教士们反对他们在南方的弟兄们如此匆忙地采取这一步骤（即，南方【弗吉尼亚以及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认为自己就可以主持洗



礼、主的圣餐之圣礼），并采取了反对的立场（即，北方【马里兰州、新泽西州、以及纽约州】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们认为，自己只是传教士，而不是教会主持者，因此，卫理公会传教士不可以自己在教友中主持圣礼；这也是卫斯理先生的观点；直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英格兰圣公会在很大程度上退出美国各地以后，卫斯理先生才改变观点，并指示美国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们在信徒团体中成立正式的教会，并主持基督教圣礼，包括洗礼与主的圣餐之礼），认为除非能够制止这种新的行事方式，否则传教士和人民之间将会发生分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分裂，双方都为上帝的约柜颤抖，一想到要分裂基督的教会就不寒而栗。南方的传道人在他们的传道工作中非常成功，那年下半年有许多灵魂被带到上帝面前；基督徒们在宗教中非常活跃。这些事情联合起来证实了传道人的信念，即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和尊重。当时，人们几乎没有希望他们会从他们的新计划中退缩，因为他们在这个计划中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毕竟他们同意，为了和平和卫理公会的团结，在征求卫斯理先生的意见之前，暂时放弃这些教规。

1780. -4月24日，第八次会议在巴尔的摩举行，只有北方的传道人出席了会议；因为弗吉尼亚的传道人会议是在该州举行的。两者的程序必须一起考虑，因为它涉及到一般的工作。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和在弗吉尼亚举行的会议上，有三个新的巡回区：一个在特拉华州，叫苏塞克斯，一个在马里兰州的东岸，叫多塞特；还有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叫亚德金。一些旧的巡回区被排除在会议记录之外，今年我们只有20个巡回区，与前一年的数量相同。我们有三十六位传道人在上述数目的巡回区中旅行传道。他们接纳了十四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审核。

在这次会议上，达成的结论是：第一，所有的传教士在六个月后都要更换巡回区。第二，所有的助手都应确保我们所有的聚会场所都由受托人管理；并

为这些房屋办理正规的契约。第三，所有的传教士都应该从会议中获得一份书面许可，证明他们是与卫理公会有关的助手或帮手，这些证书应该由阿斯伯里先生代表会议签署。

会议还得出结论，每个地方的传道人和劝诫者每季度都应该有公开演讲的许可证（如果需要的话），而且没有这种许可证，他们都不应该试图公开演讲。

他们还规定我们所有的传教士都要在早上四点钟起床，或者最晚在五点钟起床。

他们还首次同意允许我们巡回传道人的妻子在每个季度获得与传道人同样多的钱（如果她们需要）。他们还建议我们今后的季度会议在方便的地方，在周六和周日举行。在这个计划通过之前，季度会议一般都是在工作日举行。

他们还得出结论，在每个季度会议之后的星期五，每个巡回区都有一个禁食日。

会议不赞成用谷物蒸馏酒精的做法（即认为，不应当酿造烈性酒），他们同意不承认我们那些不愿放弃这种做法的朋友。

他们的结论是，传教士应该在班级里与黑人见面；并指定白人带领他们，不让他们在聚会时待到很晚。

会议审议了奴隶制的问题，并要求所有属于巴尔的摩会议的巡回传教士承诺，如果他们持有奴隶，他们将释放他们。他们更进一步说，他们认为蓄奴违反了上帝、人类和自然的法律，对社会造成了伤害，违背了良心和纯洁的宗教的要求。他们接着说：“我们把我们的不赞同传递给所有蓄奴的朋友”。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传道人的指责太过分了；他们在决议中的语言是为了刺激我们人民的思想，而绝不是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的错误。

在巴尔的摩开会的全体成员一致不赞成弗吉尼亚州传道人的主持圣礼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授职和执行教规，并得出结论，他们不认为弗吉尼亚州的传道人是与卫斯理先生和那次会议有关的卫理公会成员；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人，除非他们回到以前的地位，回到他们的长辈身边。

巴尔的摩会议随后任命阿斯伯里弟兄、威廉-沃特弟兄和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弟兄参加弗吉尼亚的会议，并将巴尔的摩会议所决定的事情告知该会议的传道人；同时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的唯一条件是，他们（弗吉尼亚的传道人）应该暂停执行教规一年；然后所有传道人在将于巴尔的摩举行的下一次年度会议上一起开会。

这一年的春天，在4月的某个时候，阿斯伯里先生离开了他在特拉华州的安静隐居地，他在那里躺了两年零一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托马斯-怀特那里）；然后在巴尔的摩与传教士们开会，前面已经提到。然后他拜访了弗吉尼亚的弟兄们，并参加了1780年5月8日在马纳金镇开始的会议。当时，阿斯伯里先生不得不发挥他所有的力量，并使用所有可能的谨慎，以便在所有传道人之间实现稳定的和平和联合。在那次分离中最有影响力的支持条例的传教士是菲利普-加奇、约翰-迪金斯和詹姆斯-奥凯利。这些人因其在牧师中的作用而备受尊重。

在经历了许多争论和苦恼之后，阿斯伯里先生向南方的传道人提出了一个联合计划，即：他们不应该执行教规；在这一年中，他们将写信给英国的卫斯理先生，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弗吉尼亚传

道人的赞同，他们同意了这个提议。通过这一谨慎的步骤，防止了分裂，并恢复了一个有福的联盟。传教士们一般从那次会议回到他们的巡回区，怀着感恩的心，因为裂痕被治愈了，联盟也恢复了。

有几个传道人非常喜欢他们自己按立的新教职，以至于他们在有些不情愿的情况下放弃了这一教职，并服从了拟议的联合计划。

阿斯伯里先生随后走遍了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不同巡回区，并从那里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经过罗阿诺克、塔河和新霍普巡回区；由于他经常与传教士在一起，并在南部的人们中间传道，因此，破坏性的精神消失了；传教士和人们逐渐变得更加适应旧计划和旧传教士；和平与和谐再次在整个联系中得到确立。

尽管在传教士中存在着因圣礼法令而产生的困难，但今年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出现了宗教的亲切复兴。然而，在许多地方，由于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行进，巡回传道和协会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以至于我们在会议上的会员人数不如前一年多。事实上，有些教会完全被抛弃了，成员也无法返回。

这一年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迫害。弗里伯恩-加雷特森说，2月25日，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多切斯特县因传讲福音而被审判和定罪；两天后，他被推入剑桥监狱，钥匙被拿走，以防止他的朋友对他进行管理。

如果有人想迫害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只需称他为英国保守党人，然后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残酷对待他。因为在许多地方，现有的法律很少受到重视。但主站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不被毁灭。

1781年4月24日，第九次会议在巴尔的摩举行。但在这之前，东岸的几位传道人在特拉华州的乔普坦克附近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为那些不能和他们一起去的传道人做了一些安排，然后休会（他们称之为）到巴尔的摩；所以总的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会议，会上接纳了六个新巡回区。新泽西州的教会分为两个，一个被称为西泽西州，另一个被称为东泽西州。在宾夕法尼亚州，加入了一个叫约克的巡回区。在马里兰州有三个，分别是萨默塞特、塔尔伯特和卡尔弗特；在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叫怀特岛。当时我们有25个巡回区，有54名巡回传教士为他们服务。

在这次会议上，有20位年轻的传道人经审核被接纳，并被派往巡回区。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协会增加了2035名成员。

主奇妙地眷顾了旅行巡回的传道人，使我们的边界扩大，人数也大量增加。

在这次会议上，即使不是所有在场的巡回传教士，也有大部分人决定，而且为了给予更大的支持，他们在决议上签了名，不允许传教士或卫理公会民众之间出现分离。他们还同意宣扬旧的卫理公会教义，并执行卫斯理先生出版的笔记、布道和会议记录中的纪律。

会议还再次决定，在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旅行巡回传道两年之前，不要让他有正式的关系，除非是一个被特别和普遍认可的人。

会议商定，在试行三个月后，才考虑将其作为正式成员纳入社团。如果任何成员曾经被拒之于社团之外，并希望被重新接纳，他们应首先证明他们的悔改，然后一般由社团推荐，才能被接纳。

会议还建议，传道人应经常阅读各协会的规则，卫理公会的特征，以及基督

教完美的简单描述。此外，每一位助理传道人应以书面形式向他的继任者介绍整个教会的情况，特别是各协会和当地传道人的情况。此外，他应告知各协会应该筹集多少钱作为传道人的生活费；他应催促他们根据各自的能力来奉献。

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规则，用于解决我们的成员之间在相互交往中的争端，并采用了以下计划。“让助理传道人在季度会议上与管家协商，指定适当的人调查情况，并对案件作出裁决，让各方遵守他们的决定，否则将被排除在社团之外。”几年后，人们发现有必要改变这一规则，不再要求传道人和管家指定人员来解决争端，而是建议有关人员在传道人的指示下，各自选择自己的人，这两人再选择第三人，组成委员会；他们都是我们协会的成员，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

会议还同意在十二个月内，在我们所有的社团中设立四个普遍的禁食日：即在六月、九月、一月和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今年有五位传道人停止了旅行，他们是约翰-迪金斯、丹尼尔-拉夫、伊沙姆-塔特姆、格林伯里-格林和威廉-摩尔。

今年我们中间最大的宗教复兴似乎是在马里兰的东岸，以及特拉华州的一些地方：那里有许多非常宝贵的灵魂被带入神的孩子的自由中。

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地方，宗教也出现了有福的复兴：但這些地方的战争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传教士不能经常参加他们的巡回传道；许多社团被分散，无法在一起集会。许多男性成员被征召入伍，当民兵被征召时，他们不得不去参军作战，以保卫他们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了生命，一些人放弃了信仰，只有少数人带着和以前一样深刻的宗教信仰回到

家里。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在良心上被约束，不能参战；任何威胁都不能迫使他们携带武器或雇人代替他们的位置。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鞭打，一些人被罚款，一些人被监禁；另一些人被送回家，许多人受到了很大的迫害。这些协会有很多东西使他们气馁，但却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们在宗教上前进。然而，尽管有种种困难，他们还是团结一致，在主里越来越强壮。

在这一年里，弗吉尼亚州的社团和教会因战争而受到的干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军向不同方向移动，在该州发生了许多战斗；这使人们不断感到惊恐，并使他们无法在通常的时间和地点聚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神圣的礼拜时，他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时间，以及他们自己和朋友的苦恼。在会议开始之前，以及会议一结束，人们就会问今天有什么消息？一个人会说我的儿子被杀了；另一个人说我的丈夫受伤了，或被俘了，或生病了，可能会死，等等。这些事情极大地阻碍了宗教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发展；然而在一些地方却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前景。

这一年的10月，康沃利斯和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被美国人俘虏。

1782年—第十次会议举行：4月27日在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的埃利斯教堂开始，5月21日在巴尔的摩休会。

这项工作如此增加和传播，以至于现在发现有必要每年在南方举行一次会议，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北方的会议。然而，由于北方的会议成立时间最长，而且由最年长的传道人组成，所以它被允许拥有比南方会议更大的特权；特别是在制定规则和社团条例方面。因此，当任何事情在弗吉尼亚会议上达成一致，而随后在巴尔的摩会议上不被批准时，它就被放弃了。但如果任何规则在巴尔的摩会议上被确定下来，南方的传道人就必须遵守它。南方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便利，旨在为那部分工作中的传道人提供便利，并进行常规会议

的所有事务，除了制定或改变特定的规则。

根据会议记录，这时他们接纳了两个新的巡回区；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和弗吉尼亚州的南支。他们还接纳了13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协会增加了1246名成员。我们有26个巡回区，有59名传道人在这些巡回区传教。

今年，会议记录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问题表述如下。

Q. 1. 哪些传道人被接纳为正式成员？

Q. 2. 哪些传道人仍在受审核？

Q. 3. 哪些传道人被接纳受审核？

Q. 4. 谁充当助手？

Q. 5. 对任何一位传道人有异议吗？

Q. 6. 传道人是如何驻扎的？

Q. 7. 六个月后，传道人要如何改变？

Q. 8. 社会上有哪些数字？ 答案：11, 785。

共提出并回答了22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下一次会议应在何时何地举行？”——这是第一次在会议记录上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确定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其中一个问题是：“应该怎样做才能恢复工作？”答案是：“举行晚间聚会，早上在方便的地方讲道。”

这时有一个新的规定，使传道人可以更肯定地得到他们的季度工资。

传道人收到的所有礼物，无论是钱还是衣服，都应带到季度会议上，由传道人和管家进行估价：收到礼物的传道人应被视为已收到其季度工资的一部分：如果他仍有不足，他应在下次会议上说明这种不足，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从出售书籍的利润和每年的收款中补足。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无序，会议商定，在会议上发给传道人的每份证书的底部都应写上：“这所传递的权力仅限于下一次会议”。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地方传教士的混乱，他们同意在证书的底部写上：“这传递的权力不超过你正直地行事，并服从助理传教士的指导”。

为了防止不守规矩的成员，会议的结论是，若没有助理传道人的证明，我们的传道人成员不应迁移到国家的另一个地方。如果他们没有携带这样的证明，他们就不应该被接纳进社团。

第19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内容如下。“会议中的弟兄们是否一致选择阿斯伯里弟兄按照卫斯理先生原来的任命行事，并主持美国会议和整个工作？”答：是的。

会议商定，我们应该在弗吉尼亚州举行下一次会议，时间是下一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北方的会议在巴尔的摩举行，时间是同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

一般禁食日继续在六月、九月、一月和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举行。

会议记录是这样总结的：“每个助理传道人都必须这样安排他的巡回传道，使他自己或他的一个助手可以与阿斯伯里先生一起在巡回传道中旅行”。

正如丁威迪的一位教会牧师D. Jarratt先生所言，在弗吉尼亚州，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人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次会议以下列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会议承认他们对贾拉特牧师的义务，因为他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弗吉尼亚州起就对传教士和人民提供了友好的服务：特别是他公开和私下参加了我们在苏塞克斯的会议；我们建议南方的传教士向他咨询，并在阿斯伯里弟兄不在时听取他的建议”。

今年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和马里兰州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我们的一些传道人离开了他们的线路，以避免敌人的道路：但其他传道人有更大的勇气，继续像往常一样旅行，并以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相信主。

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社团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们的成员数量也大大增加。尽管我们被分散，在一些地方遭受损失，但从整个联系来看，我们得到了主的极大恩惠。

1783年，第十一届会议在埃利斯的会议上开始。

（贾拉特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最虔诚的牧师之一，他对卫理公会的感情非常深厚，直到1784年卫理公会脱离英国教会，形成正规教会，他的感情才有所减退。那时他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向反对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反对表现得过于热烈。但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对其他教

派有着坦率和自由的情感。他于1801年1月30日在和平中去世，享年69岁。约翰-科尔曼先生曾经是卫理公会的巡回传教士，但现在是新教圣公会的牧师，他在180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贾拉特的生活》的书：如果他发表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贾拉特先生确实按照发表的内容写了这些信，那么这些信表明他对卫理公会的精神比认识他的人认为的更加严厉。这本书在谈到卫理公会时，没有给作者或出版商带来任何荣誉。如果这本书印刷时贾拉特先生还活着，我相信他绝不会同意这些私人信件被出版。)

这时，我们接受了11个巡回审判，情况如下。在马里兰州，卡洛琳和安纳姆塞克斯：在弗吉尼亚州，阿勒格尼、坎伯兰和霍尔斯坦：在北卡罗来纳州，吉尔福德、卡斯威尔、索尔兹伯里、马什、伯蒂和帕斯科坦克。我们还接收了两个因战争而被排除在会议记录之外多年的老站，即诺福克和纽约。

我们有三十五个巡回区，有八十二位传道人在其中旅行。这一年我们增加了1955名成员。我们试用了十九位年轻的传道人，因此所有的巡回区都有充足的供应。

在这次会议上，传道人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以便为传道人的妻子提供支持：他们要求他们认为有能力的巡回区筹集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其他巡回区的传道人的妻子。会议记录是这样的。问：“为支持传道人的妻子要筹集多少钱？”答：北区200英镑，南区60英镑”。要供养的妻子，要筹集资金的巡回区，要筹集的金额，以及要给每个传道人妻子的具体金额，都在会议记录中明确说明。这个计划是很新的，一些特定巡回区的领导人不赞成；他们认为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女人筹款是不合理的；她的丈夫也从未在他们中间讲过道。

但卫理公会的事业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爱邻如己的人，会对每个巡回区、

每个传道人和每个传道人的家庭产生感情。

关于我们当地的传教士持有奴隶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新的会议记录，在该州的法律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它说：“我们将再试行一年，同时让每一位助手忠实而坦诚地对待他们，并向下次会议报告。届时可能有必要暂停他们的工作”。

以下是其中一个问题：“我们的朋友是否应被允许制造烈性酒，出售或饮用烈性酒？”答：“决不允许；我们认为它的性质和后果都是错误的；并希望我们所有的传教士通过戒律和榜样来教导人们远离这种罪恶。”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喝烈性酒，除非是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

会议指定了两个公开感恩日，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之间建立的和平，为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繁荣，为上帝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光荣复兴。第一个感恩节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第二个感恩节是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他们还指定了两个禁食日，第一个在次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举行；第二个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然后他们得出结论，所有的助手和将要被接纳为正式成员的传道人都应该参加下次会议。

有三位传道人停止了旅行。

这一年，理查德-加雷特森（Richard Garrettson）、米加-德布勒（Micajah Debruler）和塞缪尔-沃森（Samuel Watson）参加了审核。

革命战争现在已经结束，普遍的和平已经建立，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入全国各地；我们很快就开始扩大我们的边界，并在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传教。我们很快就在新的巡回区和全国各地看到了我们劳动的成果，甚至在我们前些年传道不怎么成功的老地方也是如此。

特别是有一件事为我们的传教士传播福音开辟了道路：在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期间，我们社团的许多成员由于恐惧、需要或选择，搬到了后面的定居点，以及国家的新地区。一旦国家和平得到解决，道路畅通，他们就邀请我们到他们中间去；通过他们恳切而频繁的口头和书面请愿，我们被说服了，并被鼓励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准备张开双手，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并喊出奉主之名来的人是有福的。

主在这个国家人口稀少的地方给了我们很大的恩惠，在那里，通过把我们协会的老成员聚集在一起，并把一些新成员加入其中，工作大大恢复了，宗教的天火也传播得很远很广。

现在 we 和英国之间的交往是开放的，我们认为从那个国家来的传教士或成员有危险，他们应当留在英国传教或生活。

为了使 we 不被强加于人，我们通过了以下规定。

问：如果欧洲卫理公会的人来到这片大陆，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们？

答：如果没有推荐信，我们不会接受他们，而推荐信的真实性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今年下半年，英国的卫斯理先生给美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最后会议记录

的内容一致；以下是这封信的摘录。

---

布里斯托尔，1783年10月3日。

1. 让你们所有人都决心遵守卫理公会的教义和纪律，这些教义和纪律发表在四卷讲章和新约圣经的注释中，还有大量的会议记录。

2. 谨防传教士在没有我的充分推荐下从英国或爱尔兰来。我们这里有三位旅行的传道人急切地想去美国；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批准；因为我不满意他们是否谨守我们的纪律或教义；我认为他们在一个或两个方面与我们的判断不同。因此，如果这些人或其他任何人未经我的推荐而来，请注意如何接待他们。

3. 你们也不应该接受任何传教士，——如果，对他们无论如何劝说考虑，他们都不愿意服从美国卫理公会会议、并乐意遵守英国和美国会议的记录。

4. 我不希望我们的美国弟兄们接受任何人，如果他对接受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作为总助理有任何困难。

毫无疑问，上帝在美国的工作面临的<sup>最大</sup>危险可能来自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或者来自于你们中间将出现的传教士，他们说不正当的话，或者在你们中间带来新的教义。你们应该尽可能地小心防范，因为把他们挡在外面比把他们赶出去容易得多。

我把你们都推荐给上帝的恩典，我是你们亲切的朋友和兄弟。

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

1784年，第十二次会议于4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埃利斯小教堂开始，5月28日在巴尔的摩结束。虽然他们先在弗吉尼亚州开会，然后体会到巴尔的摩，在那里完成了事务，但这被认为是一次会议。

今年我们接纳了七个新的巡回区；其中四个在弗吉尼亚州，分别是阿默斯特、贝德福德、汉普顿和阿莫纳克；另外三个在我们联系的北部地区，分别是朱尼亚塔、特伦顿和长岛。我们还接纳了12位年轻的传教士，并为协会增加了1248名成员。我们现在有四十六个巡回区，八十三位巡回传道人。

今年有四位传教士停止了旅行，他们是大卫-阿伯特、詹姆斯-托马斯、詹姆斯-马洛里和约翰-科尔曼。

今年，我们的会议记录中引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

问：今年有哪些传教士去世了？

答：Henry Medcalf和William Wright。

今年我们的会议记录上有二十四个问题和答案，其中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非常值得注意。

Q. 在建立新教堂和偿还已建教堂的债务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A. 让助理传道人在整个巡回区提供年度捐款，并坚持让每一个有能力的成员提供一些东西；让他们在第一季度捐款，第二季度付款；让钱由两个总管来使用。

Q. 我们应如何防止我们的人民在衣着上的过分奢华？

A. 让传道人在自己身上小心地避免每一件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在我们所有的社团中经常忠实地讲反对的话。

会议还决定，如果我们的任何朋友在购买奴隶时没有其他意图，只是想把他们当作奴隶，在事先得到警告后，他们应被赶出社团。而且不允许他们以任何条件出售奴隶（即，应当无偿释放他们）。如果当地的传教士在那些法律允许的州，如果他们不释放他们的奴隶，他们应该被暂停，但在弗吉尼亚州除外，在那里他们应该再被审核一年。

无论传教士制定这些规则的意图有多好，我们可以确信，这些规则从未对我们的社团有任何特别的帮助。然而，一些奴隶由于这些规则而获得了自由。

Q. 我们应如何改革我们的歌唱？

A. 让我们所有对按音符唱歌有任何了解的传道人改进它，按规则唱歌，并紧跟卫斯理先生的曲调和赞美诗。

随后，会议通过了卫斯理先生在前一年下半年写的指示，并形成了一个规则，采纳了那封信的内容。

我们同意，如果任何欧洲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由卫斯理先生推荐过来，并服从



美国会议的安排，传讲卫理公会的教义，遵守他们被指定的巡回传道事工，并服从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作为总助理的安排，同时他得到卫斯理先生和会议的批准，我们将接受他们；但如果他们违背上述指示，任何任命都不能阻止他们脱离我们的关系。

还制定了一个计划，在每个巡回区每年保持四个禁食日；并指示传道人在每张班级文件上写上：“每季度会议后的第一个星期五要作为禁食和祈祷的日子来纪念。”

以前卫理公会的习俗是，把一年中的所有星期五都作为禁食日或禁酒日。但目前我们的社团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习俗。

今年，我们在许多边疆地区的宗教有了亲切的复兴，而且我们的道路正在迅速打开，以扩大我们的边界，并在我们以前从未去过的各种地方传播福音。人们的呼声很高，希望有更多的工人被派往收获庄稼之地。

注意—这里结束了以前的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是以手稿形式保存的，直到1795年才印刷。此后，我们所有的年度会议记录都是每年印刷的。在本历史的下一部分中，我们将关注印刷的会议记录，因为它们年复一年地出现。

---

---

---

---

## 第五章。

从1784年第一次大会开始，到1786年年底。

在这之前，卫理公会在世界各地都有一种礼拜和纪律的形式；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经1783年的和平确认，在这方面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在战争期间，我们的社团被剥夺了洗礼和主的圣餐的仪式：因为英国圣公会教会的牧师们大多离开了他们的教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压制住了，另一些人则不再传教，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传教获得生活费；还有许多人进入了英国的领土。从和平时期开始，在原来的圣公会掌控的地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行使或主张任何形式的教会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得到卫斯理先生的建议和帮助；正如他所说，“他的顾虑已经结束，他认为自己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使他所怀疑的上帝赋予他的权利。”

1784年7月在利兹举行的英国会议上，卫斯理先生宣布他打算派遣科克博士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前往美国。理查德-沃特科特先生和托马斯-瓦西先生为此目的自荐为传教士，并被接受。但在他们启程之前，卫斯理先生给当时在美国的科克博士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英国、在布里斯托尔与他会面，以获得更充分的权力；并将克赖顿牧师带上。因此，科克博士和克赖顿先生在布里斯托尔与他会面；在那里，卫斯理先生在科克博士和克赖顿先生的协助下，按立了理查德-沃特科特和托马斯-瓦西先生为美国的长老：随后，又按立了科克博士为监督员，给他按立书，由他亲手盖章。在此之前，科克博士已被英格兰教会的一位主教按立为长老。

科克博士与沃特科特和瓦西先生于9月启程前往美国，并于11月3日在纽约登陆。

通过这些传教士，卫斯理先生给我们在美国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们写了一封信，要在我们中间印刷和传阅；以下是这封信。

布里斯托尔，1784年9月10日。致科克博士、阿斯伯里先生和我们在北方的美国弟兄们。

“1. 由于一连串非常罕见的天意，北美的许多省份完全脱离了大英帝国，成为独立国家。英国政府对它们没有任何权力，无论是民事还是教会方面，就像对荷兰各州一样。部分由国会、部分由州议会对他们行使民事权力。但根本没有人行使或主张任何教会权力。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州的几千名居民希望得到我的建议：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画了一个小草图。

2. 多年前，金勋爵对原始教会的描述使我相信，主教和长老是同一个教团，因此有同样的权利来任命。多年来，有人不时地恳求我行使这一权利，给我们的部分巡回传道人按立。但我还是拒绝了，不仅是为了和平，而且是因为我决心尽可能不违反我所属的国家教会（圣公会）的既定秩序。

“3. 但英国和北美的情况大不相同。英国这里有主教，他们有合法的管辖权。在美国则没有，教区牧师也很少。因此，在几百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人受洗，也没有人主持主的圣餐。因此，在这里我的顾虑结束了：我认为自己有充分的自由，因为我没有违反任何命令，也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指定和派遣工人去收割庄稼。

“4. 我因此任命科克博士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先生为我们在北美的弟兄们的联合监督人。还有理查德-瓦特科特和托马斯-瓦西，在他们中间担任长老，为他们施洗和主持主的圣餐。

“5. 如果有人能指出一个更合理、更符合圣经的方法来喂养和引导那些在旷野中的可怜的羊，我将很乐意接受。目前，我看不到任何比我所采取的更好的

方法。

“6. 确实有人提议，希望英国主教为我们的美洲传教士按立一部分。但我反对，（1）. 我希望伦敦的主教只按立一个人；但没能成功。（2）. 即使他们同意，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行动迟缓；但此事不容拖延。（3）. 如果他们现在任命了他们，他们也会期望管理他们。这将给我们带来多么严重的麻烦？（4）. 由于我们的美国弟兄们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教会和英国的等级神职人员制度，我们不敢再让他们纠缠在一起，不管是一个还是另一个。他们现在有充分的自由，只需遵循圣经经文和原始教会。我们认为他们最好坚守这种自由，因为上帝已经如此奇怪地使他们获得了自由。”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

同时，卫斯理先生准备了一份与英国教会的礼仪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修订了的《普通祈祷书》，删去了某些部分，改变了一些仪式和一些诗篇，并使早晚的礼拜比以前短得多。他建议所有旅行的传教士在主日的所有聚会中使用它，只在周三和周五读礼仪，其他日子都是即席祈祷。他还建议长老们在每个主日主持主的圣餐。

科克博士一到美国就制定了尽快与阿斯伯里先生见面的计划，他从纽约到费城，然后下到特拉华州，于同月14日在巴拉特教堂与阿斯伯里先生见面。然后他们一起协商了卫斯理先生所采取的计划，并向我们推荐。在对这一事务进行了成熟的权衡，并花了足够的时间与当时在场的一些传道人进行了磋商之后，当天，人们认为召集所有巡回传道人参加圣诞节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大会是明智之举。

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承诺前往南方,以便向所有旅行的传道人发出这一预定会议的通知。但由于他喜欢在路上讲道,并认为他可以通过写作来完成这项工作,所以他没有及时通知那些处于工作最前沿的传道人;因而,其中有几个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

1784年12月27日-第十三次会议在巴尔的摩开始,这被认为是一次大会,托马斯-科克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主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组成了一个正规的教会,名称为卫理公会;同时,使主教职位成为选举产生的;当选的监督员可以听从牧师和传教士的意见。

阿斯伯里先生被卫斯理先生任命为监督员,但他不愿意接受按立,除非他能被会议投票通过:当投票时,他被一致选中。在会议结束前,他被按立为执事,然后是长老,最后是监督员。在阿斯伯里先生即将被按立为监督员时,应他的要求,一位虔诚的德国牧师奥特宾先生与其他牧师一起接手,协助他按立。

在这次会议上,有13位传道人被选为长老,其中大部分人被按立为长老,他们的名字是——

Freeborn Garrettsen,

威廉-吉尔

勒罗伊-科尔

约翰-哈格蒂

James O. Cromwell

约翰-Channel

纳尔逊-里德。

Jeremiah Lambert

鲁本-埃利斯

詹姆斯-奥凯利

理查德-艾维

Beverly Allen

Henry Willis

(Garrettson先生和Cromwell先生被任命为新斯科舍省的牧师,并随即被送往那里。)

(兰伯特先生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被按立的。)

(艾伦先生直到1785年4月下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希尔举行的会议上才被按立。)

（威利斯先生没有参加会议；但在几周后由主教和一位长老主持按立。）

他们还选出了三位执事：约翰-迪金斯、迦勒-博耶和伊格内修-皮格曼。博耶先生没有出席。

现在形成了一个教会，制定了一个常规的程序计划，并拟定了一个纪律形式。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有八十一个问题和答案，我将注意其中的几个。如果有人想看全部内容，可以阅读那次大会的会议记录。

这是卫理公会的开端，有必要特别注意当时形成的那些条例或规则，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没有实行过的。

Q. 2. “为了卫理公会的未来联合，可以做些什么？”

A. “在卫斯理牧师的一生中，我们承认自己是他的福音之子，在属于教会管理的问题上，随时准备服从他的命令。我们承诺在他死后，做一切我们认为符合美国宗教事业和这些州的政治利益的事情，以维护和促进我们与欧洲卫理公会的联盟。”

这种“在属于教会管理的问题上”服从卫斯理先生的命令的约定，后来引起了一些不安：这将在适当的地方予以注意。

Q. 3. “由于美国的教会事务和民事事务都因革命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今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教会管理计划？”

A. “我们将在监督员、长老、执事和助手的指导下，按照我们的礼仪所附的授

职形式，以及本会议记录所规定的纪律形式，把自己组成一个主教制教会。”

Q. 4. “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上帝在培养卫理公会传教士时的设计是什么？”

A. “改革北美大陆，并在这些土地上传播圣经的圣洁”。

以下是针对陌生人或不属于我们社团的人制定的规则。

Q. 11. “我们应多长时间允许陌生人出席协会的会议？”

A. “在每一个地方的专属社团会议上，不要让陌生人进入。在其他时间，他们可以；但同一个人不能超过两次或三次。”

Q. 12. “我们应在多长时间内允许陌生人出席我们的爱宴？”

A. “应以最谨慎的态度接纳他们；同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两次，除非他成为会员。”

Q. 16. “我们应如何防止不适当的人渗入社团？”

A. 1. “在得到领袖（班长）的推荐之前，不要给任何一个人门票。他们至少需要与领袖见面、审核了两个月。

2. 除了那些被你认识的人推荐的人，或者直到他们在一个班级里见过三四次面的人，其他的人都不要给门票。”

Q. 17. “我们何时接纳新成员？”



A. “在大的城镇，在季度会议后的周日接纳他们加入协会。然后还要宣读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的名字。”

在乡下的地方，当负责巡回的传道人在场时，随时接纳人们进入我们的社团，这一直是个惯例。

Q. 18. “我们应该坚持有关着装的规定吗？”

A. “通过一切手段。现在不是鼓励服饰过度的时候。因此，不给任何票，直到他们去掉多余的装饰品。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情况，即使是已婚妇女。一个人受苦总比许多人受苦好。不给任何戴高头、大帽子、褶边或戒指的人开票。”

---

形成了一个关于结婚的规则，其内容如下。“我们的许多成员与未觉醒的人结婚。问：怎样才能制止这种情况？答：1. 让每个传道人公开执行使徒的警告，不要与不信的人结成同负一轭的关系。2. 让他公开宣布，无论谁这样做，都将被开除会籍。让我们劝告所有人，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如果不与最严肃的弟兄们商量，就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这条规定一直持续到1804年的大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以少数票数改变了这一规则；目前没有人因为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结婚而被开除出我们的社团。以前的规定是：“凡是与未被唤醒的人结婚的人将被开除；”现在的规定是：“将被重新审核6个月。如果我们的任何成员现在（1809年）与一个有宗教形式的人结婚，并且正在寻求敬虔的力量，就不会有异议；但如果这个人没有达到这种描述，这种违规的成员就要重新接受六个月的审核。”

---

Q. 23. “我们的牧师或旅行传教士可以喝烈性酒吗？”

A. “绝不，除非是药用的。”

Q. 27. “监督员的行为要对谁负责？”

A. “对会议：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他们有权因其不正当的行为将其开除。”

---

未经会议多数人同意，并经监督的同意和接手，任何人不得被任命为监督、长老或执事；以下情况除外。

Q. 29. “如果因为死亡、被驱逐或其他原因，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剩下的监督员，我们应该怎么做？”

A. “会议应选出一人作为监督；长老团或其中任何三人应按照我们的礼仪按立他。”

另一条规则是：“如果监督员未经会议同意停止旅行，此后他不得在本教会行使任何牧师职能”。对长老和执事也制定了同样的规则，以防他们未经会议同意停止旅行。

为帮助者制定了十二条规则，这些规则是适当的，值得我们所有的传道人注

意；它们如下。

1. “要勤奋。永远不要失业。绝不轻率地就业。不要消磨时间：不要在任何地方花费超过严格必要的时间”。
2. “要严肃。让你的座右铭是，对主的圣洁。避免一切轻率、玩笑和愚蠢的谈话”。
3. “少和妇女交谈，特别是和年轻妇女交谈”。
4. “在没有与你的弟兄们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走向婚姻的步骤”。
5. “不要相信任何人在别人背后所说的坏话，除非你看到它做了，否则要注意你的信用。对每一件事都要有最好的解释（即，在情况不明确的时候，应当以善意揣度别人）。你知道法官总是应该站在犯人一边的（即，在公民政府的民事法庭中，法官应当假定被控诉的犯人是无辜的，除非有确凿依据将其定罪）。
6. “不要说人的坏话，否则你的话语就会像毒瘤一样侵蚀，要把你的思想放在自己的胸中，直到你来到有关的人面前。
7. “告诉每一个受你照顾的人，你认为他的行为和脾气有什么不对，而且要明确，越快越好，否则会在你心里发酵。要赶紧把火从你的怀里赶出去。
8. “不要颐指气使。——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所有人的仆人。
9. “除了罪之外，什么都不觉得羞耻：不以打柴（如果时间允许）或打水为耻：

不以擦自己的鞋或邻居的鞋为耻。

10. “要守时。每一件事都要按着时间做。不要修补或修改我们的规则，要遵守它们：不是为了脾气，而是为了良心。

11. “你们除了拯救灵魂，别无他法。因此要在这工作上花钱，也要肯花钱。要经常去，不仅要去找那些你最想要的人，还要去找那些最想要你的人。

“请注意。你的任务不是传道多少次，也不是照顾这个或那个社团；而是尽可能地拯救更多的灵魂；尽可能地让更多的罪人悔改，用你所有的力量把他们建立在圣洁之中，否则他们就不能见主！”。记住！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要注意卫理公会纪律中的每一点，无论大小，都要注意！所以你需要有你所有的感觉。因此，你将需要你所有的理智，并且要有你所有的聪明才智！

12. “在一切事情上，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要像福音中的儿子一样。既然如此，你们就应该按照我们所指示的方式运用你们所有的时间：一部分是传道和挨家挨户拜访，一部分是阅读、默想和祷告。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们一起在我们主的葡萄园里工作，你就有必要在我们认为最有利于他的荣耀的时间和地点做我们建议的那部分工作。”

---

在某些情况下，陌生的传教士来到我们这里，被强加给我们；他们以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被鼓励为我们讲道。——甚至直到他们被发现是坏人。现在人们认为应该防范这种冒名顶替者；于是制定了以下规则。”除非他的名字印在之前的会议记录上，或由一位监督亲手给他出具证明；如果他们不在，则由三位助理亲手出具证明，——否则任何人不得被聘用为巡

回传道人。为了这个目的，会议的记录要经常打印。”

从那时起，所有的会议记录每年都会定期印刷。

Q. 37. “长老、执事和帮手的正常年薪应是多少？”

A. “64美元，不能再多了？”每个传道人的妻子，64美元；每个传道人的孩子，如果在6岁以下，应允许16美元；每个6岁以上、11岁以下的孩子，21美元33分。”

这种允许赡养子女的规则在我们的社团中普遍不受欢迎；由于有许多人提出反对意见，1787年的会议决定，今后不再为我们已婚传教士的子女提供津贴。

此后，没有对他们进行定期拨款，直到1800年，大会确定了对儿童的补贴，这在我们的纪律中仍然继续。

此外，还制定了一些关于解放奴隶的规则，其内容大致如下。“在法律允许解放奴隶的那些州，我们协会的每个成员，在传教士给他通知后，应在十二个月内（弗吉尼亚州除外，在那里两年内）合法地签署并记录一份文书，据此他释放他所拥有的每个奴隶，那些从四十岁到四十五岁的奴隶，立即，或最远在四十五岁时释放。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的人，立即或在五年内。年龄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人，立即或最远在三十岁时。二十岁以下的人，最远在二十五岁时就可以了。

“凡是不遵守这些规则的人，都有自由在随后的12个月内悄悄退出我们的社团，并按上述规定向他发出通知。否则，助理将把他排除在社团之外。

“持有奴隶的人今后不得进入社团，也不得参加主的圣餐，除非他事先遵守这些关于奴隶制的规定。

“那些买卖奴隶或赠送奴隶的人，除非是为了释放他们，否则应立即被驱逐。”

这些规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冒犯了我们大多数的南方朋友；并且受到我们许多私人成员、地方传教士和一些巡回传教士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在随后6月举行的会议上，也就是在这些规则形成大约6个月之后，这些规则的执行被中止了；此后这些规则就再也没有全面生效。然而，其中的一些部分一直保留在我们中间；但它们一直被修改和变更，直到1808年的最后一次大会；那时，大部分的关于奴隶制的规定的一部分被废除了，其中没有保留关于私人成员的部分。在我们的纪律中保留的部分，目前只涉及我们的巡回传道人，以及其他将被提拔到我们教会正式职位的人。因此，我将不再注意二十四年来，即从1784年的圣诞会议到1808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期间，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关于奴隶制的规则。因为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就这一问题制定的各种规则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关于管理主的圣餐，给出的指示是：1，“建议人们跪着接受，但他们可以站着或坐着接受。2. 没有圣餐券的人不得参加圣餐，圣餐券必须每季度更换一次”。

关于洗礼的指示是：“让每个成年人和每个要受洗的孩子的父母都可以选择浸泡或洒水”。

还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们中的任何长老或执事因主持婚姻、洗礼或埋葬死者的仪式而收取费用或礼物；我们白白地接受，也白白地给予。”

几年后，人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为举行结婚仪式收取礼物；并将收到的钱交给巡回区的管家，用于弥补传教士的费用。

但如果巡回区的传教士没有收到他们的季度工资，那么这样收到的钱应该带到下一次会议上，用于弥补传教士的不足。但在1800年又做了一个改动，当时允许每个传道人拿着即将结婚者选择给传道人的钱去主持婚礼，并保留这些钱，而不作任何说明：这一习俗一直盛行至今。

还有一些给传道人的进一步指示，涉及访问家庭和指导儿童。“你要到各家各户去，教导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老少，如果他们是属于我们的，都要在内心和外貌上成为基督徒。要让他们明白每一个细节；固定在他们的记忆中；写在他们的心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又一个的线条，一条又一条的诫命。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多大的爱心，多大的知识！”

“但我们该为崛起的一代做些什么？谁来为他们劳动？让那些热心于上帝和人的灵魂的人从现在开始。

1. “如果有十个子女的父母在社团中，每周至少与他们见面一个小时。
2. “每次你在家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和他们交谈。
3. “认真为他们祈祷。
4. “在自己家里勤奋地教导和强烈地劝告所有的父母。
5. “明确地宣讲教育问题。’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不管有没有恩赐，你

都要去做，否则你就没有被召唤成为卫理公会的传道人。照着你的意思去做，直到你能如愿以偿。恳切地祈求恩赐，并为它使用手段。”

---

Q. 57. “我们应如何防止唱歌时的形式主义？”

A. 1. “选择适合会众的赞美诗：2. 不要一次唱太多；很少超过五或六节。3. 使曲调与歌词相配。4. 经常停下来问人们：‘现在！你知道你上次说了什么吗？’5. 不要让人们唱得太慢。这样做自然会趋于形式化。6. 在每个大社团里，让他们学会唱歌。让他们总是先学会我们自己的曲子。7. 让妇女经常单独唱她们的部分。不要让男人和她们一起唱，除非他能理解音符，并唱出低音。如果你不能自己唱，就在每个地方选一两个人替你唱调子。劝告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唱歌，而不是只劝告十人中的一人。如果有传道人在场，就不要让唱歌的人说话”。

问：“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故意和反复忽视自己班级聚会的社团成员？”

A. 1. “在可行的情况下，让助理或帮手去拜访他们，并告知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忽视，他们将被排除在外。

2. “如果他们不改正，就让助理把他们排除在社团之外，告诉他们，他们是因为违反了我们的纪律规则，而不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被搁置。”

---

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一个定期计划，以筹集资金来支持或帮助我们的传教



士们的家庭。它被称为“传道人基金”。因为这些钱要从旅行的传教士那里收集，并用于支持传教士。

Q. 72. “我们怎样才能供养退休的传道人和传道人的孤儿寡母？”

A. 1. “让每个旅行的传道人每年在会议上贡献两美元。

2. “每个人在第一次被接纳为巡回传道人时，应支付两美元六十七美分。

3. “让这笔钱存放在财政部门的手中。

4. “设司库三人；书记三人，每人单独记账；检查员三人，每年向会议报告基金的确切情况。

5. “让这九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基金。其中三人应有权处理任何事务，但其中一人应是司库，另一人应是检查员，第三人应是办事员。

6. “从这个基金中，首先要为疲惫退休的传道人提供经费，然后为死去的人的寡妇和孩子提供经费。

7. “每一个退休的传教士，如果他愿意的话，每年应得到64美元。

8. “传道人的每个寡妇如果想要的话，每年应得到53美元33美分。

9. “传道人的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的话，都应一次性得到53美元33美分。

10. “但任何人都无权从这一基金中获得任何东西，直到他支付了6.67美分。

11. “凡是三年不交纳会费的人也不行，除非他被会议派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等等。”

这个基金在困境中为我们的许多传道人提供了救济；而且大部分传道人都是基金的捐款人。后来在一些细节上修改了规定，但这个基金一直在运作，直到我们在1796年建立了特许基金。然后传道人基金的所有存货被投入特许基金，该基金于1797年在费城成立。在那之后，传道人每年捐赠的钱的应用有了一些改变。

巡回传道人每年对传道人基金的认购，将被保留用于特许基金可能无法达到的特殊情况。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捐款被完全取消，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

第75个问题是：“‘让男人和女人分开坐’的规定有没有例外？答：没有例外。在我们所有的礼拜堂里让他们分开坐。”

这个规则从一开始就在卫理公会中确立了，每一次偏离都被认为是对卫理公会的秩序和纪律的背离。

这时，由卫斯理先生修订的祈祷书被引入我们中间；在大城镇和一些乡下地方，我们的传道人在主日读祈祷文，在某些情况下，传道人在星期三和星期五读部分晨祷。但是一些长期以来习惯于即席祷告的传道人，不愿意采用这个新的计划。他们完全满意自己能更好地祷告。

他们闭着眼睛的时候比睁着眼睛的时候更虔诚。几年后，这本祈祷书被放在一边，此后再也没有在公共礼拜中使用过。

监督和—些长老引进了穿礼服和带子的习俗，但遭到许多传道人和平信徒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必要和多余的。由于采取了反对的立场，几年后就放弃了，此后再也没有在我们中间推行过。

卫理公会成员对我们成为—个教会普遍感到高兴，并衷心地团结在会议通过的计划中。从那时起，宗教大大复兴了。

我将在此插入那次会议上收到的一些宗教条款。总共有25条；但我将只插入其中的12条。注：这些条款的全部内容可以在卫理公会的纪律形式中看到。

宗教条款。

I. 关于对神圣三位—体的信仰。

只有一位永生的真神，他是永恒的；有无穷的能力、智慧和仁慈；是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在这—神性的统—中，有三位—体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具有相同的实质、能力和永恒。

II. 关于神的话语（道），或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

圣子是父的道，是永恒的神，与父同质。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样，两个完整的本性，也就是神性和人性，合而为一，这就是—个基督，他真正受苦，被钉死，被埋葬，使他的父与我们和解，不仅为原罪，也为实际的罪作了牺牲。

III. 关于基督的复活。

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并升入天堂，坐在那里，直到他在末日回来审判所有的人。

#### IV. 关于圣灵。

圣灵从圣父和圣子出来，与圣父和圣子同为一体，具有威严和荣耀，是永恒的三位一体之上帝的一个位格。

#### V. 圣经的充足性

圣经包含了一切得救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凡是其中没有读到的，或者可以证明的，都不能被要求于任何人应该将其作为信仰的一个条款来相信，或者被认为是救赎的必要条件（即，信仰条款必须在圣经中有确据的根据）。以“圣经”的名义，我们指的是《新旧约全书》中的那些正典书籍，其权威性在教会中从未受到任何怀疑。

#### VIII. 关于自由意志。

人在亚当堕落后的状况是这样的，他不能靠着自己的自然力量和行为转向信仰，并呼求上帝。因此，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通过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有良好的意愿，并在我们有良好的意愿时与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就没有能力做对神来说愉快和可接受的善事。

#### IX. 关于人的义。

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只是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因着信，

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或应得的。因此，我们只因信称义，是一个最健康的教义，非常充满安慰。

#### X. 关于善行。

虽然善行是信心的果实，在称义之后，不能消除我们的罪，也不能忍受神审判的严厉；但它们是神在基督里所喜悦和接受的，是从真实活泼的信心中产生的，以至于通过它们可以明显地知道一个活泼的信心，就像通过果实辨别树木一样。

#### XII. 成义后的罪。

并非每一项在称义后自愿犯的罪都是违背圣灵的罪，都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对于那些在称义之后陷入犯罪的人，不能拒绝给予他们悔改的权利：在我们接受了圣灵之后，我们可以离开所给予的恩典，陷入犯罪，并靠着上帝的恩典重新起来，修正我们的生活。因此，那些说只要在这里活着就不能再犯罪，或者否认真正悔改的人有宽恕的地方的人，是要受到谴责的。

#### XIII. 关于教会。

基督的可见教会是由忠心耿耿的人组成的聚会，在其中传扬上帝的纯正话语，并按照基督的命令适当地执行圣礼，在所有必要的事情上都是如此。

#### XXII. 教堂的礼节和仪式。

仪式和典礼不一定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或者完全一样；因为它们一直都是不同的，可以根据国家、时代和人的礼仪的不同而改变，所以没有什么

是违背上帝的话语的。不管是谁，通过他的私人判断，故意公开破坏他所属教会的仪式和典礼，若这些仪式和典礼并不违背上帝的言语，而且是由共同的权威所规定和批准的，那么就应该被公开指责，使其他人害怕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冒犯了教会的共同秩序，伤害了软弱弟兄的良知。

每个特定的教会都可以规定、改变或废除仪式和典礼，以便所有的事情都能达到教化的目的。

XXIII.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统治者。

总统和国会、大会、州长和州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统治者，根据美国宪法和他们各自州的宪法对他们的权力划分。上述各州是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不应受到任何外国管辖。

---

1785年一会议的事务已经结束，传教士们很快就启程前往各自不同的岗位。大约在二月中旬，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和詹姆斯-O-克伦威尔先生踏上了前往新斯科舍的旅程，他们被任命到这个地方。在一年中的那个季节，这是一次危险的航行；但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他们来到了期望的海文。他们在那个国家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和尊重；通过他们的劳作，灵魂被唤醒并改变了信仰；还成立了一些社团。在革命战争结束时，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去了新斯科舍省，并在英国省内定居，他们渴望并祈求派遣劳工进入主的葡萄园的那一部分，他们在我们的教友到来时准备好了，像其他人一样大声呼喊：

“奉主名来的人有福了”。

二月下旬，阿斯伯里先生、亨利-威利斯先生和我结伴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们都被安排住在埃德加-韦尔斯先生家，他是个商人，但不信教。我们申请使用一个旧的聚会所，这个聚会所以前属于浸信会，但已经有几年没有人使用了。我们获得了在那里讲道的许可，并在报纸上做了广告（当时是星期六晚上），说我们第二天将在那里讲道。

2月27日星期天，我在查尔斯顿讲了第一场道，这可以说是在该市讲的第一场卫理公会的道，目的是为了继续在该地讲道。皮尔莫尔先生几年前曾在那里讲过道，当时他正路过这个地区。

在这第一次聚会中，我们住在他家的韦尔斯先生被唤醒了，他感到需要宗教。威利斯先生在下午讲了道，我在晚上又讲了道，第二天晚上又讲了道；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阿斯伯里先生在该市停留了几天，然后把威利斯先生留在那里做驻点传教士；由于他的努力，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协会，一直持续到现在。

---

去年下半年科克博士到达后，他和阿斯伯里先生就建造一所学校或学院的适当性进行了磋商，并最终开始为此目的募集捐款。此事被提交给在圣诞节举行的会议，并得到了同意，并采取了措施以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会议结束时，公布了建立学院的方案，并由两位院长签署，内容如下。

---

“建立一所学院的计划，旨在促进美国的宗教，将提交给卫理公会的主要成员和朋友。

“该学院将建在马里兰州的阿宾顿，位于一个健康的地方，享有良好的空气和非常广阔的前景。它将接收卫理公会长老和传教士的儿子、贫穷的孤儿、捐款人的儿子以及其他朋友的儿子来接受教育和寄宿。我们希望所有送孩子来上学的朋友，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将为他们的教育和膳宿支付一笔适度的费用：其余的人将免费得到教育和膳宿，如果我们的财务状况允许的话，并免费提供衣着。这个机构也是为了我们那些被召来传教的年轻人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对于为公共服务做准备是非常有利的。将提供一名语言教师和一名传教士，以及一名英语教师，以最适当的方式教授英语的阅读和口语：也不会遗漏任何其他文学分支，这可能是任何学生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是，应特别注意对孩子们的宗教和道德给予应有的关注，并排除所有持续不稳定的脾气的人。该学院目前将由我们教会的监督员担任院长：并由我们整个巡回区的年度募捐和任何捐赠来支持。

“我们的朋友们可能认为合适的捐赠和遗赠，符合各自所在州的法律。如果上帝允许，这些建筑将在明年六月开始，希望认购者在方便的情况下，将他们的认购书寄给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牧师或传教士：但在不方便的地方，我们会非常愉快地等待认购者的时间。”

在建立这所学院的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三个相当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是对我们已婚牧师和传道人的儿子的规定。

神的智慧和爱现在已经把大量的工人推到他的庄稼地里：这些人在地上什么都不想，只想通过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和那些听他们说话的人，促进神的荣耀。而那些被他们服侍的人，也愿意向他们服侍肉体的东西；这样他们就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并以此为满足。



对已婚传道人的妻子也有适当的规定；对他们的小孩子也有额外的津贴。

然而，有男孩的人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困难，当他们长大到无法在母亲的指导下生活时。由于没有父亲来管理和指导他们，他们会受到无数的诱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向朋友们提出了目前的计划，使这些小家伙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指导，以及身体所需的一切东西，这是一个动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学院将成为可以设想的最崇高的慈善机构之一。这个机构是多么合理？那些离开妻子和所有亲爱的东西，把灵魂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人，他们的孩子难道不应该不缺少灵魂和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提供父母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因为他在福音中的劳作？这个制度的效果会有多好？传道人减轻了这个负担，就能更愉快地继续他的工作。也许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以后会填补那些将从他们的劳动中休息的人的位置。

我们所考虑的第二个目标是教育和抚养贫穷的孤儿，我们当然不需要列举这种慈善所产生的许多快乐的后果。无数的祝福集中于此；不仅是对我们的慈善对象的直接救济，而且在上帝的旨意下给予他们能力，在他们的余生中供养自己。

最后一个，尽管可能不是最不重要的目标，是为我们有能力的朋友的孩子建立一所神学院，在那里学习和宗教可以齐头并进：在那里可以获得一切可以促进当前生活繁荣的好处，而不会因为那些诱惑而危及孩子们的道德和宗教，因为他们在大多数公立学校中太容易受到诱惑。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在这里，父母心中最温柔的感情都在我们这边。

但是这样一项事业的开支将是非常大的：在我们最近的会议上，我们能想到

的完成我们设计的最好方法是，希望得到每个地方所有那些希望上帝的工作得到好处的人的帮助；他们渴望看到罪人皈依上帝，以及基督的国度在全地上建立起来。

所有有这样想法的人，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朋友，他们组成了我们的会众，现在有机会展示他们对福音的爱。现在，在你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推进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设计之一。尽你所能安慰那些为你放弃一切的父母，并让他们的孩子有理由祝福你。

THOMAS COKE. 弗朗西斯-阿斯伯利。

巴尔的摩，1785年1月3日。

我们已经得到订阅的青睐，金额为1057.17英镑”。

---

科克博士随后去了阿宾顿，为学院的土地和建筑材料签订了一些协议；工程毫不拖延地开始了；我们的许多朋友欣然协助，为支持该机构慷慨解囊。

该学院建在阿宾顿的一个高地上，尺寸如下：东西长108英尺，南北宽40英尺；位于六英亩土地的顶点和中心。

这座房子的房间划分如下：在西端，下层有两个房间，每个房间25乘20。第二层和第三层也是如此。东头的房间与西头的房间大小相同。

底层中间是学院大厅，40英尺见方，二楼以上是两间教室；三楼是两间寝室。

在大厅的两端有四组楼梯，每端两组，楼梯上有适当的门。

这所学院是用砖头建造的，从它的顶部可以看到海湾和邻近国家的广阔前景。房子一建好就可以开学了，甚至在任何一个房间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就招来了几个学生，并配备了一位老师来教他们；但学院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正式开放。

1787年12月8日、9日和10日，学院开学，阿斯伯里先生每天都在讲道；周日的奉献讲道来自《列王纪下》4：40。

两位院长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称呼学院，即科克阿斯伯里学院。

当学院建成时，大家都很清楚，它的整个管理是在会议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几年后，阿斯伯里先生同意将其合并，这是在没有得到所有会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成立法案中指定的受托人在他们之间管理该机构，而会议被剥夺了为儿童的未来福利制定规则或发布命令的所有权力。

这一步骤遭到了我们许多朋友的反对；他们从那时起就断定该机构不会兴旺。之后的业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1795年12月4日，学院因某种原因起火，但我们无法得知是如何起火的，全部被烧毁；图书馆与房屋一起被烧毁。

从房子开始建造到被烧毁，不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人试图重建它。

---

1785年，我们举行了三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于4月20日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格

林希尔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于5月1日在弗吉尼亚州布朗斯维克县的梅森先生家举行。第十六次会议于6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年举行超过一次的定期会议。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在同一年有两次会议，但它们只被视为一次，先在一个地方开始，然后休会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有了三次，而且没有休会。因此，我认为这些会议只是一年中的一次，并对它们进行了相应的编号；但从现在开始，我将按照会议记录中的数字来考虑。

这一年，以及随后的两年，会议记录被称为“美国卫理公会大会会议记录”。

三次会议的事务都安排在会议记录中，仿佛所有的事务都是在一个时间和地点完成的。我们第一次将年度会议记录打印出来；此后我们一直遵循这一做法。

今年的三个会议上，我们接纳了七个新的巡回区；乔治亚州有三个，分别是查尔斯顿、乔治敦和布罗德河。有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名字叫新河；一个在弗吉尼亚州，叫兰开斯特；一个在马里兰州，叫圣玛丽。

我们的会议记录上还有三个地方；其中两个是在新斯科舍省，谢尔伯恩和罗斯威堡。还有一个叫安提瓜，在西印度群岛。最后提到的三个地方当时属于美国会议，我们现在第一次派传教士去他们那里。

我们接纳了二十八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审核。我们总共有五十二个巡回区，一百零二位传道人。今年我们增加了三千零十二名会员；包括新斯科舍省和安提瓜省的会员。今年的会议记录中提到了全部成员的数量，但没有告诉我们每个巡回区有多少人。

今年我们有三位老传道人退休，即Samuel Row, James G. Martin和James Morris。还有一位被搁置或开除了，他就是Le Roy Cole。

今年，我们第一次在年度会议记录中简要介绍了在工作中死亡的传道人的情况，内容如下。

Q. “今年有哪些人死亡？”

A. “1. 迦勒B. 佩迪科德，是个忧伤的人，和他的主人一样，熟悉忧伤；但他对世界已经死了，对上帝很虔诚。

”2. 乔治-梅尔，一个受苦的人，但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而且有极好的理解力。”

会议记录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今年，所有被指示监督几个巡回区的长老都被安排在一个支架的右手边，这个支架包括了他要负责的所有巡回区和传道人。

这可以看作是主持长老职位的开始；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但是，在没有监督者的情况下，这位长老对所有包含在他的名字所对应的括号内的传道人都有指导权。

巴尔的摩的会议一结束，科克博士就启程前往欧洲。博士在美国很受尊重；但他在弗吉尼亚州南部遇到了一些反对，原因是他反对奴隶制的布道方式很不谨慎。毫无疑问，博士当时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后来，当他在英

国印刷他的日记时，他承认他在弗吉尼亚公开宣扬反对奴隶制是错误的，因为在那里，法律容忍这种做法。

这一年，在南北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在马里兰州的东岸，工作非常大，许多灵魂被带入神的孩子的自由中。

南方的一些新巡回区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宗教在人们中间非常兴旺。

我们今年参加的布罗德河巡回布道，部分是由詹姆斯-福斯特组建的，他是当地的一个传教士，曾经参加过旅行巡回布道团。在他定居并失去妻子之后，他搬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在任何旅行传教士进入该地区之前，他在人们中间讲道和劳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有几个卫理公会的家庭从弗吉尼亚州搬到了这些地方，他们联合起来，定期举行班级聚会，主使他们的一些邻居得到了祝福：然后他们请求我们的会议向他们派遣一些巡回传教士；最后我们这样做了，通过吸收当地传教士曾经讲道的地方，并增加一些新的地方，立即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巡回区。

1786年，我们召开了三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于2月21日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索尔兹伯里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于4月10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莱恩小教堂举行。第十九次会议于5月8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五个新的巡回区。两个在南卡罗来纳州，分别是桑提和皮迪；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叫纽伯恩；一个在新泽西州，叫纽瓦克；一个在肯塔基州，以该州名命名，叫肯塔基。

我们接纳了二十三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今年有七百九十一名会员加入该会。

耶利米-兰伯特今年去世，他是一名长老，已经旅行了六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被派往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但他发现自己正在衰退，就回到了马里兰，在那里去世。他的性格在会议记录中是这样描述的：“他有健全的判断力，清晰的理解力，良好的天赋，真正的虔诚，以及非常有用、谦逊和圣洁：生前勤奋，死后认命；在联系中备受推崇，并有理由感到悲哀。”

詹姆斯-托马斯，一个年轻人，也死了：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有很好的天赋；生前无可指责，死时也很甘心。

William Glendenning，（根据会议记录）今年不再旅行。由于某种原因，他失去了理智：他自己的话将证明这一点。

由于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的止步不前，等等；这些话摘自他自己写的一本书，1795年在费城出版，题为“威廉-格伦德宁的生活”。

他在第11页和第12页说：“1784年，我在弗吉尼亚州的布伦瑞克旅行，在那里，我的思想变得越来越黑暗，我失去了对我和好的上帝的看法，所有的精神安慰都离我而去了”。第13页，在今年的圣诞节会议上，“他们想让我去新斯科舍省当传教士；我热情地拒绝了。”然而，有人提议他担任长老职位，他在第14页说：“我被拒绝担任长老职位。指定的理由是，我想要礼物”。之后，“当阿斯伯里先生在祈祷的时候，我感到所有神圣的怜悯之光，就像在一瞬间，从我身上飞走了。我的灵魂从此沉入痛苦和绝望的深渊。”第15页，“我在1785年6月停止旅行。”第16页，“我先在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的罗伯特-琼斯家住了下来。”

第18页，“大约在同年11月的最后一天，我被转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伦纳德-史密斯家；”第19页，“大约六周后我被转移到约翰-哈格罗夫家。”第21页，“当我在田里的时候。我将连续几个小时以最可怕的方式亵渎神灵’。””

他在1792年写信给大会，希望与我们联合，等等。会议认为他当时是在谬误中，所以不接受他。

今年我们有五十六个巡回区；一百一十六个巡回传道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供应。

今年，我们第一次向肯塔基州派遣了传教士；詹姆斯-霍和本杰明-奥格登去了那个新定居的国家，并在他们建立救赎者国度的努力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得到了繁荣。在那一年里，他们召集了许多社团；西部州的许多人都有理由为这些传教士来到世界的那一部分而感谢上帝。

在弗吉尼亚州莱恩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让传教士去乔治亚州，如果有人觉得有自由为这项服务提供传教士，就请他们发言：有几个人提出要去，比能抽出的人还多。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两个人应该去，托马斯-汉普利斯和约翰-梅杰被接受。他们奉主之名前去，成为乔治亚州许多居民的祝福。他们在萨凡纳河的上下游和小河以及华盛顿镇附近形成了一个圈，在这一年里，他们收集了四百五十个成员并加入了社团。梅杰先生在乔治亚州持续了大约两年，并在和平中去世。

这一年我们的社团很繁荣；许多人加入了我们；在我们劳作的地方普遍复苏，在一些地方，灵魂被聚集在一起，有几十个人。许多老基督徒有了新的开始，圣火点燃了，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

---

---

## 第六章。

从1787年初到1791年底，即约翰-卫斯理先生去世的那一年。

1787年，我们召开了三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于3月17日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索尔兹伯里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于4月1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Rough Creek教堂举行。第二十二次会议于5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十个新的巡回区：一个在乔治亚州；旧的巡回区被分割，名称也被改变，现在这两个分区被称为伯克和奥古斯塔。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接纳了两个，即Cainhoy和Edisto。在弗吉尼亚州，我们接收了格林布赖尔、巴斯和俄亥俄。我们还占领了克拉克斯堡、诺拉丘基和坎伯兰。在纽约州，我们占领了新罗谢尔。

根据会议记录，我们接纳了34名年轻的传道人；并为协会增加了7082名成员；但严格来说，我们增加了8592名成员。在去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吸收了来自新斯科舍和安提瓜的人数；但今年我们把他们排除在外，没有把他们纳入人数；他们的人数为1510人。今年是第一次分别计算各州的会员人数。

在巴尔的摩会议上，传道人抱怨科克博士，因为他把他们从未赋予他的权利据为己有，在上一次会议确定下来后，改变了我们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另一项投诉是指控他给我们的一些传道人写了不适当的信，比如有意在他们之间挑起纷争和争论。

当时博士看到传教士们相当普遍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他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并保证在他离开美国后不再插手我们的事务。然后他为同样的目的提供了一份书面证明，内容如下。

---

“科克博士向会议提交的证书。

“我在此郑重承诺，在我离开美利坚合众国期间，我决不凭借我的职务，作为卫理公会的监督员，在我离开美国期间，在上述卫理公会中行使任何管理。我还承诺，当我在美国时，我不会在上述教会中行使任何特权，除了根据上述教会已经存在的或将来要制定的条例和法律进行按立，以及在出席会议时主持工作，最后是在外面旅行。

1787年5月2日，由我亲笔签名。

見證人。

约翰-通尼尔。

约翰-哈格蒂

纳尔逊-里德。

THOMAS COKE.”

然后，传教士们同意原谅过去的事情，只要在会议记录中表达这一条件；于是这样做了。

---

Q. “谁是我们卫理公会教会在美国的监督者？”

A. “托马斯-科克（当在各州时）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同意，任何已婚的传道人都不应该要求比他自己和妻子的津贴更多的钱。

今年4月，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离开了新斯科舍（加拿大），回到了美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卫斯理先生曾指示F. Garrettson弟兄被按立为新斯科舍省的监督员；但在考虑这件事时，一些传道人坚持认为，如果他按立为该职位，他应该把自己完全限制在他被分别为圣的那个地方；而不能随意再回到美国这个地方。加雷特森先生不觉得自己有承担这种义务的自由，他宁愿选择继续做他的工作；因此没有被按立。

卫斯理先生还指示将理查德-沃特科特与阿斯伯里先生一起按立为联合监督员。当这件事被提交给会议时，大多数传道人都反对，不同意这样做。反对的理由是：1. 他（沃特科特）没有资格负责联系工作。2. 他们担心如果沃特科特先生被按立，卫斯理先生可能会召回阿斯伯里先生，而他会返回英国。

科克博士争辩说，我们有义务接受沃特科特先生，因为我们在1784年首次成立教会时，在圣诞会议的记录中说：“在卫斯理牧师在世时，我们承认自己是

他在福音中的儿子，在属于教会管理的问题上，准备服从他的命令。”

那次会议的许多成员争辩说，签订协议时他们不在会议上，他们认为自己不受协议约束。其他曾说他们“准备服从他的命令”的传道人说，他们现在不觉得准备服从他的命令。传道人最后同意放弃一些长老教友以前达成的约定，在接下来打印的会议记录中，该约定被排除在外。

他们是自己主动签订的协议，而且是在他们之间，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背离协议，因为这不是与卫斯理先生或其他任何人签订的合同，而是他们之间的协议。他们进一步争辩说，“卫斯理先生在英国的時候，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人资格管理我们，就像我们能知道谁在这里，谁要被管理一样。我们还相信，如果卫斯理先生本人在这里，他也会和我们持同样的观点。”

然后我们给卫斯理先生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长信，请求他到美国来，看望他属灵的孩子。

后来，一些心怀不满的人认为，从上述约定中退缩的这一步是不恰当的。

在这一年里，阿斯伯里先生重印了一般的会议记录；但其形式与以前不同。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这样的。

“美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传教士和成员的纪律形式；1784年12月27日星期一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托马斯-科克牧师，L. L. D. 和弗朗西斯-阿斯伯利牧师主持了会议。在适当的标题下进行安排，并以更可接受和更容易的方式进行处理。”

在这份文件中，有三十一一个部分，六十三个问题，都有答案。

第二节中的第三个问题以及答案是这样的。

问：会议上还有其他事项要做吗？

答：主教、长老和执事的选举和任命。

这是我们的监督员第一次在会议记录中给自己冠以主教的称号。他们未经会议同意就自己改变了头衔；在下一次会议上，他们问传道人是否可以在会议记录中使用主教一词；因为这是一个经文名称，而且主教一词的意思与监督的意思相同。

一些传道人反对这一改变，希望保留以前的头衔；但大多数传道人同意保留主教一词；并在下一年的年度会议上，第一个问题是：“谁是我们教会在美国的主教？”

在这一纪律形式的第三节，也就是第六页中说：“我们根据我们祈祷书所附的授职形式和这一纪律形式中规定的条例，将自己组成一个主教教会，在主教、长老、执事和传道人的指导下。”从那时起，主教的名字就在我们中间被普遍使用，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书面上。

最后一节内容如下：“由于传教士和人民经常建议在这个国家印刷所需的书籍，因此我们建议。——

1. 对于任何有价值的印刷品，应征求会议的意见，并在采取任何措施印刷之前获得他们的同意。

2. 书籍的利润在支付了所有必要的费用后，应根据会议的决定，用于学院、传道人基金、传道人的不足、远方传教士或我们教会的债务。”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在美国印刷我们自己的书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印刷业务的主要部分是在纽约进行的。

今年我们的宗教有了显著的复兴。天上的火焰在各个方向上大大传播。在美国的卫理公会中，这样一个唤醒和改变罪人的时期是从未见过的。最大的复兴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地区，从7月开始，并在整个一年中持续繁荣。

在彼得斯堡镇，宗教有了显著的复兴，许多居民得到了拯救性的改变；老基督徒也大大复兴了。该镇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见证过上帝在拯救不朽的灵魂方面如此奇妙的存在和爱的表现。祈祷会经常在镇上和乡下举行，即使没有传道人在场，也经常有灵魂在这些会议上信主；因为成员们的祈祷和劝告深受主的喜爱。

最令人瞩目的工作是在苏塞克斯和布伦瑞克巡回区，那里的聚会经常一起持续五六个小时，有些时候甚至是整夜。

7月25日和26日，在布伦瑞克巡回区的马布里教堂举行的一次季度会议上，上帝的力量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人们中间显现出来：约有数百人被唤醒；据说在那次持续两天的会议上，即星期四和星期五，有一百多个灵魂信主。那次约有数千人在该地参加聚会。

下一次季度会议于7月27日和28日星期六和星期日是苏塞克斯郡的琼斯小教堂举行。这次会议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更多的神的恩赐。哀悼者的情

景足以穿透最粗心的心。在传道人聚集之前，人们就感受到了神的力量。

两天前在马布里举行的季度会议上，许多年轻的皈依者聚集在一起，与其他基督徒一起唱歌和祷告，天火开始点燃，爱的火焰和圣洁的热情在人们中间传播，这使他们爆发出对上帝的大声赞美。有些人见面时，会互相挂住，或互相拥抱，大声哭泣，并全力赞美主。看到那些被神的爱和存在所淹没的人，会使罪人在主面前哭泣和颤抖。

当传教士们来到离礼拜堂半英里的范围内时，他们听到了人们在呼喊和赞美上帝。当他们上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在哭泣，无论是在小教堂里还是在露天的地方。有些人趴在地上哭着求饶，有些人则欢呼雀跃。

传教士们走到哀悼者中间，鼓励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祈祷。私人基督徒也做了同样的事。有些人躺着挣扎，好像在死亡的痛苦中，有些人躺着好像死了一样。数以百计的信徒被神的力量征服，以至于倒下，无助地躺在地板上，或地上；其中一些人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神里面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大声赞美上帝，并带着泪水和表情，足以融化最坚硬的心。最年长的圣徒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爱的时刻，以及神的能力的展示。

第二天，协会早早开会，以便接受主的圣餐。

当社团聚集在房子里时，一些传教士到树林里讲道，当他们讲道时，人们感受到了主的力量，他们大声吼叫，以至于传教士无法听到，他不得不停下来。许多白人和黑人都倒在地上；有些人躺在最深的痛苦中，直到晚上。人们看到许多富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躺在尘土中，汗流浹背，在地上打滚，穿着精美的宽布或丝绸，哭着求饶。

随着夜幕降临，哀悼者们聚集在一起，其中许多人处于最可怕痛苦之中，发出如此凄凉的哀鸣，令人胆战心惊，足以影响最顽固的罪人。但其中许多人在一瞬间就被神的平安和爱所充满，并站起来拍手大声赞美神。这时，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以前的可怕一样令人高兴。

这些愉快地信主的人中，有许多人离开他们的家，带着对上帝工作的极大反对来到聚会现场；但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打倒，并在几个小时内信主。主如此大能地做工，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后不久，一些参加过上述季度会议的传道人在离彼得堡10英里的F. Bonners先生处举行了一次会议，那里聚集了很多人；那天，主在他们中间创造了奇迹。在会议结束前，有多达50人声称在那时信了主。远远地听到了被定罪的苦恼的罪人的呼喊和快乐的基督徒的呼喊。一些在会议开始时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在会议结束前愉快地信了主，并在神面前欢呼回家，知道他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

他们在离彼得堡约十二英里的琼斯-霍尔教堂举行了另一次聚会，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在传道人来之前，他们开始唱歌，互相劝告，主在他们中间做工，许多人哭着求怜悯。传道人开始讲道，但他很难让人们安静下来，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老基督徒们都对上帝充满了信心，年轻的皈依者们也非常高兴，他们不能很好地保持安静，而是准备大声赞美上帝。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但在布道结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爆发出了赞美的声音：火焰立即传遍了整个房子，数百人受到了深深的影响。有些人祈祷，仿佛他们要用暴力夺取王国；有些人哭着求饶，仿佛他们要跌入永恒的苦难；有些人用尽全身力气赞美上帝，直到他们无助地跌倒在地上。



这些可怜的被唤醒的罪人在四面八方与主搏斗求怜悯，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躺在朋友的怀里，有的伸在地上，不能站立，有的抽搐着，每个肢体都像棍子一样僵硬。在这一工作中，房子里的几个卧铺一下子就坏了，这发出了非常大的声音；而地板大幅下沉；但人们很少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人受伤。在那一天，许多灵魂被带入神的孩子的自由之中。罪人看到他们的亲戚和邻居中有这么多人信主，都感到惊奇，他们中很少有人没有自己信主的良好愿望。

1776年的宗教大复兴，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广泛传播，超过了该州该地区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但目前的复兴，远远超过了它。

人们认为，在那个夏天，苏塞克斯地区有多达一千六百个灵魂信主；布伦瑞克地区有大约一千八百个；阿米利亚地区有大约八百个。在这三个巡回区，我们有最大的宗教复兴；但在其他许多巡回区，也有恩典的工作，在这一年中，有数百人被带到上帝面前。要全面描述那场非凡的圣灵浇灌，将超出这段历史的范围。我只简单介绍了几个聚会的情况。还有许多其他的聚会，并不比我所注意到的那些聚会差多少。但工作并不局限于讲道的聚会；在祷告会上，工作进展顺利，许多灵魂重生了；聚会常常整夜不间断。在班级聚会中，主经常让哀伤的灵魂获得自由。经常听到有人在家里或在田里工作时被带到神面前。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在玉米地里的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有时两者都会开始唱歌，受到影响后会开始祈祷，其他人也会加入他们，他们会继续呼喊，直到有些人的灵魂得到平安。关于这项工作的一些说明在不同时期的报纸上发表，并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整个美国。

1788年，我们召开了七次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于3月12日在查尔斯顿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于4月9日在乔治亚州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于5月13日在荷斯坦举行。

6月17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

7月22日，第二十七次会议在比森镇。

9月9日，在巴尔的摩的第28次会议。

第二十九届在费城，9月25日。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吸收了19个新的巡回传道区。在乔治亚州，我们加入了一个巡回区。以前称为奥古斯塔的巡回区被划分出来，下面的部分现在被称为里士满，上面的部分被称为华盛顿。

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们在Seleuda和Warsaws巡回区线路上。在北卡罗来纳州，我们选择了一个叫安森的地方；在山区中，我们选择了两个地方，叫法国布罗德，和西新河。在弗吉尼亚州，我们在山下找到了白金汉、格洛斯特和洛克。

这次会议被指定在阿梅利亚县的本杰明-克劳利家举行，但由于某种原因，他失去了理智，会议无法在他家举行，不得不在彼得斯堡镇举行会议。

在马里兰州，我们在安纳波利斯、哈福德和塞西尔进行了访问。在宾夕法尼亚州，我们选择了布里斯托尔和匹兹堡。在纽约州，我们占领了杜奇斯、肖勒姆、新城、剑桥和尚普兰湖。其中一些巡回区是从旧的巡回区中分离出来的，旧的巡回区被扩大，直到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传道人，然后通过分割它们，我们从一个巡回区变成了两个。但其中大部分是在以前没有的地方形成的；而且直到今年以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也很少在那里。

我们接纳了五十二位年轻的巡回传道人进行试验。我们为协会增加了11481名成员。通过下面的陈述，可以看出神的工作在美国的哪个地区最为兴旺。今年各州的增长情况如下。

在乔治亚州的777人。

在南卡罗来纳州有704人。

在北卡罗来纳州有955人。

4761人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

马里兰州的2475人。

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544人。

新泽西州的404号，以及

在纽约州有861个。

共计11481人加入卫理公会。

今年首次在会议记录中对巡回区进行了编号，共有85个。我们有一百六十五名巡回传道人，这对各巡回区来说是很好的供应。我们还有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让他们去讲道。

我们无法满足人民的所有要求；我们大大增加和扩大了我们的边界。

当这一年的会议记录被打印出来时，科克博士“在美国时”成为主教的条件被遗漏了，问题被改变了，并被这样输入。

Q. “我们教会在美国的主教是谁？”

A. “托马斯-科克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今年会议记录中的两个问题被修改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Q (问). 谁停止了与我们的会议一起旅行传道，并在其（会议）指导下旅行？

A (答). Enoch Mattson, Adam Cloud和Thomas Chew。这三位传道人被认为是因行为不当而被开除出我们的关系，尽管他们被记为停止与我们同行。这几位传道人没有来参加审判，以获得适当的听证。我们认为最好以这种方式让他们进来，让我们的传道人和人们都明白，他们被赶出了我们的会议关系。

另一个问题被改变了，现在是这样。

Q. 哪些传道人因其家庭而有部分位置，并受制于会议的命令？

A. Caleb Boyer, Samuel Dudley, William Cannon, Joseph Wyatt, Michael Ellis, and Ignatius Pigman.

今年有四位传教士去世。

1. 托马斯-柯蒂斯，他的特征是这样记录的：“生前正直，劳作成功，死后胜利；约有七年的传道生涯。”

2. “约翰-梅杰，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爱的灵魂，他死的时候也是如此，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圣灵；在工作中十年，有用而无愧。”

梅杰先生来自弗吉尼亚州，是我们派往乔治亚州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他作为传教士的能力很小；但在劝说方面，他很有力量，很有同情心；他在言语上的不足，一般都用眼泪来弥补。有时他从演讲的开始到结束都在流泪。他经常被称为“哭泣的先知”。他是一个有用的传教士。当他离开弗吉尼亚州去乔治亚州时，他哭得很厉害；在乔治亚州呆了近两年后，他在奥古斯塔上方的一些地方，离萨凡纳河不远处结束了他有用的一生。

3. “伍尔曼-希克森，有前途的天才，有相当的布道能力；一生正直，但不久就被一场肺病夺去了工作，在他有用的时候：在工作中七年了。”他最后的工作主要是在乡村，离纽约不远，在北河的东边。然后他回到了纽约市，去世了；并被埋葬在纽约市。

4. “以利亚-埃利斯，执事，工作四年；稳重、扎实、谦卑、勤奋、忠诚；他在兰开斯特为神的工作耗尽心力。”

在1788年的这次会议上，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被任命为纽约市以北地区的主持长老，包括从新罗歇尔到尚普兰湖的所有巡回区。他的工作以及在他指导下的那些传道人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促进，许多灵魂因他们的传道而认识了上帝。

在该地区的新巡回区线路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将有理由感谢那一年在他们中间传播的福音真理。许多人被唤醒，许多人改变了信仰；老信仰者们也得到了复兴。

今年的宗教复兴在许多地方都很成功。去年下半年弗吉尼亚州南部地区的复兴超过了这些地区所知道任何事情，事实上，从那时起，它就再也没有被超越。但今年的工作更加广泛，虽然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强度都没有那么大。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地方，灵魂经常回家归向上帝，以至于听到有人信主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且经常有许多人在同一次聚会中信主。

在马里兰州的许多巡回区，无论是东岸还是西岸，都出现了有福的宗教复兴。在巴尔的摩镇和巡回区，复兴是巨大的，约有300人加入了该协会。

1788年夏天，神的工作在巴尔的摩城大大增加，这部分是由于采取了一个计划，即在所有教堂的公共服务结束后，每周日下午在公共场所或霍华德山上的集市上布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听我们讲道，这些人平时并不参加我们的聚会。在九月会议开始之前，镇上有许多人已经信主了。

在会议期间，我们得到了主的极大恩惠，灵魂被唤醒，并得到了改变。9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阿斯伯里先生在奥特宾先生的教堂里讲道；人们普遍很庄重，受到很大影响；然后他请另一位传道人祷告并作总结：在他祷告的时候，人们感到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有些人大声哭了起来。传道人走到他们中间，鼓励哀悼者仰望主，并与他们一起祷告；不一会儿，他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噪音，许多基督徒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由于他们在门口没有机会逃跑，许多人从窗户出去，匆匆赶回家。这声音惊动了几百个没有参加聚会的人，他们跑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房子被包围，周围都是好奇的人群。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哀悼者失去了四肢的功能，无助地躺在地板上，或躺在他们朋

友的怀里。没过多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信了主，并站起来，流着眼泪将荣耀归给上帝，说他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罪。讲道结束后，这个聚会持续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20人声称已经信主。许多在场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主的大能之日。

在那一周里，又有大约20人信主，天上的火焰开始在镇上普遍传播；许多人开始询问通往天堂的道路，脸上的面容谦卑。

接下来的周日，5点钟在霍华德山的集市上进行布道，约有数千人参加。神的同在和能力在人们中间得到了奇妙的展示，并且数以百计的人沐浴在泪水中。事后我们发现15人因那次布道而被唤醒并认识了真理。从那时起，宗教的复兴在巴尔的摩变得更加普遍。科克阿斯伯里学院的一些年轻人也被激起来寻求宗教。

传道人异常热心；但没有一个人像南部地区的传道人那样，如此热心参与；在那里，神圣的存在得到了最大的展示。然而在每一个地方，传道人都受到了鼓励，他们的期望得到了提高，他们在自己和听众身上期待着更深的恩典。主给了他们事奉的印记，并给了他们灵魂的价值。

1789年，我们有11次会议，具体如下。

第三十次会议于3月9日在乔治亚举行。

3月17日在查尔斯顿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会议。

第三十二次会议于4月1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亚德金河上的姆奈特会所举行。4月18日在彼得斯堡的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十四次会议于4月28日在利斯堡。第

三十五会议在巴尔的摩，5月4日。第三十六会议在科克阿斯伯里，5月9日。第三十七次在切斯特敦，5月13日。第三十八次在费城，5月18日。第三十九次于5月23日在新泽西州的特伦顿。

5月28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四十届会议。

这些会议中有几个是在30或40分钟内举行的。

但在当时，主教有权指定他认为合适的会议，并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但从那时起，大会确定了每年举行的年度会议的数量，并指定了每个会议的范围。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十四个新的巡回区和站点。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两个，一个叫布什河，另一个叫小皮迪。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Pamlico。在弗吉尼亚州有两个，分别是格林斯维尔和波特图特。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镇，它从大巴尔的摩巡回布道区中分离出来，第一次有传教士驻扎在该镇。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Wilmington）有一个站，还有一个新的巡回区，叫做米尔福德。在新泽西州，一个巡回区被分割，新的部分被称为伯灵顿。在纽约州，我们有四个新的巡回区：纽伯格、哥伦比亚、科曼专利和斯克内克塔迪。我们在康涅狄格州有一个新的巡回区，叫斯坦福，这是该州或新英格兰各州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巡回区。我的命运是独自去那个巡回区，并独自工作。另一位传道人被任命与我一起去巡回，但他失败了，再也没有来，我不得不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中独自劳作和受苦。

今年我们接纳了四十五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我们有九十七个巡回区，并为社会增加了5911名成员，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



---

由于有些人抱怨我们背离了我们一些传教士以前的约定，即“在卫斯理先生的一生中，在属于他的事务中，对教会政府来说，他们会服从他的命令，’而且由于其他人认为我们没有对卫斯理先生给予应有的尊重；主教们在年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内容如下。

Q. 在欧洲和美国的卫理公会中，有哪些人行使主教职务？答：约翰-卫斯理、托马斯-科克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按照正常的顺序和继任者。

下一个问题的问法与以前任何会议记录中的问法都不同，其内容是这样的。

Q. 谁被大会一致推选为美国卫理公会的监督者？

A. 托马斯-科克，以及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今年我们有五位巡回传道人去世，即亨利-宾汉姆、威廉-吉尔、约翰-库珀、詹姆斯-怀特和弗朗西斯-斯普里。

会议记录中对威廉-吉尔的描述是：“特拉华州人，教会中的长老，在教会中工作了大约12年；生活中无可指责，身体强健，信仰健全，判断清晰，精神温顺，在死亡时不屈不挠，庄重快乐。”

根据我与吉尔先生的长期相识，以及对他的公共和私人价值的了解，我得出结论，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在知识和善良方面与死者相提并论。事实上，我不知道有谁能像他那样对人和事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的陪伴很讨人喜欢，他的谈话很有趣。

他在公开场合的讲道充满了智慧和活力；他用自己的生活的美好来证明他教义的美好。

---

在今年会议记录的后半部分，我们对某一规则作了如下解释，关于这一规则，我们的一些地方传教士和私人成员中存在着一些不安。

“由于极少数人在某些方面误解了我们的纪律形式第32节中关于审判不守规矩的人等的意思，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解释。

“当我们协会的成员因任何罪行被审判时，如果协会规模小，主事的牧师或传教士要召集所有成员，如果协会规模大，则要召集部分成员，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并见证整个过程的公正性；这样可以防止将来出现不正当和私自驱逐的情况。”

---

今年，我们出版了第五版的纪律表，并在整个教会中传阅，其中包括35个部分和69个问题和答案。还有，宗教条款；经文中的预定、选择和责备的教义。对所有曾经在基督里经历过信仰的人的无误的、无条件的坚守的严肃思考，以及对基督徒成就的简单描述。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装订在一本书中。

---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有一些关于审判教会私人成员（即平信徒）的不当行为

的新规定。其内容如下。

“如果被指控的人被认定有罪，而且罪行是上帝的话语所明确禁止的，足以将一个人排除在恩典和荣耀的国度之外，并使他成为愤怒和地狱的对象，就让他被驱逐出去。如果他在得到足够的通知后缺席，从而逃避审判，而指控的情况是强烈的和推定的，让他被视为有罪，并相应地被驱逐。

“但如果出现任何形式的疏忽，不谨慎的行为，放纵罪恶的脾气或言语，不服从教会的秩序和纪律；——那么，首先，由领袖（班长）或传道人私下责备；如果有承认错误和适当的羞辱，就可以继续审核这个人，等等。如果有杂音或抱怨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应允许该人向季度会议提出上诉，并在在场的传道人、管家和领导面前重新考虑他的情况。在这种形式的审判和驱逐之后，这些被逐出教会的人在我们的教会中没有任何社交和圣礼的特权。”

此后，这一审判私人成员的规则在几个方面进行了修改；但这些规定中的大部分仍在继续，并从那一天起一直有效到现在。

-----  
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从现在开始，没有经过六个月的审核，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

这条规则仍然有效，我们所有的成员都被认为是在接受审判，为期六个月；在此期间，如果他们想离开我们，他们可以不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我们可以不叫他们接受审判就把他们赶走。

在今年的会议上，主教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用于指导我们彼此之间的信

件，其大意是：我们应该省去尊敬一词，而说“致A. B. 主教、长老、执事或传道人”。许多传道人采用了这一计划；但其他不赞成这一改变的人则按自己的意愿或以前的做法来指示。

在这一年里，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当活跃和繁荣，在一些地方非常引人注目。在巴尔的摩镇，它超过了该地有史以来的任何事情。我只想提一下从主的同在中得到刷新的一个特殊时期。在1789年8月8日和9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以及接下来的一周里，撒旦的王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季度会议的第一天对人数来说是有利的：许多人哭泣并痛苦地祈求怜悯，一些灵魂从上帝那里诞生。星期天，即第二天，是最可畏和最荣耀的。在早上八点的爱宴上，教会享受了一次小小的五旬节，就像住在天堂的郊区一样。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而人们一个接一个充满感情地宣称上帝为他们的灵魂所做的一切。

在公开的讲道中，这句话是如此地伴随着圣灵的能量，以至于很少有人能不感受到它的强大力量。一些最大的谩骂者也不得不颤抖和哭泣。主日晚上，在许多人信主后，会众很晚才散去。有些人跪了两、三、四个小时，有些人则匍匐在地上，最认真地苦苦哀求怜悯，直到他们能够重新开始。

在神的救世主里欢喜。多么大的力量！多么令人敬畏的力量啊！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敬畏。

有些人回家后，无法入睡，而是整夜哭泣和祈祷。第二天是这样一个无法充分描述的时刻。

一大早，一位传教士被派去拜访一位被定罪年轻妇女。他劝说她相信主耶稣，然后与她一起唱歌和祈祷。

社会上相当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她祈求施恩的宝座。最后，主突然将他的爱流露在她的心中，于是她和其他人一起高声赞美上帝。

这仅仅是当天工作的一小部分。早上十点左右，一群哀悼者聚集在一栋民房里，改变信仰的工作在那里开始。先是一个，然后是另一个，进入了神的孩子的自由。消息传开了；人们聚集在一起，直到房子和街道都被一群信徒和好奇的人群填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没有间断过。然后他们回到教堂，教堂里很快就坐满了人，他们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两点才散去。

有些人来到那里的时候很粗心，实际上是在嘲笑整个教会，但在他们回来之前就已经改变了。许多铁石心肠的反对者最终被征服，并认真地寻求救赎。

同时，整个马里兰州的乡村巡回区似乎都在燃烧着圣洁的爱。在东岸有一个强大的工作；不同地区有数百人转向上帝。

---

由于这一年是卫理公会在新英格兰各州的开始，而且第一个巡回区现在已经形成，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一部分的工作。

我本人于1789年6月17日在康涅狄格州的诺沃克开始了新的巡回演讲，这是在那个地方宣讲的第一次卫理公会布道。当时无法找到房子进行布道；每个人都害怕给予自由。我就走到街上，开始唱歌，然后祈祷和讲道，给一个体面的会众听。6月21日，我第一次在新海文市讲道，对着能挤进法院的许多人讲。

这条新的路线包括诺沃克、费尔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米尔福德、新海文、

德比、纽敦、雷丁、丹伯里和迦南；以及同一范围内的其他几个地方。许多人蜂拥而至听道，有时他们也感觉到了。但是男人和女人都很喜欢争论特殊的情绪，以至于他们在讲道后很少不与传道人发生一些争论就离开这里。

在该巡回区成立的第一个社团是在斯特拉菲尔德，时间是9月26日，只有三名妇女加入；在其他人与她们联合之前，她们独自呆了好几个月。下一个班级是12月28日在雷丁成立的。一开始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加入。几个月后，才有其他人加入他们。

终于，这个社团增加了，宗教也恢复了。亚伦-桑福德（Aaron Sanford）是第一个加入的人，成为一名传教士；他的兄弟和一名律师（塞缪尔-史密斯）也加入了他们，成为传教士；然后社会上的另一个人开始传教。虽然他们一开始人数不多，力量薄弱，但最后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团体，并且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四位传道人。

这个巡回区最初被称为斯坦福，此后被称为雷丁。

在新英格兰建造的第一座卫理公会会所，就在这个巡回区，靠近斯特拉菲尔德的上缘，现在被称为李氏教堂。

1790年2月27日，有三位传道人从马里兰州来帮助我，他们是雅各布-布鲁斯长老、乔治-罗伯茨和丹尼尔-史密斯，是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之间的一个叫丹顿的地方的季度会议上与我会面。他们的到来使教友们，特别是我感到很振奋。主日的讲道是在一个新的未完工的住宅中进行的。在讲道的时候，主在怜悯中访问了人们；他们中间发出了巨大的呼喊，这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是不常见的。人们惊慌失措；有些人跑出了房子，其他在阁楼上的人跑到房子的尽头，跳到地上。在所有的混乱中，基督徒们都非

常高兴。

---

在1789年的这些会议上，制定了一个召开会议的计划。主教们说，他们已将此作为祈祷的事项；他们认为目前的计划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在对该计划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并进行了一些辩论之后，大多数传教士同意了以下计划；该计划在年度会议记录中公布。

Q（问）.“鉴于在这个广阔的大陆上举行大会会有各种困难，对上帝的工作有许多不便之处；鉴于我们认为从几个地区选出的人组成一个理事会，作为整个联系的代表，在规定的举行会议是有利的；这个理事会应以何种方式组成，其权力是什么，以及应就其制定何种进一步的规定？”

A（答）.第一.“我们的主教和主持长老应是本会的成员；但组成本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九人。如果有任何不可避免的情况使主持会议的长老不能出席会议，他应有权从自己的地区派出另一位长老来代表他；但由缺席的主持会议的长老派出的长老，未经主教或主教和主持会议的长老同意，不得在会议中占有席位。如果在遵守上述规定后，有任何不可避免的情况，或任何突发事件，使人数减少到九人以下，主教应立即召集没有主持会议的长老，使人数齐全。

第二.“这些人有权力使他们认为合适的一切事情成熟。使我们在整个大陆的所有社团的外部崇拜形式相似，并保持这种形式。教义和纪律纯洁无瑕。纠正所有滥用和混乱的情况。最后，他们被授权为教会的利益，为促进和改善我们的学院和教育计划，进行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

第三.“但是，除非得到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理事会

的决议接受；在为任何地区举行的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之前，理事会的这种同意在该地区都没有约束力。

第四。“主教们应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召集理事会开会。

第五。“第一届理事会应于明年12月的第一天在科克阿斯伯里举行。

这个召开理事会的计划是全新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大多数传道人投了赞成票，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计划并不能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议会由主教和主持会议的长老组成；主持会议的长老由主教任命、更换和罢免，而且只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当然，整个议会由主教和他们自己选择或任命的其他几个人组成。

该计划中的一个危险条款是这样的。“理事会一致同意的任何事情在任何地区都不具有约束力，除非它得到为该地区举行的会议的多数同意。”如果一个地区同意了任何重要的观点，而另一个地区拒绝了它；那么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合将被打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联合社团将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在这个计划首次提出时，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就反对这样做。

在今年下半年，理事会按照预约举行了会议；但不是在他们要开会的地方。年度会议记录说他们应该在科克阿斯伯里开会。但他们在巴尔的摩开会。

我将在此转录理事会的全部会议记录。

“1789年12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理事会上，卫理公会主教和首席长老们的议事录”。



组成理事会的下列成员出席了会议。

FRANCIS ASBURY, 主教。

长老们。

理查德-艾维。

鲁本-埃利斯

爱德华-莫里斯

詹姆斯-奥凯利。

菲利普-布鲁斯。

莱缪尔-格林。

纳尔逊-里德。

约瑟夫-埃弗里特

约翰-迪金斯

詹姆斯-O-克伦威尔。

弗里伯恩-加雷特森。

在花了一个小时向全能的上帝祷告，祈求他的指引和祝福之后，他们一致同意，在美洲大陆召开卫理公会主教、牧师和传教士的大会，会有各种困难，会有大量的开支和时间损失，也会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上帝啊。由于牧师和传道人几乎一致认为，非常有必要成立一个由最有经验的长老组成的总理事会；为了将来，在主教的要求下，他们在每个会议上通过投票选出，应能代表美国的几个会议和地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样一个理事会应被如此任命和召开。

随后，理事会着手制定以下宪法，即：——

上述理事会在主教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会时，有权对与教会的属灵和属世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作出成熟决定，即——

1. 使公共崇拜的时间和形式在他们所有的会众中尽可能地相似。
2. 维护牧师、传道人和人民在卫理公会教义和纪律中的普遍联合。
3. 指导和管理所有可能为美国卫理公会的使用和利益而不时进行的书籍印刷。
4. 执行教育计划，并管理与任何已建或即将建的学院或房屋有关的所有事务，作为卫理公会的财产。
5. 撤消属于上述关系的任何神学院不时雇用的任何导师，或接受和任命他们的薪金。
6. 在理事会的间隙，主教有权在所有与教会有关的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例如印刷业务，或学院的教育和经济。
7. 九名成员，不少于9名，应能组成一个理事会，并可着手处理事务。
8. 未经主教和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成员的同意，不得在这种理事会中形成决议。

在议会完成上述宪法后，他们接着以完全一致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1. 第一届理事会的每项决议都应在各会议上进行表决，除非获得不同会议的多数，否则不得通过。但凡得到各会议多数的决议，各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应接受。
2. 在所有我们有社团和定期讲道的地方，如果可行，公共崇拜应在主日10点开始，如果不可行，则在11点开始。
3. 主日的公开崇拜，应唱诗、祷告、读经，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下，应劝勉或宣读讲章；主礼人应由长老、执事或巡回传道人在当时指定。
4. 今后，未经会议和本区主持长老的同意和指示，不得再为公共礼拜建造房屋；除非在主持长老和巡回传道人的指示下建造房屋，并在没有丝毫债务的情况下完工。
5. 要求科克阿斯伯里学院所有独立学生的父母和监护人在每年12月1日或之前准时支付学生的学费和膳宿费；因为没有人可以在那里赊账超过一年，如果不付款，将立即被送回家。今后，凡是来自邻近各州的学生，必须将12个月的膳宿费和学费的至少四分之一送来；凡是来自任何遥远州的学生，必须将上述价格的一半送来。
6. 应允许并在此恳请每位牧师、传道人和私人成员（平信徒）想出一些办法，并将他的建议带到或送到下一届理事会，以便制定一些计划，救济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他们在工作最末端劳作，每年获得的报酬不超过6、8、10、12或15英镑。
7. 每位执事应在三年的试用期内通过后，才能当选为长老。

8. 考虑到联系的重要性，学院的关切，以及印刷业务，决定于1790年12月1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另一次理事会。

---

我认为应该全文插入第一次会议的记录，以便将来可以了解这个计划和整个事务；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它被反对，为什么这么快就被放弃，被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和人们拒绝。

在理事会首次提出时，每个地区的传道人都有权拒绝或保留牧师会议通过的措施。但当理事会的会议记录出来后，他们改变了计划，决定如果不同地区的大多数传道人同意理事会的会议记录，那么它就应该对每个地区的每个传道人具有约束力。

会议的数量增加了，因此只有少数传道人可以在一个地方聚集。下一年有十四个会议被指定。

---

1790年下半年，第二届也是最后一届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其会议记录开始如下。

“会议记录；1790年12月1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卫理公会主教和受委托的长老会议上的记录”。

Q（问）.“有哪些成员在场？”

A(答).“Francis Asbury, 主教; Freeborn Garrettson, Francis Poythress, Nelson Reed, John Dickins, Philip Bruce, Isaac Smith, Thomas Bowen, James O. Cromwell, Joseph Everitt, and Charles Connaway.”

Q.“本会认为他们的选民赋予了他们什么权力?”

A.“首先,他们一致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可以在所有世俗事务中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第二,向各会议推荐任何新教规,或对任何旧教规进行修改。

Q.“怎样才能促进图书事业的发展?问:“根据议会的命令,谁被任命为巡回图书管理员?”

Q.“今后应如何任命这样的管家?”

Q.“如何才能为《阿米尼亚杂志》争取到宗教经验和信件?”

Q.“谁应该组成这样一个委员会?即为杂志审查信件和书面文字。”

Q.“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将出版哪些书?”

Q.“我们是否应该在下届议会召开之前出版卫斯理先生的四卷讲道稿?”

Q.“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科克阿斯伯里学院的信贷并完成其建设?”

Q.“还能为科克阿斯伯里学院做什么事吗?”

Q. “科克阿斯伯里学院今年的慈善男孩的费用是多少？”

Q. “主教是否有权从账面利润中提取任何款项，用于供应任何可能有迫切需要的教会或传教士？”

A (答). “经一个地区的长老推荐，主教可以每月最多提取三磅；但不能再多了。”

Q. “科克阿斯伯里学院目前的教师是谁？”

A. “雅各布-霍尔，A. M. 帕特里克-姆克洛斯基，和查尔斯-泰特。”

Q. “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科克阿斯伯里学院的学生贩卖或相互交换他们的财产？”

Q. “我们的许多教堂都没有完工，而且负债累累，我们的墓园也没有围墙，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济他们？”

Q. “由于主持会议的长老在季度会议上只有部分供应，他们应向谁提交他们的年度账目（从而得到报销）？”

Q. “既然主教没有从巡回区中得到供给，他应该向谁交代（从而得到报销）？”

A (答). “对理事会。”

Q. “如果要在任何一个印第安民族中安排一名教师或传教士，应该怎么做？”

Q. “我们应该给那些希望建立地区学校的弟兄们什么建议？”

Q. “对于无法获得教规所允许的薪水的传教士，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救济他们？”

Q. “在理事会休会和主教缺席时，应任命谁来监督学院的运作？”

A (答). “纳尔逊-里德，约翰-迪金斯和约瑟夫-埃弗里特。”

问：“谁将被任命为代理人，为学院提供可能需要的任何必需品？”

A. “威廉-伍德，和约翰-布雷维特。”

Q. “应指定谁来检查保理商的账单，并支付其款项？”

A. “菲利普-罗杰斯，杰西-霍林斯沃思，塞缪尔-欧文斯，和伊曼纽尔-肯特。”

Q. “既然我们认为男女在公共场合分开坐是最原始、最谨慎、最体面的做法，那么，在我们的人民中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这种做法呢？”

Q. “现在手上有什么钱，属于传道人的基金？”

A. “一百六十八镑，一先令和四便士。”

Q. 怎样才能保证今后可能为此目的而筹集的资金？”

Q. “应如何不时地从基金中提取资金，以救济受困的传道人？”

Q. “主教抱怨说，有些传道人向他寻求补给，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判断是什么？”

Q. “由于一些理事会成员抱怨旅行时间长、费用高，今后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他们？”

Q. “下一届理事会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答：“1792年12月1日，在科克阿斯伯里学院或巴尔的摩”。

这些会议记录中共有31个问题，我以同样的形式和顺序陈述了这些问题在议会会议记录中的地位。我还给出了一些答案。但由于这些答案对一般人没有什么影响，我省略了其中的大部分；只插入了可能令读者满意的答案。我认为应该公布所有的问题，以便将来可以看到议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这个委员会决定从那时起两年后再举行一次会议。但他们的议事程序使我们的联系人员普遍感到不满，特别是使一些巡回传道人感到不满，因此他们被迫放弃了这个计划。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样的会议。

第一届理事会开会时，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述了我对他们计划的反对意见，指出了这一计划将产生的困难，并主张召开大会；这一计划得到了全体理事会的反对。

在旅行的传教士中，最激烈的反对者起初是该机构的一员，即詹姆斯-奥凯利。当他参加第一次会议时，他似乎与该计划和成员们团结一致；但在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后，他对会议的程序和他本人在该事务中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



反对。他拒绝与第二次会议有任何关系。

关于这个老人的突然变化，以及他在谴责他之前刚刚批准的事情时的仓促行为，人们的推测是，他是带着某种期望去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希望在教会中得到提升；但发现自己没有达到愿望，于是他回到了家里，感到非常沮丧。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理事会的成立对卫理公会的关系非常有害。这个计划在传道人和民众的心目中产生了如此大的困难，并带来了如此大的反对，以至于很难使他们彼此和解。除了召集所有旅行的传道人开大会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传道人满意；经过一段时间，主教同意了召集大会。

1790年，我们在以下时间和地点举行了14次会议。

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月15日在查尔斯顿举行。

3月3日，在乔治亚州的第四十二次会议。

第四十三次在肯塔基州，4月26日。

5月17日，第四十四次会议在荷尔斯泰因。5月24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第四十五次会议。6月14日在莱恩教堂的第四十六次会议。7月29日在联合镇的第四十七次会议。

8月26日，第四十八次会议在利斯堡。第四十九届在巴尔的摩，9月6日。9月11日，第五十次在科克阿斯伯里。9月16日在鸭溪的第五十一次。

9月22日在费城举行的第五十二届会议。

9月28日，在伯灵顿举行的第五十三届。

10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十四届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20个新的巡回区和站点。其中三个在南部，即萨凡纳、萨凡纳镇和卡塔巴。还有六个在西部，即列克星敦、石灰石、麦迪逊、拉塞尔、格林和林肯。其他的是北卡罗来纳州低处的Contentney；弗吉尼亚州低处的Surry，以及该州北部的Stafford；还有该州上部的Canauway。马里兰州的南河，新泽西州的贝瑟尔，以及高处的伦道夫。在康涅狄格州，我们接收了三个，即纽黑文、哈特福德和利奇菲尔德。在马萨诸塞州还有一个叫波士顿的地方。

今年我们接纳了68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并为协会增加了14356名成员。今年加入协会的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今年我们有116个巡回会议的记录。

现在会议记录的形式被改变了。第一个问题是：“谁被允许接受审核？”这种会议记录的开头方式一直沿用至今。第二个问题是：“谁还在受审核？”这样逐级上升到主教。以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主教？”然后再往下进行，直到最低等级。

这一年有几位传道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些人在旅行方面有很长的历史。亨利-威利斯，已经旅行了12年。爱德华-莫里斯9年。Jeremiah Mastin五年。马修-格林特里七年。莱文-罗斯五年，其他人旅行的时间较短。

这一年有三位传道人去世，会议记录中对他们的描述如下。“科尼利厄斯-库克（Cornelius Cook），他是一个忠实的劳动者和耐心的受难者，他在教会工作了三年；1789年8月在平静和自信中离世。他的病情很奇怪；是通过肾脏

大量流血。有一天晚上，他流了大概五六夸脱的血和水，源源不断地从他身上流出来，他认为自己处于死亡的痛苦之中；他叫来家人和其他朋友，向他们告别，说他快死了，并劝他们都准备好，在上帝的右边迎接他。他告诉他们，他一直在他们中间传讲福音，并说“我现在是我所传讲的真理的垂死见证”——当朋友们围着他哭泣，等待着看他死去的时候，他开始苏醒；几天后，他变得非常好，可以再次活动了；大约再过三分钟，然后向世界告别。

“詹姆斯-康纳，弗吉尼亚州白金汉县人；参加工作两年半；是个虔诚、稳重、善解人意的人；他的天赋是可以提高的，并承诺对教会有用。在无可指责的生活中，他突然被从劳动和苦难中带走，在最后时刻得到了自信的祝福”。

“约翰-图尼尔，1790年7月在甜泉死于肺病。他从事牧师工作约13年；是一个坚实的虔诚，非常朴实和敬虔的人；众所周知，深受牧师和人民的敬重。他走遍了各州，在甜蜜的平静中离开了人世”。

Tunnil先生在圣诞节会议上被选为长老，当时我们刚成立为卫理公会教会。他作为传道人的天赋很高；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他的行为也值得模仿。他生前深受爱戴，死后备受哀悼。他在离甜泉西边一英里处去世。他的朋友们把他的遗体带过山，送到甜泉以东约五英里处的一个聚会所，在那里埋葬了他。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中引入了一项关于主日学的新规定；内容如下。

Q. “为了指导贫困儿童（白人和黑人）阅读，可以做些什么？”

A. “让我们像一个人的心和灵魂一样，努力在公共礼拜场所或附近建立主日学。让主教、长老、执事或传教士指定人员（免费）教导所有愿意参加并有能力学习的人；从早上六点到十点；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只要不影响公共礼

拜。理事会应编制一本适当的教科书，以教导他们学习和虔诚。”

在这之后，一些地方建立了主日学，教师们没有收取任何服务费用。大部分学生都是黑人儿童，他们的父母不愿意送他们去；他们中很少有人经常参加，在很短的时间内，老师们都灰心了，由于没有报酬，也没有什么做好事的希望，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而且多年来一直没有人理会。

今年宗教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兴旺起来。然而，成员的大量增加部分是由于对他们进行登记的时间不同造成的。去年是在五月结束的。今年是10月，这就把时间延长到了一年零五个月。如果像去年一样在5月结算，增长幅度就不会这么大。但是在全国的不同地区都有神最祝福的工作。在新英格兰，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一些灵魂被带入了对真理的认识。5月19日，我们加入了斯特拉特福德的第一个班级，这个班级由几个有爱心的人组成，他们因为自己的宗教和对卫理公会的依恋而在城里备受鄙视。

3月，新海文（New-Haven）巡回会成立，它沿着从米尔福德到哈特福德的邮路延伸。卫理公会在哈特福德市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89年12月9日，今年11月8日在该市成立了一个班级；但过了一段时间，一些成员搬走了，其他成员都散去了。

大约在这个春天的开始，利奇菲尔德巡回会成立了，它包括了康涅狄格州的西北部地区。在春天的后半段，我们成立了哈特福德巡回会，包括康涅狄格河的两岸。卫理公会成员第一次在该巡回区的邻近城镇传教的情况如下。1790年4月2日在托兰；第三天在东温莎；7日在温莎；9日在苏菲尔德；11日在格兰比；22日在英菲尔德；29日在温顿伯里；5月3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尔布拉姆。卫理公会在米德尔敦市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89年12月7日。

我对卫理公会第一次开始在某些城镇传教的时间做了这样的描述，以便那些地方的人们可以知道我们第一次拜访他们的时间。毫无疑问，这将使许多人，甚至是正在崛起的这一代人感到满意。

我今年被任命到波士顿镇，如果可能的话，是为了建立卫理公会的教义和纪律，并为主兴起一群人。我于11月14日上任。在之前的夏天，弗里伯恩-加雷特森先生曾访问该镇并讲道。我在7月访问了他们。有一次，我走到公共场所，站在一张桌子上开始唱歌，只有几个人在场。但在祈祷并开始讲道后，人数增加了，以至于有两三千名专心听讲的人。下一个主日下午六点，在同一个地方，人数仍然大大增加。

这可以说是卫理公会在波士顿以及该州所有这些地区的开始。卫理公会的布道在那个地方是一件奇怪的事情。7月12日，第一次卫理公会布道会在塞勒姆举行；15日在纽伯里波特举行；16日在丹弗斯举行；17日在马布尔黑德举行；20日在查尔斯敦举行；12月14日在林恩举行。在波士顿，很难找到一个讲道的地方，而且神的话在听众心中的影响很小；但我们一开始在林恩讲道，神的话语就对成百上千的听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很快就发现，林恩是应该被关注的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1791年2月20日，在林恩成立了第一个班级，由八个人组成，同一天，又有21人加入了之前的人数，其中一些人是真正与主打交道的，对他的服务非常投入；还有一些人是真诚地寻求救恩的人。

该镇有很多人喜欢听卫理公会，并希望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5月9日，有超过70名交了会费的人聚集在一起，拿着证书，证明他们参加了卫理公会的公共礼拜，并为他们的牧师支付了资助。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尽可能地不被法律强迫支付给牧师的赡养费。

对于他们那位固定的会众主义教会牧师，他们并不喜欢他。

然后，林恩的社团决定建造一座卫理公会的会所；他们于6月14日开始建造，21日建成，并于1791年26日将其奉献。这是马萨诸塞州成立的第一个正规的永久性社团；也是该州有史以来为卫理公会建造的第一个会堂。从那时起，宗教在林恩持续繁荣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衰落。

1791年期间，在离林恩不远的不同地方，人们有了很大的觉醒。卫理公会第一次传教是在1月11日在曼彻斯特，12日在贝弗利，2月15日在安角或格洛斯特；9月9日在韦斯顿；10日在纳蒂克；同月13日在尼德姆。在此之前，他们中间从未有卫理公会的传教士。

我们在波士顿传道了很长时间，才成立了一个社团，但在1792年7月13日，我们组建了一些社团，过了不久，他们的人数开始增加。我们在这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寻常的困难，因为没有有一个方便的房子来传教。我们开始时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但很少能长期占有它们。最后，我们获得了在一所学校房子里举行聚会的自由；但这也很快被拒绝了。然后我们在镇子的北端租了一个房间，在那里我们继续定期聚会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该协会承诺为他们争取一个聚会场所，但由于贫穷，而且人数不多，他们能做的也不多。我们在巴尔的摩、马里兰州东岸、特拉华州、费城和纽约等地为他们募捐，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得以继续进行，并开始建造。1795年8月28日，波士顿的第一个卫理公会会所奠基，它被固定在北端，用木头建造，长46英尺，宽36英尺，前面和两侧都有长廊。

在我们开始在新会堂传道后，当我们在晚上传道时，有大量的会众来听我们传道；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在主日让屋子里充满了稳定的听众。大多数喜欢听我们传道的人都不喜欢在他们的牧师传道时离开他们自己的聚会所。

1791年，我们有13个会议，具体如下。

第五十五届会议于2月22日在查尔斯顿举行。

2月16日，第五十六会议在乔治亚州。4月2日，第五十七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M' Knight's。

4月20日，第五十八会议在彼得堡。

4月26日，在汉诺威举行的第五十九次会议。

5月2日在亚历山大市举行的第六十届会议。

5月6日在巴尔的摩的第六十一次会议。5月13日，第六十二届在鸭溪。

5月18日在费城举行的第六十三届会议。

5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十四次会议。

7月23日在康涅狄格州的第六十五届会议。

7月28日，在联合镇的第六十六次会议。

8月23日在奥尔巴尼区举行的第六十七次会议。

今年我们接收了十个新的巡回区：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叫做埃迪斯托岛，另一个延伸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部分，叫做联合区。其他的是马里兰州东岸的安妮女王县，宾夕法尼亚州的诺森伯兰，纽约州的奥特戈和萨拉托加，马萨诸塞州的斯托克布里奇；在会议记录中，名为波士顿的站点被改为林恩，另一个巡回区被称为金斯顿。

今年我们的会议记录上有几条巡回区线路，它们位于新斯科舍和西印度群岛；是我们会议派出传教士的地方。

我们接纳了50多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并为协会增加了6257名成员；今年我们还有一百二十九个巡回会。

有几位传教士来到这里；其中有詹姆斯-霍，他是第一个到肯塔基州的传教士，已经旅行了十年。

今年有四位传道人去世。“怀特-安德鲁斯，他死时充满了信心和圣灵。只要他能骑马，他就会去旅行，当他还有一口气时，他就会赞美上帝。莱缪尔-安德鲁斯（Lemuel Andrews），在主的葡萄园里做了四年的工，他保持着稳定、正直的行走，专注于工作；他最后的日子对他自己，以及他所传讲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他死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

“亚伦-哈钦森，一个理解力清晰、福音朴实、敬虔真诚的人；他的生活无可指责，作为一个传道人可以接受；他的工作是忠实的，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就结束了。在他最后的时刻，他是耐心的，不屈的，自信的”。

“埃利法特-里德，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而且不乏其用。他虚弱的系统在三年的劳作之后就失效了；他的精神很好，谦卑地与神同行。”

在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结束时，我们有以下说明：“请注意！我们的弟兄和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加谨慎地接待陌生的传教士，特别是传教；除非他们的名字在会议记录上，或者他们能出示一张羊皮纸，或由主持会议的长老，或他们可能说来自该地区的一些长老出具的证明。”



这个说明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提出的。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大，一些传道人喜欢在没有任何推荐的情况下来回走动；其中一些人没有任何资格从事传道工作。一些冒名顶替者也在全国各地旅行，他们不属于任何教派；在行为上也不像有道德的人。

在这一年里，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有了令人高兴的宗教复兴；在新英格兰各州为卫理公会的传播打开了一扇门；那里有许多人邀请我们，并派我们到他们中间布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和我们一起合作，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尽管在世界的那个地方，卫理公会遭到了极大的反对，但他们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更受尊重。

人们总是习惯于在每个主日听两次布道，所以他们很难让我们在一些地方只在工作日讲道，这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普遍的呼声是：“如果你愿意带领和牧养一个教区并在我们中间定居，我们应该很高兴有你，然后我们会听你的，并给你很好的报酬。”然而，我们在几个地方成立了社团，它们不断增加，蓬勃发展，灵魂都皈依了上帝。

今年（1791年）3月2日，约翰-卫斯理先生在伦敦城市路他自己的房子里去世。由于他是欧洲和美洲卫理公会的创始人和父亲，美国的卫理公会成员对他的死亡感同身受。在他身上我们失去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之一。他去世时还不到八十八岁。记载他生平的作者说：“当他超过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坚持每天做工。他早上四点钟起床，每天走三十到六七十英里；每天讲两、三、四次，是的，有时讲五次道，此外还读书、写作、看望病人、与朋友交谈，并监督他所到之处的社团；在所有这些劳动和关怀中，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没有任何疲倦。”

1788年6月28日，他说：“我今天进入了我的八十六岁。我有什么理由赞美上

帝，既为千百个精神上的祝福，也为身体上的祝福！我在‘无数年的奔波’中所遭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少啊！的确，我不像过去那么敏捷；我不像过去那样跑得快、走得快。我的视力有点下降。我的左眼变得暗淡无光，几乎不适合我阅读。我的右眼球每天都有一些疼痛，也有一些疼痛。我的右太阳穴（几个月以来受到的打击造成的），以及我的右肩和手臂，我把这部分归咎于扭伤，部分归咎于风湿病。我也发现我的记忆力有些衰退，关于名字和最近发生的事情；但对于我在二十年、四十年或六十年前读过或听过的东西，则完全没有。我的听觉、嗅觉、味觉和食欲也没有任何衰退，（尽管我只想以前三分之一的食物），在旅行和讲道中也没有感到任何疲倦。我也没有意识到在写布道时有任何衰败，我写布道时也是如此，而且我相信也是如此正确。

我可以把我现在的情况归咎于什么原因呢？首先，无疑是上帝的能力，使我适合做我被呼召的工作，只要他愿意让我继续在那里工作；其次，从属于这个原因，是他的孩子们的祈祷。

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归结为劣质的手段：1. 归结为——我不断地运动和换气？

2. 为我自出生以来，无论生病还是健康，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从未失眠过？

3. 为了我的睡眠，所以每当我觉得自己几乎疲惫不堪时，我就叫它，它就来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4. 为我60多年来一直在早上四点钟起床？

5. 为我五十多年来一直在早上五点讲道？

6. 为我一生中很少有痛苦，很少有悲伤，或焦虑的关怀？

即使是现在，尽管我每天都发现疼痛，在我的眼睛里，或太阳穴或手臂，但它从来不是剧烈的，而且很少一次持续数分钟。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给我的警告，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帐幕了，但无论如何，我只想说——

“我余下的日子

我在对他的赞美声中度过。

他为了整个救赎而死。

无论他们是多是少。

我的日子是他所赐的。

而且他们都对他很忠诚！”

第二年，当他（约翰卫斯理）在都柏林时，他对自己的生日发表了以下言论：“今天我进入了我的第87个年头。我现在发现我已经老了。1. 我的视力下降了，所以除非在强光下，否则我无法阅读小字。2. 我的体力衰退了，所以我走路比几年前慢多了。3. 我对人名或地名的记忆力下降了；我不得不稍作停顿来回忆它们。我怕的是，如果我为明天着想，我的身体会拖累我的思想，并因我的理解力下降而产生固执，或因身体虚弱的增加而产生胆怯。主我的神啊，你要为我回答。”

次年（1790年）的第一天，他说：“我现在是个老人，从头到脚都在腐烂。我的眼睛暗淡无光：我的右手颤抖得厉害；我的嘴每天早上都是又热又干。我几乎每天都在发烧。我的动作很弱，很慢。然而，愿上帝保佑，我没有懈怠我的工作。我仍然可以讲道和写作”。

卫斯理先生讲授他的最后一篇讲道，内容来自《以赛亚书》55章6节。“你们要趁着找到主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在附近的时候呼求他”。这篇讲道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讲的。他到最后还保持着完全的理智；就在他死前，他用所有剩余的力气喊道：“最棒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3月2日星期三上午，在一位传道人与他一起祷告后，他说：“再见”；这是他被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在10点前几分钟，当他的几个朋友跪在他的床边时，没有一声徘徊的呻吟，这位数千人爱戴的牧师进入了他主的喜乐中。

尽管美国的卫理公会感到失去了卫斯理先生；但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做自己的事，制定自己的规章，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改变我们的任何计划，或教会管理模式。



从1792年第一次定期大会召开的那一年开始，到1793年年底。

在1792年，根据年度会议记录中公布的记载，我们有18个会议。但现在会议的路线巡回区发生了变化，它们从弗吉尼亚州开始，一直到南方，然后转向并在北方结束。前两次会议是在前一年的下半年举行的：当然，在去年12月举行的会议上所处理的一些事情将被视为在今年完成的；因为它们被公布在今年的会议记录中。

第六十八次会议于1791年12月15日在弗吉尼亚州卡罗琳郡的迪肯森举行。

第六十九届会议于1791年12月23日在Lane's Chapel举行。

1792年1月21日在格林希尔（北卡罗来纳州）的第七十次会议。

2月14日，在查尔斯顿举行的第七十一届会议。

3月1日在乔治亚州的第七十二届会议。5月1日在肯塔基州的第七十三次会议。  
5月15日，在荷尔斯泰因的第七十四次。5月22日，在格林-布莱尔的第七十五次。

6月2日，第七十六会议在联合镇。6月15日在新镇的第七十七次会议。6月22日，在巴尔的摩的第七十八次会议。7月1日，第七十九次在鸭溪。7月7日，第八十次在费城。7月12日在New-Mills举行的第八十一次会议。7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八十二次会议。8月1日在林恩举行的第八十三次会议。8月15日在奥尔巴尼举行的第八十四次会议。第八十五次是大会，于11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从主教开始举行这些年度会议，到他结束这些会议，只有八个月。他是在12月15日开始的，最后一次是在8月15日。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11个新的巡回区，具体如下。

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两个，Scopealong和Trent。在南部有一个叫Highco的地方。在乔治亚州有两个，奥科尼和埃尔伯特。在纽约有两个，斯塔顿岛和蒂奥加。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叫尼德姆；在罗德岛有一个，叫普罗维登斯；在加拿大有两个，叫卡塔罗瓦和Oswegochee。

我们接纳了50多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今年有2314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但其中有几位传道人常驻一个地点，即——

本杰明-布朗，威廉-希斯，约翰-伊斯特，西洪-史密斯，迈克尔-伯德格，约翰-安德鲁，惠勒-格里森，查尔斯-哈迪，托马斯-威廉姆森，约翰-帕普，刘易斯-查斯滕，迈克尔-拉德，以及威廉-菲比斯。

两名传教士被开除出会，他们是贝弗利-艾伦和安德鲁-哈彭丁。

今年有三位传道人去世，即托马斯-韦瑟福，56岁：在主的葡萄园里做了四年多的工，身体纤弱。但最重要的是，他活出了福音，并在主里得胜而死。

彼得-梅西（Peter Massey），在宗教信仰下工作了若干年。他忠心耿耿地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三年多，并在上帝的恩典中得到了确认和确立。他是一个受苦的人，希望并获得了突然的死亡，从他的座位上摔了下来；他于1791年12月19日上午9点左右在西部水域的坎伯兰逝世。

乔治-布朗宁（George Browning），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半，是一个严肃而忠诚的人，他在平静中死去，从苦难中安息，希望得到永恒的荣耀，这是上帝应许给忠实的灵魂的。

---

此时，即1792年，我们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有大约一百名会员；这是我们在哪里唯一成立过任何社团的州。但我们现在第一次在罗德岛州成立了一个巡回会。

1792年11月的第一天，第一次定期大会在巴尔的摩开始。我们的传道人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他们从美国所有我们有巡回区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期望由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的关系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传教士们普遍认为，很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会议了，所有的传教士都可以参加。这项工作正在美国各地蔓延，而且差异很大。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通过一些永久性的规定，以防止传道人在今后的大会上聚在一起。这种劝说使更多的传道人出来，否则他们就不会出席。

此时，前一次会议的计划对我们大部分的教友，包括传道人和民众，都变得非常不令人喜欢；有的人们期望一些传道人会在这次会议上试图修复和重建它。但我们很遗憾地失望了。因为我们在一起开会后不久，主教和一般的传道人就表示要放弃这个会议，以及所有属于它的东西。主教要求在会议上不要再提到该委员会的名字。此后没有人再试图提出这个问题。

会议首先制定了一些规则和条例来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务。为此，任命了一个由最年长的传道人组成的委员会，并从工作中较年轻的传道人中选出一些人。这个委员会要在他们之间考虑问题，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意对我们的纪律形式作出任何改变时，他们要向会议作出报告。会议的管理规则之一是这样的：“制定新的规则或废除旧的规则需要会议所有成员的三分之二，但多数人可以改变或修正现行任何规则”。

此后，该委员会的人数有所增加，因为如果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反对他们大多数弟兄所通过的任何事情，当事务被提交给整个会议时，那些之前不满意的人就会积极参与辩论：在委员会中提出的所有论点都会被再次提起；这并不符合预期的目的。原本以为委员会会安排好事情，以加快工作进度；但经过

尝试，我们发现它的效果恰恰相反。于是，委员会被放弃了，任何传道人都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动议；会议根据上述规定，以多数人的声音，或三分之二的声音，视情况需要，通过或拒绝该动议。

J. O' Kelly先生对我们以前的计划和纪律形式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内容是这样的。“主教在会议上任命传道人到各自的巡回区后，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因这一任命而受到伤害，他可以自由地向会议提出异议；如果会议批准他的异议，主教应任命他到另一个巡回区。”

这个动议引起了长时间的辩论，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都很有分量，而且处理得很巧妙。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一个议题能如此充分地唤起传道人的全部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起初似乎都赞成这项动议。但最后，约翰-迪金斯先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第一。主教是否应任命巡回区的传教士？传道入是否应被允许上诉？经过一番辩论，分割问题获得通过。第一个问题提出后，没有人反对，就通过了。但当我们谈到第二个问题时，“是否允许传道入上诉？”开始出现了一个难题，即这是否应被视为一项新的规则，或者只是对旧规则的修正。如果这是一条新规则，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大家投票同意，这只是对一条旧规则的修正。当然，在所有这些冗长的辩论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并且不得不按最初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辩论的一条规则是：“每个人如果选择的话，都可以就每项动议自由发言三次”。通过划分问题，然后回到我们最初的位置，我们在那个叫做“上诉”的话题上持续了两三天。星期一，我们重新开始辩论，并持续了一整天；晚上，我们去了奥特宾先生的教堂，再次持续到接近睡觉时间，这时进行了表决，议案以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被否决。



第二天早上，当会议集合时，我们收到了奥凯利先生和其他几位传道人写给会议的信，通知我们，他们不能再坐在我们中间，因为上诉不被允许。会议于是找了几位传道人来伺候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并劝说他们恢复在会议中的席位。但是他们所有的劝说都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们不愿意来。过了一两天，奥凯利先生已经与科克博士进行了会谈，并对博士和会议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在城里又等了一两天，他和那些特别受他影响的传教士，带着他们的马鞍包、大衣和其他捆绑在肩上或胳膊上的东西，步行到他们放置马匹的地方，那里离城大约12英里。

当他们离开时，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并对其中一位传道人说，我很遗憾看到这位老人以这种方式离开，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安静太久；而是他会努力成为某个政党的领袖。然后该传教士告诉我，奥凯利先生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并反对它，他说，圣父、圣子和圣灵是角色，而不是位格，这些角色都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传道人还说，他打算让奥凯利在那次会议上为他所宣扬的错误教义接受审判；他认为他离开会议更多的是出于对被审判的恐惧，而不是因为上诉。但事实就是如此，詹姆斯-奥凯利先生再也没有与卫理公会联合起来。

在那次大会上，我们修订了纪律的形式，并做了几处修改。那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以单独的会议记录形式发表，但这些修改被记在适当的地方，并在下一版的纪律表格中发表，也就是第八版。

该版本的标题页内容如下。

“美国卫理公会的教义和纪律，1792年11月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大会上修订和批准：托马斯-科克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主持了会议。”

在主教们对美国卫理公会成员的讲话中，他们说：“我们在本版中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但这些改动丝毫不影响我们教义和纪律的本质。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经常查看和审查我们教会的整个秩序，始终以完善为目标。”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四年结束时再举行一次大会，于1796年11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我们还同意，在举行下一次大会时，所有的巡回传道人如果有充分的关系，就应该有一个席位。

会议还决定，各区应根据主教们的判断组成；但一个大区不能包括超过12个巡回区，也不能少于3个巡回区。

此外，还说：“主教应指定召开地区会议的时间”。

在“纪律形式”的第16页中，我们对编外传教士的特点作了一个解释说明。“编外传道人是指在巡回服务中非常疲惫，以至于不能经常讲道的人；但同时又愿意做会议可能指示的、他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任何事工。”

我们还有这样的规定：“如果由于死亡，没有主教在各地区旅行并行使主教职务，各地区应在各方面由地区会议和主持会议的长老管理，直到下一次大会，（只有授职除外）。”

在第四节中，有人问：“Q1. 将来如何任命主教？”

A（答）.“通过大会的选举，并由三位主教，或至少一位主教和两位长老接手。

Q. 2. “如果因为死亡、被驱逐或其他原因，我们的教会没有主教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A（答）。“大会应选举一位主教；由大会为此指定的长老，或其中任何三位长老，按照我们的按立职务，为他按立。

Q. 4. “主教的行为要对谁负责？

A（答）。“向大会负责，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他们有权因不正当的行为开除他。”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审判主教的新规则，其内容如下：问：“在大会的间隔时间内，对不道德的主教的审判应做出什么规定？

A. “如果主教犯了不道德的行为，三位巡回长老应召见他，并就这个问题对他进行审查。如果三位长老确实认为主教犯了罪，他们应从犯罪地点附近的两个地区召来两位主持长老，每位主持长老带着两位执事或长老，另外主持会议的长老应带着两位长老，或一位长老和一位执事。上述九人应组成会议，审查对主教的指控：如果三分之二的人确实认为他犯了所指控的罪行，他们应有权将主教停职，直到下一次大会。

第五节是关于主持会议的长老。这样的长老团以前从未定期建立过。几年来，他们一直由主教任命；但在传道人的心目中，这种权力是否属于他，是一个疑问。现在大会决定，应该有主持工作的长老；他们应该由主教挑选、派驻和更换。然而，关于他们形成了一条新的规则，内容如下。“主教不得允许一位长老在同一地区连续主持工作超过四年”。

首席长老的职责是在他的地区内旅行，负责所有旅行传道或在该地区的传教士；在主教缺席的情况下，更换、接受或暂停旅行的传教士：尽可能地出席

所有的季度会议；在主教缺席的情况下，主持其地区的会议。主持会议的长老由每个巡回区的盈余资金支持；但如果没有盈余，他就应与各巡回区的传道人按比例分享。

在第八节中，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则，主教或主持会议的长老可以在会议的间隙接待一位传道人旅行，直到下一次地区会议的召开。但是所有的传道人都必须由会议接待，然后才能将他们的名字印在会议记录上。在会议间歇期接受的传道人，必须有主教或主持会议的长老的书面许可。但任何传道人都不能被会议接受去旅行，除非他先从他所在的巡回区的季度会议上获得推荐。在试用期内旅行两年后，经地区会议批准，并由会议主席审查，他可以被接纳为正式成员。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有以下的注解：“如果任何传道人未经主持长老的许可而离开他的巡回区，主持长老应尽可能地用另一位传道人来填补他的位置，这位传道人的劳作应按通常的津贴从缺席传道人的季度工资中支付。”

在第九节中，我们将所有巡回传道人的工资定为以前的64美元，并临时增加他们的旅行费用。他们的旅费包括马车、马蹄铁和他们自己及马匹在路上的供给，当他们必须骑行一段距离时。

Q. “旅行传道人的妻子每年应得到什么？”

A. “如果她们需要的话，六十四元。”当时的理解是，巡回传道人的妻子与传道人本身没有平等的要求。传道人有要求，无论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有利；但季度会议要判断他们妻子的状况，如果她们不缺钱，她们就没有需要。这条规定后来被改变了，从那时起，传道人和他的妻子就有了平等的要求薪资的权利。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不允许我们的传教士为举行婚姻仪式收取任何东西；但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一项规则，允许我们的任何传教士在举行婚姻仪式时收取结婚者自愿奉献的礼物或金钱，（但不对结婚者强制收费）。

Q.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计划来分配我们的巡回牧师收到的结婚费？”

A. “在所有传道人没有收到全额季度工资的巡回区，让所有这些钱都交到管家手中，并在巡回区的巡回传道人之间平均分配。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这些钱应由地区会议酌情处理。”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有以下说明：“任何牧师或传道人不得从我们的资金或募捐中领取任何不足之处的钱财，或以任何其他理由领取钱财，除非首先准确说明他在前一年收到的所有金钱、衣服和其他各种礼物。”

这条规则的目的是使所有传道人在金钱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持平等地位。使我们之间没有妒忌和嫉妒。而是让我们像同一家族的弟兄一样，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一起工作。

为了使我们不被不适当的人以卫理公会成员的身份从远方搬迁来、强加于我们，我们向负责该地区的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警告所有从一个巡回区搬迁到另一个巡回区的卫理公会教会成员，并通知他们，如果没有巡回区传道人的推荐信，任何人都不得从一个巡回区转到另一个巡回区。’持证人A. B. 在C. 是一个可接受的成员’，——并通知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他们将不会被接受进入其他巡回区社团。”

我们发现这一规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这一指示之前，那些因行为不当而

被开除的人，当他们搬到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时，很容易进入我们的社团。

在第十节中，我们制定了一项规则，用于解决我们成员之间有关债务的纠纷。“我们卫理公会协会的两个或更多的成员之间，在支付债务或其他方面有任何争议，而有关各方不能解决时，负责巡回的传道人应调查案件的情况。在咨询了管家和领导之后，如果同意他们的建议，应向争论的双方推荐一个由原告选择的一名仲裁员和被告选择的另一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机构；这两名如此选择的仲裁员应提名第三名，（这三名仲裁员是我们协会的成员；）他们中任何两人的决定都是最终的。但如果任何一方拒绝遵守这种决定，他将被立即开除。

“如果我们协会的任何成员在债务或其他纠纷的情况下，拒绝将问题提交仲裁，由负责巡回布道的人建议，并得到管家和领导的同意，或者是与其他成员进行法律诉讼。那么，——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他将被开除”。

在我们的社团中，这种解决争端的方式对我们的许多成员有很大的帮助，既节省了开支，又维护了争斗的弟兄们之间的和平。

如今，这条解决争端的规则已经被改变了，1808年的最后一次大会是这样制定的：负责巡回的传道人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要向争执的各方建议进行仲裁；传道人不必像以前的规则所指示的那样，去咨询管家和领导。这条规则还有一个补充，就是这个：“但如果其中一方对所做的判决不满意，该方可以向接下来的巡回区季度会议提出申请，要求指定第二次仲裁；如果季度会议认为有足够的理由，他们应予以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应选择两名仲裁员，四名仲裁员应选择第五名，其中多数人的判决为最终判决；任何拒绝遵守这种判决的人，应被排除在社团之外。”

---

几年来的惯例是，每个巡回区在每个季度会议之后的星期五举行禁食日；但我们现在改变了时间，并指示负责巡回区的传道人，“注意在每个季度会议之前的星期五，在巡回区的每个社团举行禁食，并在所有的班级文件上写上备忘录。”

在第19节中，我们形成了一项规则，用于审核巡回传教士，如果他可能被指控行为不当。

Q（问）.“当长老、执事或传道人被举报犯了某些罪行时，应如何处理，——若这些罪行是上帝的话语中明确禁止的，是足以将一个人排除在恩典和荣耀的国度之外的非基督徒行为？”

A（答）.“在主教缺席的情况下，让主持会议的长老召集他认为合适的牧师，至少三位；如果可能的话，让被告和指控者面对面。如果这个人被明确定罪，他将被暂停在教会中的所有正式服务，直到接下来的年度会议；在会议上，他的案件将被充分考虑和决定。但如果被指控的人是主持工作的长老，传道人必须叫来邻近地区的主持工作的长老，要求他出席并主持审判。

“如果不能让被告和指控者面对面，但假定的犯罪者逃避审判，应被视为有罪的推定证据；从两三个证人的口中，他应被定罪。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会议也应重新考虑并决定整个问题。

Q. 2. “在脾气、言语或行动不当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

A. “犯错的人应由他的上级来训斥。如有第二次犯错，应请一位、两位或三

位牧师或传道人作证人。如果他当时没有被治愈，应在下一次年度会议上受审，如果发现他有罪且不悔改，应被开除出教会，并在会议记录中注明其姓名。

Q. 3. “对于那些持有并宣扬与我们的宗教条款相悖的教义的牧师或传教士，应该如何处理？”

A. “应遵守与严重不道德行为相同的程序；但如果犯错的牧师或传道人庄严承诺，不公开或私下传讲或辩护这些错误的教义，他应被容忍，直到他的案件被提交给下一次年度会议，由会议决定此事。

“但条件是，在上述所有审判和定罪的案件中，应允许向下一届大会提出上诉。”

上述最后一个问题和回答是为了防止错误教义的传播，这些错误教义是由 J. O' K-先生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传播的；在那之前，他费尽心思将我们的一些传道人引向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使一些传道人三位一体的教义感到困惑和迷茫。但在很短的时间内，那些留在我们这里的传道人就愉快地从他们被卷入的黑暗迷雾中解脱出来。

在第21节中，我们有以下决议。“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施洗或埋葬死者而接受礼物。”

这最后的决心从那一天起一直是卫理公会中的一个固定规则。

在第22节中，给出了以下指示，关于主日的公共崇拜。“早晨的礼拜应该包括唱歌、祷告、读旧约中的一章和新约中的另一章，以及讲道。



“下午的礼拜应该包括唱歌、祷告、读圣经中的一章，以及讲道。

“晚上的礼拜要包括唱歌、祷告和讲道。

“但在施行主的圣餐的日子，晨祷时的两章可以省略。”

我们的传道人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一规则，除了在少数地方，在大城镇或城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传道人在主日公开读一章，在第一次祷告之前或之后，而且总是在讲道之前。

在第24节中，我们看到会议提出了这个要求，它带有命令的性质，“希望传道人不要鼓励在我们的会众中唱福格调。

“我们不认为福格调是有罪的，或在私人聚会使用是不恰当的，但我们不赞成在我们的公共聚会中使用它们，因为公共歌唱是神圣敬拜的一部分，所有会众都应该加入。”

我们也有这样的指示。“建议我们的人民，不要参加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的歌唱学校”。

在这些关于唱歌的规则形成之前，我们的许多传教士，特别是在北方各州，在公众集会中唱弗格调的做法太普遍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得许多老圣徒根本无法唱歌，而在公共礼拜中唱歌的人可能完全局限于少数人；而且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特别熟悉音符和唱歌的规则。

在卫理公会中，让会众中的所有人都能唱歌，这一直是一个习俗。唱歌是神

圣敬拜的一部分，我们鼓励所有人敬拜上帝；当然我们也建议所有人唱歌。

在这次会议上，对“给乐队协会的指示”做了一些修改：在“不使用不必要的自我放纵”的指示之后，删去了“如服用鼻烟或烟草”等字样。

此后，在旅行的传道人中，使用烟草的情况比那之前更加普遍。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这对他们的牙齿有好处，另一些人说这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在以前关于审判个人成员的规则之外，又制定了以下规则：“如果我们教会的成员被明确判定为试图在我们的任何社团中挑拨离间，对我们的教义或纪律大肆抨击，那么这个犯错的人应首先被其所在巡回区的高级传道人责备；如果他后来坚持这种有害的做法，他应被逐出社团。”

会议清楚地看到，一种分裂的精神在我们的某些地方盛行，它是由一些心怀不满的旅行传教士点燃的；因此他们决定尽快设法制止它；他们完全相信，有些人留在我们中间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如果他们继续以他们所做的方式嘲笑我们的纪律和教义，比起他们与我们分离，情况会更不好。

---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再次雇用了约翰-迪金斯来监督我们在费城的印刷业务，为此他可以得到一间房子和书房，以及每年六百六十六美元三十三美分；这笔钱将从印刷业务的利润中支付。

会议还同意从我们中间印刷书籍所产生的利润中，允许科克阿斯伯里学院在

四年内得到4000美元：第一年允许800美元，其余的在剩下的三年里平均分配。但在四年期满之前，该学院被烧毁，整个款项没有用于预定的目的。

然后我们有了以下两个问题。

Q. “在下一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应从图书基金中给受困的传道人多少钱？”

A. “每年六百六十六美元六十七美分。”

Q. “在下一一次大会之前，主教应从图书基金中获得什么，用于地区学校的利益？”

A. “每年六十四美元。”

根据上述规定，我们的图书业务产生的利润应该至少达到每年2500美元。

-----

尽管我们在会议期间有一些激烈的辩论和一些令人痛苦的时间；而且我们的一些传道人被冒犯了，在会议结束前就离开了；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舒适的时间，而且我们在最后的会议中得到了主的同在和爱的高度恩惠。我们的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巨大的联合、爱和团契中结束了会议。

从我们成为正规教会的圣诞会议到这次大会，已经过去八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纪律形式被改变了，而且在许多细节上也被改变了；理事会的事务使教会陷入如此混乱，以至于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应该考虑纪律形式的

大部分内容，要么废除，要么建立，要么改变规则，以便我们都能赞同，或者与纪律中的任何内容相协调。

这次大会的进程让我们的传道人和人民感到非常满意；在我们教会的不同地区盛行的分裂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遏制。没有什么比制定计划在四年后召开另一次大会更让人满意的了；所有与我们有联系的传道人都可以自由前来参加。

今年来参加会议的一些传道人相当不满；但在会议结束时，他们完全和解了，并回到自己的巡回区，完全决心在牧师的工作和教会的团契中努力服侍。

然而，不和谐的种子已经在一些地方播下，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地区，并且已经生根发芽，我们不可能将其根除。当时与我们分离的传教士回到了弗吉尼亚州，在他们的努力下，争执的火花很快就被吹成了火焰。但是，由于上帝的仁慈和怜悯，传教士们总体上保持了“在和平的束缚中保持精神的统一”。

1793年，我们举行了19次会议；其中4次是在前一年的下半年，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

第八十六次会议于1792年11月19日在亚历山大港举行。

第八十七次会议于1792年11月25日在曼彻斯特举行。

1792年12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第八十八次会议。

第八十九次会议于1792年12月24日在查尔斯顿举行。

1793年1月10日在乔治亚州的第九十次会议。3月24日在约翰河举行的第九十一次会议。4月3日在新领土的第九十二次，在纳尔逊河。

4月15日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举行的第九十三届会议。

5月6日，在肯塔基州的第九十四次会议。

第九十五会议于5月27日在绿荆树下。第九十六次，6月9日，在联合镇。第九十七次，6月18日，在老城。

7月15日在奥尔巴尼举行的第九十八次会议。8月1日在林恩举行的第九十九次会议。8月12日在康涅狄格州的第100次。8月25日，在纽约举行的第101次会议。

9月5日，在费城举行的第102次会议。

第一百零三次，9月12日，在鸭溪。

10月22日，在科克阿斯伯里的第104次。

从举行第一次会议到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有11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在下一年的会议开始之前，没有机会把年度会议记录打印出来并分发，而且许多传道人已经在下一年的工作岗位上了；通过这种方式，与老传道人的通信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在看到会议记录之前，我们无法知道传道人的工作地点；而那时，工作地点或任命已经改变了。人们普遍抱怨会议的数量太多，而且整年都在进行：在这一点上进行改革是可取的；但主教有权指定会议的数量，以及每年举行会议的时间：我们不能安排业务，以便只举行少数会议；直到

1796年举行的大会。然后我们确定了一个较小的数字；从那时起，每年举行的年度会议从未超过七次。

在今年（1793年）举行的会议上，我们接纳了12个新的教会，它们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斯瓦尼诺（位于山脉之中）和霍河。西部地区的兴斯顿（Hingston）；以及巴尔的摩西部的华盛顿。Freehold，在新泽西州。赫基默和塞内卡湖，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康涅狄格州的Tolland和New-London。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现在被称为沃伦。缅因州的普罗维登斯，以国家的名字命名，因为在新英格兰的那一部分没有形成巡回布道。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城；乔治亚州的萨凡纳。

在萨凡纳，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保留了一位传道人，然后就放弃了，没有成立任何社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派传道人到那个城市。

---

今年我们接纳了40多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并为协会增加了1451名成员。有18位传道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些人已经旅行巡回传道了很多年。约瑟夫-克伦威尔（Joseph Cromwell）已经旅行了16年；其他人已经旅行了10到13年。

有四位传道人退出了我们的关系；其中两位，詹姆斯-奥凯利和赖斯-哈格德，继续在他们喜欢的地方旅行和讲道，他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吸引门徒跟随他们。另外两个人，约翰-罗宾逊和约翰-艾伦则自己定居。艾伦先生开始从事医疗工作，并很快放弃了传教。从那时起，他一直生活在缅因州的地区。

一位传教士（詹姆斯-贝尔，）因行为不当而被开除；两位传教士去世，即本

杰明-卡特和约翰-斯普鲁尔。卡特先生当了大约八年的宗教学教授，并在牧师岗位上工作了近六年。他是一个尖锐、热心的传道人，也是一个严格的管教者。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而且似乎不害怕任何人的脸面。他在最近的战争中受了伤，这使他在工作中受到很大伤害。他在最后的时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他于1792年8月在乔治亚州的华盛顿县去世，被埋葬在哈里斯的会议厅。

约翰-斯普鲁尔是一个简单诚实的人，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和他的工作。他旅行并传道近三年；然后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得到休息。虽然他的身体很虚弱，但他的精神却很热切地服侍主。我们希望，他能平安地去往他永恒的家。

在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结束时，我们有以下警告。“请教友们警惕冒牌货。最近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在南、北卡罗来纳州走了一遭，收了钱，用假话买了一匹马，然后消失了。如果一个传道人在旅行计划中，他将被从会议中派出；如果他是一个地方传道人，他可以从他的季度会议中被推荐。如果对任何可能以卫理公会传道人的身份出现的人产生怀疑，请将他介绍给有资格的传道人。在他被允许讲道之前，他必须接受巡回区负责人的审查”。

在上述的谨慎之后，我们有一个地区学校的计划，由阿斯伯里先生推荐给美国卫理公会的成员。这个讲话是由阿斯伯里先生起草的，而不是由各会议起草的。在讲话的结尾处公布了“为地区学校推荐的一般规则”。其中有13条规则用于指导托管人，18条用于管理学校。

一段时间后，一些这样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一个在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县；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亚德金河；一个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在乔治亚州；还有一个在肯塔基州。但其中大多数在几年内就失败了；目前，它们在这段历史中几乎不值得注意。然而，目前在弗吉尼亚州布朗斯维克县的埃比

尼泽有一所好学校。但它不是在卫理公会的指导下。首先，剩下的受托人不多，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已经离开。剩下的一些受托人也不是我们协会的人。其次，现在的老师拥有学校的全部管理权：免费拥有房子和种植园，并接收学生，按他的意愿管理他们。

今年，在许多新的教会中，宗教有了很好的复兴，为我们向各个方向扩展边界开辟了道路；但在许多老的教会中，我们有了很大的衰退。当统计社团上的人数时，我们发现我们获得的人数比七年前的还要少。

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巡回会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成立的，从那时起就有一位传道人继续在其中旅行，直到会议召开；那时它被列入会议记录。当时它有50名成员。在这个巡回区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卫理公会在现在被纳入这个巡回区的大部分地方都有过布道。卫理公会在新伦敦市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89年9月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巡回区成立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卫理公会在温德姆的第一次布道，时间是6月24日，在诺维奇市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90年6月25日。

从社团在新伦敦成立开始，到他们建起一座集会所，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他们的会所于1789年7月20日建成，框架建成两天后，即7月22日星期日下午，在会所内进行了献堂布道。

罗得岛的沃伦巡回布道，在布里斯托尔、纽波特、普罗维登斯、克兰斯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几个地方举行。毫无疑问，罗得岛的许多居民会对卫理公会成员第一次来到该州的时间感到满意。第一个卫理公会的布道是在罗德岛的查尔斯镇进行的，时间是1789年9月的第3天。在纽波特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90年6月30日。在布里斯托尔的第一次布道是在7月2日；而在普罗维登斯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90年7月4日。在克兰斯顿宣讲的第一篇卫理公会讲道是在1791



年11月11日。

罗德岛州的教会是沃伦的教会，该教会于1794年9月24日献堂，或首次在该教会传教。

自从我们第一次在罗德岛开始传教以来，已经快二十年了，目前我们在该州只有四五百名成员。我们在那个地方和我们去过的任何一个州一样没有取得什么特别不同的成功；但是我们在那里没有遇到像在大多数地方通常遇到的那样多的反对；人们也没有像在新英格兰其他州那样对我们和我们的计划有那么多偏见。在这个州，他们没有法律规定的牧师：他们也没有任何法律向人民征税以支持牧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听取传教士的讲道，并随心所欲地支付对他们的支持。总而言之，他们享有宗教自由：在这方面，他们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中最幸福的人。然而，他们并不比邻近各州的人更虔诚。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社团，他们很好地从事宗教活动，并且非常重视我们的计划和纪律。

-----  
1795年，我们接纳了省城，起初只包括科德角的一个镇。

在该镇宗教复兴之初，没有人引导或指导人们，直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信主；然后他们开始在彼此之间举行聚会，唱歌和祈祷，有时阅读圣经的一部分，或一些宗教书籍，有时谈论宗教，以及他们的经历。这样他们得到了安慰，于是继续他们的聚会了一个时期，且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鄙视，仍然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最后，我们的一位传教士在从纽约前往英属纽布朗斯维克省的圣约翰的途中，遇到了逆风，不得不驶入港口，并停泊下来。他上了岸，很快就被皈依的年轻人发现，并被邀请去讲道，在他们中间讲了几次道，

并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我们的传教士后，他离开了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波士顿，恳求我们下去在他们中间传教。我们同意在方便的情况下尽快这样做。

当我们去省城布道时，那些最近信奉宗教的人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其他许多人也参加了我们的布道，并对我们的布道方式感到非常满意。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从那时起，工作开始比以前增加了很多，有几个灵魂皈依了上帝。这个协会是在1795年夏初成立的。在协会开始大幅增长后，教友们决定为自己建造一个聚会场所。制定了计划，在远处采购了木材，用水运到镇上，然后拉到一起，开始搭建房屋。这时，迫害开始在镇上蔓延，许多人都在说反对建房的事。1795年8月25日，在夜里，暴徒们私下聚集起来，拿走了大部分的木材，把它搬到一个大山的下面，把它切成碎片，用它建了一个大笔。然后拿来一顶水手的旧帽子、大衣和长裤，并把它们塞进去，使它们像一个人，他们把这个形象固定在笔的顶部，用柏油和羽毛涂抹它。

这种行为是我们在新英格兰的那个地方遇到的最激烈的反对。但是教友们并没有因为这种反对而感到气馁。他们制定了计划，采购了更多的木材，并在同年下半年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舒适的会堂；到第二年一月就可以使用了。

卫理公会第一次在纽贝德福传教是在1795年1月30日。此后过了很多年，我们才在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协会。

我们第一次去玛莎葡萄园岛讲道，是在1795年2月5日。我们的一些传教士以前曾在该岛讲过道，他们在从纽约到新斯科舍的途中，在那里停留过。但这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第一次带着明确的意图去该岛向居民传教。在我们有传教士驻扎在那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小社团成立了，事情在一个时期内进展顺利。但最后出现了不利的变化，我们放弃了该岛，此后再也没有派过

传教士给他们。

就在1797年4月6日，卫理公会在楠塔基特岛上进行了第一次布道。一些居民曾在其他地方听过我们的传教士，但在那之前，他们从未到过该岛。第一次访问时，我在岛上呆了18天，讲了16场道。那时候，人们非常觉醒，许多人非常希望我们的一些传教士能被派到他们中间。

1799年，我们把南塔克特列入我们的会议记录，并给人们派驻了一名传教士；此后一直这样做。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并建造了一个大型会议厅。目前，他们有一个庞大的会众，岛上有166名成员。男性居民一般都是靠海为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捕鲸业；当然，他们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有机会信教。

在对我们社团的传播以及宗教在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和马萨诸塞州的进展作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将在下一个地方对我们在南方的社团中发生的困难和分裂作一回顾。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在1792年下半年举行的大会上，奥凯利先生和其他几位传教士离开大会，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然而，其中一位来到曼彻斯特会议，并同意像往常一样参加他的巡回演讲。不久之后，另一个人见到了主教，也同意参加他的巡回传道。我们很快发现，巡回传道人中只有少数人愿意离开我们，跟随心怀不满的人。赖斯-哈格是唯一一个与奥凯利一起坚定同行的巡回传道人，并继续旅行。一些当地的传道人在这位老人产生了热烈的感情，并与他和他的计划合拍。然后他们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其他会议，以便作出安排和协商措施，制定一些可能确保他们事业成功的计划；并想要在一个比卫理公会采用的更好的计划上建立自己。他们制定了许多管理教会的规则；但当他们与我们的规定相比较时，发现这些规则是有缺陷的。最后，他们放弃了所有的教会管理规则，并以（他们说的）新约圣经作为他们的规

则和政府。然后他们同意，他们在会议上形成的所有规则和计划不应具有约束力，而只是建议性的。

当时，在政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斗争和争论。在弗吉尼亚州，共和主义原则占了上风，人们认为成为共和主义者对人有利。因此，以奥凯利为首的分裂党自称为共和卫理公会。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1793年），他们开始组建一些社团，并在一种平等的计划上建立这些社团。所有的人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传道人不得凌驾于另一个传道人之上；在职位或权力上也不得高于其他传道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优越性或从属关系。他们向教会的平信徒承诺，比他们以前在我们中间享有更大的自由。并说服我们许多人离开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一些地方，他们把整个社团都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在许多地方，他们抽走了一部分人。在一些地方，他们把羊群分散开来，把人一个个分开，却没有把他们固定在自己的队伍中。

这时，心怀不满的一方开始对我们大肆谩骂，嘲笑我们，对我们说各种坏话；他们还采取了不合理的措施，以便让我们的成员反对传教士。主教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被他们所轻视。他们憎恶主教的名字。他们承认主教这个词和长老这个词在经文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他们对主教这个词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对长老这个词却很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谴责一个他们实质上赞同的词，显示了他们的软弱，或者说他们的邪恶。

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地区，分裂的精神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盛行。当时奥凯利住在该州的南部边缘，靠近该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分界线。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的一些社团感受到了这种分裂的痛苦影响，被大大分散，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们当地的几位传道人和许多私人会员被拉离我们，并转而

反对我们。各个协会被带入这样的麻烦和困难之中，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许多被我们拉走的人不愿意加入另一方。弟兄反目成仇，一个基督徒朋友反对另一个。主要的争论是关于教会的管理；谁应该管理它，或者应该以什么方式管理它。

在这黑暗和混乱的迷雾中，许多宗教人士，曾经是宗教生命和力量的热情倡导者，开始争论教会的管理，忽视宗教的职责，直到他们转向世界，完全放弃了宗教。这足以让上帝的圣徒在门廊和祭坛之间哭泣，而且是日日夜夜，看看“主的羊群是如何被掳走的”，因为这种分裂。

这些背离真理的传道人在不信教的人中造成了大量的祸害：许多人对宗教和宗教信仰者因而有很深的偏见，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讲。可以说，“外面是争斗，里面是恐惧”。

此后，奥凯利开始为那些同意由他按立的传教士按立。他谴责卫理公会的按立，并称其为“虚假的主教制度”。然而，他从卫理公会接受了按立，并从按立开始着手按立其他牧师。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独立党似乎在制造牧师方面很成功；然后他们开始衰落，并相互分裂。在大多数地方，宗教在他们增加的地方衰落了。在有些地方，人们认为他们做了一些好事。

大约在1801年，奥凯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把自己和他的党派命名为“基督教会”。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名字，并拒绝再自称“共和卫理公会”。在那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该党的成员开始自称“基督教会”。这时，他们之间就其党的名称产生了困难。他们是这样推理的。“如果我们基督教会，那就意味着除了我们的党之外没有基督徒”。他们中的一些人抗议这个教派的名称；他们中的四位传教士脱离了这个新的计划，而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县按照自己的计划联合在一起。

他们一直在分裂和分化，直到现在很难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在弗吉尼亚州的那个地方，他们以前是最多的，现在却寥寥无几；而且在大多数地方，他们正在衰落。

这里应该提到另一次规模较小的分裂，它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是由出生在爱尔兰的威廉-汗米特先生引起的。汗米特先生在来到美国之前，曾是西印度群岛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当他离开西印度群岛时，他来到查尔斯顿，并表现出一些在我们中间逗留的意愿。主教同意他留在查尔斯顿；但同时又在该市安排了另一位传教士。这是在1791年年初。在接下来的五月，汗米特先生前往北方，远至纽约市，并在那里讲道数次。然后他回到巴尔的摩，并在那里传教了相当长的时间。当他在那里时，人们发现他有一个愿望，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他想自己定居。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然后，在社团上，他离开巴尔的摩，回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汗米特先生在查尔斯顿没呆多久，就开始制定他的分离计划，并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分裂卫理公会。

在1791年年底，汗米特先生离开了卫理公会，在圣诞节那天，他在该市的集市上讲道，这是离开我们之后的第一次。从那时起，他继续在集市上或其他方便的地方讲道，但此后从未作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我们中间讲过道。

在第二年，即1792年，他把我们在该市的大部分社团都赶走了。他像以前一样传教、开会等；但对教会的管理做了一些改变，并假装采用了比卫理公会建立的更好的计划。他让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马修斯（P. Matthews）先生与他联合起来。此后一段时间，又有几位传道人加入了。但我们的旅行传教士没有一个加入他。

汗米特先生称他的政党为“原始卫理公会”。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他是按照卫理公会开始时的计划行事的。他在城里买了几块地，建了一座大教堂，并为传教士建了一栋住宅。之后，他们在城市的郊区建造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所。他们在乔治城又建了一个会所；他们的一个传教士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建了一个小会所；他们的另一个传教士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召集了大量的黑人，在那里建了一个会所。汗米特先生写信反对卫理公会，托马斯-莫里尔先生和科克博士作了答复。双方各出了几本小册子。一若干年后，汗米特先生与与他有关的传教士产生了分歧，分歧之大，使他不承认其中的一些人，而另一些人也不能与他相交；于是他们分裂，几乎一无所获。

汗米特先生在1803年5月14日病逝；这是他离开卫理公会后11年多一点的时间。他的名字从未在我们美国的年度会议记录上出现过；但他与英国会议的旅行联系已有数年。

汗米特先生去世后，他在查尔斯顿的社团被大大分散了。他在乔治镇建造的会议厅被交给了卫理公会；而萨凡纳的会议厅也很少用于公共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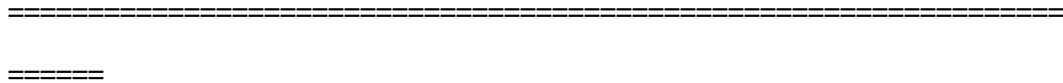
曾与汗米特先生有联系的威廉-梅雷迪思先生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建了一个会所，召集了一大批黑人，并使他们有了良好的秩序；其中许多人似乎都很虔诚。他和汗米特先生之间出现了一些困难，他们在其中一人去世前几年就分开了。

1798年的某个时候，梅雷迪思先生在威尔明顿的聚会所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与之相邻的住宅，他就住在这间住宅里。不久之后，他又建了一个聚会所，比第一个大得多。他当时希望与我们联合，并请求我们在他死后，让我们愿意负责他的协会。1799年下半年，梅瑞狄斯先生安然离世，并将他的

会所、住宅和他的协会留给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在该镇保留了一位驻扎的传教士。

这可以看作是威廉-汗米特先生所做的划分的开始和结束。

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成立的第一班白人，是在1797年12月24日加入的。当时，在该镇的白人中，有几个虔诚的人，与我们一起加入的一个人是个年轻的传教士。但那里的黑人比白人更注重宗教。



## 第八章。

从1794年开始，到1795年结束。

1794年，我们有十四次会议；其中三次是在前一年的下半年举行的。

第105次会议于1793年10月20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1793年11月15日，在彼得堡的第106会议。

1793年12月9日，北卡罗来纳州的第107会议。

1794年1月1日，南卡罗来纳州的第108会议。

4月2日，第109会议在新领土上。4月14日，在肯塔基州的第110会议。



5月26日，第111会议在波特图的米奇尔家。

6月3日，在罗金厄姆的第112会议。

6月12日，第113会议在联合镇。

7月10日，在奥尔巴尼的第114次会议。

7月25日，在林恩举行的第115次会议。

9月4日在康涅狄格州的第116次会议。9月22日，在纽约的第117次会议。10月5日在费城举行的第118次会议。

这些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历时11个半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它们是：马里兰州的联邦区；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

我们接纳了四十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但是我们的会员人数减少了2135人。这是十四年来我们的人数第一次减少。

今年我们从旅行团中流失的传道人几乎与加入旅行团的人数一样多。根据会议记录，我们有29位；两位离开了卫理公会，即耶利米-科斯登和杰特罗-约翰逊；四位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即西蒙-卡莱尔、大卫-理查森、詹姆斯-约翰逊和大卫-瓦莱乌；四位死亡，即菲利普-考克斯、亨利-伯切特、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怀恩。

菲利普-考克斯是英国人。他做了大约14年的旅行传教士，在这段时间里，他

走遍了美国的几个州。他说，有一次他觉得很不舒服，以为必须放弃旅行；但当他为自己称重时，发现自己有100磅重。他说：“在我体重达到100磅的时候，永远不会有人说我放弃了旅行”。他是一个有伟大精神的人，理解力快，判断力强，热爱团结。他经常在许多人的钦佩中祈祷和布道，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结婚；但一直到他去世都在旅行。在他生病的时候，1793年9月1日星期日，那是一个他很少感觉到的、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和安慰的日子。第二个星期天，他在平静中离开了。

亨利-伯切特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布朗斯维克县；他已经旅行了五到六年，是一个亲切、快乐、有用的人。他在肯塔基州和坎伯兰的危险岗位上无偿献血了四年。在1798年的会议上，他的胸部疼痛，肺部流血；然而，在征得主教和会议的同意后，他冒险去了他的岗位，在那里他面临着印第安人和当时流行的小痘的危险。据说他于1794年2月在西部水域的坎伯兰非常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他是那些自由地离开安全、安逸和繁荣，为灵魂寻找和受苦的名流中的一员。他的温顺、爱心、劳作、祈祷、眼泪、布道和劝诫不会很快被遗忘。

詹姆斯-威尔逊，是马里兰州东海岸人。他做了大约15年的宗教信仰者，并做了近6年的巡回布道。他的虔诚、祈祷和劝勉都非常好。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告诉他的几个朋友，他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了极大的慰藉。1793年10月，他在马里兰州东海岸的教堂山离开了人世。我们有理由希望他死于安宁。

约翰-怀恩，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他曾在附近旅行了四年。他是一个善于演讲和自然口才的人。他是一个苦难的儿子；但他一生正直，愿意为之奋斗到最后。当他无法在各地旅行时，他在温彻斯特有一个站点，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在病了大约七天后，他于1794年4月27日安然入

睡。

---

在年度会议结束时，公布了一项建议，即在1795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由我们所有的联合社团举行禁食日活动。

会议还建议，在1795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举行感恩节。会议要求，在这些日子里，所有的世俗事务都应放在一边，以便能像主日一样庄严地保持。

这一年在南方各州的卫理公会成员中发生了很大的麻烦和痛苦，部分原因是发生了前一章中提到的分裂，部分原因是许多地方盛行一种不安和躁动的精神，包括我们的地方传教士和私人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争辩说，当地的传道人应该在我们所有的会议中拥有一个席位和投票权；另一些人说，应该有一个平信徒成员的代表团。

我们认为，有税收的地方就应该有代表；但我们没有向任何人征税。我们只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并确定了一些管理教会的计划，以及照顾那些将自己置于我们照顾之下，并且仍然愿意接受我们管理的人。

尽管我们的协会在许多老巡回区遇到了困难和麻烦，因为那里的人都很堕落，但我们在新英格兰各州的不同地区得到了主的极大恩惠。

许多灵魂被唤醒，并通过我们的事工被带到神面前。我们的道路也被打开，在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传道。

今年我们在波士顿以上的两个新巡回区，即奥兰治和菲奇堡，是在任何教派

中都很少有宗教活动的地方。人们愿意听我们讲道，一般来说，我们有很多会众。在我们在他们中间讲道几个月后，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劳动有了一些成果，灵魂愉快地皈依了上帝。

在这里有必要注意一下卫理公会传入缅因州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未开发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我们最初最大的成功是在那些人们定居稀少，很少能听到任何形式的布道的地方。在有固定牧师的地方，人们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喜欢听我们讲道；但当时在缅因州很少有固定的牧师，除了在靠近海岸的旧有定居地区。

在1793年8月1日举行的林恩会议上，我本人被任命到缅因州，在那里旅行，或在我认为最好的地方形成一个巡回区。由于那里从来没有卫理公会的传教，我们没有人给我们一个关于这个地方或人民的具体说明；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需要传教，而我们旅行和传教的方式将非常适合该州的那个地方。

1793年9月，我从林恩出发，前往世界上一个陌生的地方，是那里的第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

缅因州的第一次卫理公会布道是在9月10日，在一个叫萨科的小村庄。在那之前或之后，那个地方从未因宗教而非常有名。

从九月到年底，我走过了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我最远到了佩诺布斯科特河口的卡斯廷，然后沿河而上到了上游定居点，当时就在被称为“老城”的印第安人定居点下面；从那里经25英里的池塘回到肯尼贝克河，然后再到桑迪河，再回到哈洛韦尔，然后再到波特兰。

虽然我对人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且必须自己预约，但我几乎每天都

在讲道，而且有很多集会人群要来听。在查看了那个州之后，我认为最适合组建巡回区的地方是在肯尼贝克河的西边。因此，这个巡回区就成立了，并被称为Readfield。这是卫理公会在这一地区形成的第一个巡回区的名称，它比我们在新英格兰的任何其他巡回区都要大200英里。它从哈洛韦尔延伸到桑迪河。

毫无疑问，如果知道卫理公会成员第一次在该地区和邻近城镇中传教的确切时间，会让人们感到有些满意；因此我将说明我们第一次在每个城镇开始传教的时间。1793年10月13日，卫理公会的第一次布道是在哈洛韦尔；15日在桑迪河畔的法明顿；17日在新沙伦；18日在芒特；19日在哈洛韦尔；21日在温斯洛普；22日在蒙默斯。这些是我们在该巡回区的所有城镇讲道，直到下一年的年初。

1794年1月29日，我们第一次在悉尼讲道；2月11日在法耶特；12日在利弗莫尔；14日在韦恩；21日在切斯特维尔；26日在杰伊；3月5日在瓦萨堡；7日在哈林；9日在温斯洛。11日在Norridgwock；12日在Canaan，12日在Clinton；13日在Fairfield；4月6日在Green；6月2日，在New Vineyard；16日在Strong，17日在Avon；7月3日在Leeds；14日在Lewis-Town。12月3日，我们第一次在斯塔克斯布道，4日在安森布道。

我们在这一地区讲道没多久，宗教就复苏了，人们开始询问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得救。在几个人通过卫理公会的帮助而改变了信仰，许多老信仰者的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他们中间成立一些社团。我们加入的第一个社团（这也是缅因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卫理公会社团）是在蒙茅斯，大约在1794年11月1日。第二批加入的社团是在Readfield，之后不久又在Monmouth。此后，在该地区的不同地方成立了几个协会。

缅因州为卫理公会建造的第一个会所是在雷德菲尔德，该会所是为卫理公会建造的。

这是在1794年秋天开始的，到12月1日几乎已经覆盖。第二个是在蒙茅斯的工程，于1795年开始。

我们第一次在该地区举行主的圣餐，是在雷德菲尔德，在1794年12月14日。第二次是在蒙茅斯，在同一个月的25日，也就是圣诞节。

在Readfield的会议厅是在1795年6月21日奉献的。但蒙茅斯的会议厅直到1796年5月的最后一天才被奉献出来。

缅因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季度会议是在蒙莫斯举行的，会议于1795年6月23日开始。

在缅因州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雷德菲尔德，于1798年8月29日开始。我们有十位巡回传教士参加，大约有200名信徒。从那里的人第一次听到卫理公会的声音到现在还不到五年时间；但在他们开始与我们联合后，他们就蓬勃发展，迅速增加，以至于现在我们在一次会议上可以收集到大约200名协会成员。当我们在1795年，即从我们加入第一批成员的时候算起大约8个月后，对社会上的人数进行统计时，我们有268人。

缅因州的第二个巡回区叫波特兰；我们偶尔在那里讲道已有一段时间，并在1795年初正式成立了巡回区；但直到7月举行的会议上才将其列入年度记录。卫理公会第一次在该巡回区的一些城镇开始讲道，情况如下：我们第一次在波特兰讲道是在1793年9月12日，13日在弗里波特。1794年1月9日，在巴克斯顿；10日，在戈勒姆；4月7日，在佩杰普斯科特，7日也在新格鲁斯特；7月2

日，在特纳；16日，在格雷；12月27日，在法尔茅斯；1795年12月11日，在斯卡波罗。

第一个班级大约于1795年10月1日在波特兰镇成立。1795年12月4日，在波特兰举行了该教区的第一次季度会议。我们在这里主持了主的圣餐，这是该巡回区的第一次。

在该地区为卫理公会建造的第一个会议厅是位于法尔茅斯的会议厅，该会议厅于1797年6月19日献纳。

在缅因州形成的第三个巡回区叫做佩诺布斯科特，包括佩诺布斯科特河的两岸。约书亚-霍尔先生是该教区成立后前往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是1795年从新伦敦会议派到那里的。

卫理公会成员第一次在属于该巡回区的城镇讲道的时间如下。1793年9月29日在佩诺布斯科特；10月1日在巴克镇；5日在奥林顿；6日在汉普顿；7日在法兰克福；9日在二十五英里池塘，1795年4月18日在班戈；6月4日在联合河；5日在蓝山；8日在展望；9日在贝尔法斯特；1797年7月11日在卡斯廷；14日在维纳海文。1797年7月14日，在福克斯岛的维纳黑文成立教会。

在上一年过程中，佩诺布斯科特地区的宗教发生了巨大的复兴；大约从夏天的第一个月开始，它在几个城镇蔓延：许多人声称被唤醒和改变，一些基督徒声称成了圣。我想，自从那地方有了第一批定居点以来，从来没有过如此亲切的圣灵浇灌在圣徒和罪人身上的情况。许多顽固的罪人被征服了，并被带入神的孩子的自由之中。在这次复兴中，有一件事对该州那一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新的和陌生的。有些人在被定罪时，会无力地倒在地上；有些基督徒在非常高兴时，会失去四肢的功能，无力地躺了一段时间。但人们普

遍承认这项工作是出于神。

1796年，我们在肯尼贝克河口附近建立了另一个名为巴斯的新教区。传教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斯镇度过；但最远也要到联合镇去。卫理公会第一次在巴斯传教，是在1793年9月15日。而在联合镇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93年9月22日。我们在巴斯的工作并不像在其他许多地方那样成功：关于定居牧师的争议很大；双方的争论都很严重。在Union，有一项好的工作开始了，灵魂被唤醒，被带到了上帝面前：从那时起，宗教在那个地方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发展。

卫理公会第一次在托马斯镇布道时是在1795年6月11日。从那时起，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团，一些灵魂被带到了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第一次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宗教的前景非常渺茫；那些喜欢宗教的人相当普遍地反对我们，害怕我们的计划会损害宗教事业；然而我们在他们中间工作没多久，主就给我们的事工盖上了印章，并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许多灵魂得到了改变。同年，即1796年，我们在肯尼贝克河的上游城镇组成了一个巡回区，并称这个巡回区为肯尼贝克；但现在它被称为诺里德格沃克。我们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许多人至今都有理由祝福上帝，因为我们曾经在他们中间传过福音；也因为他们曾经在我们中间重生。

1797年，我们在缅因州的低处设立了一个新的巡回区，并以巡回区中心所在河流的名字命名为“Pleasant River”。卫理公会在该地区的第一次布道是在1795年4月26日，在普莱森特河；4月27日在马奇亚斯。5月的第一天，卫理公会的人在Moose-Island讲道。28日在Chandler's river；31日在Steuben。6月1日在东湾，6月2日在戈德堡。而在1796年，我们于5月6日在法国人湾的沙利文首次讲道；5月7日在特伦顿；10日在沙漠山的伊甸园；13日在塞奇威克。这就是卫理公会在世界那个地方的开始。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巡回会就从普莱森特河撤走，并固定在联合河。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的传教士并没有深入到欢乐河那样的地区，而是在联合河继续进行最低限度的巡回。

1800年，我们去了缅因州的另一个地方，叫贝瑟尔，它位于安德罗斯科金河的高处；并且去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新定居城镇和定居点。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国家的未开发地区时，我们发现只有少数人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恩惠。我们在许多艰难困苦下劳作；有许多事情使我们灰心。但主站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面前开路，并在人们的眼中给我们以恩惠。不久之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也看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对卫理公会在缅因州的开始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并特别介绍了在我们第一次开始在该地区传教后的几年里，卫理公会在该地区的各个地方的传播情况。我们必须承认，这项工作为主的。

1809年，我们在缅因州有18个巡回区，社会上有2848名成员，前景令人高兴。在这些地方，有相当数量的传道人被提拔起来，还有一些人正在上来帮助主，对抗罪恶。

我们现在来看看新罕布什尔州的卫理公会；它是联盟中最后一个我们组建社团的州。第一个巡回区叫切斯特菲尔德，位于该州的西南角，靠近康涅狄格河，该河将新罕布什尔州与佛蒙特州分开。在该州成立的第一个协会是在1795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在切斯特菲尔德。当时，只有少数人觉得有自由与我们联合；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几个人投了票；其他地方也很快成立了其他协会。直到1796年，这个巡回会才被列入年度会议记录。

此后一段时间，在该州更高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叫兰达夫的巡回区；在那个地

方，宗教非常兴旺，许多灵魂很快被带入神的儿女的自由之中；主的工作在人们中间大大传播。

卫理公会在该州的第一次布道是在朴茨茅斯，在1790年7月15日。从那时起，我们偶尔在该镇讲道；但直到去年，即1808年，从我们第一次在那里开始讲道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我们从未做过任何特别的安排。在去年，我们的一位传教士在该镇站住了脚，并买下了一个以前由另一个教派占用的旧会所；他有一个很好的会众来听他讲道。我们可以认为1808年是卫理公会在朴茨茅斯镇的开始。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在波普林有一个协会。卫理公会第一次在该镇讲道是在1795年10月17日，第二天，他们第一次在布林特伍德讲道。我们继续偶尔在波普林讲道，直到最后人们联合起来，建造了一个供卫理公会成员使用的会议厅：在那之前，他们没有公共礼拜的房子。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该州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现在（1809年）在那里有多达9个巡回区，有一到两千名会员。目前，我们在该州做的好事似乎比以前更多了。对我们有利的一个优势是该州的法律发生了变化，这些法律曾经迫使人们付钱，或支持城镇或教区的固定牧师。但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付钱或不付钱，而且我们发现有许多地方比以前更适合我们传教。

我们在佛蒙特州成立的第一个巡回会，叫做Virshire。这个教会是在1796年被列入会议记录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该镇和许多邻近的城镇传教，但没有成立任何社团。我们在本州有一些属于其他州的巡回区的社团。但弗尔郡是该州内形成的第一个巡回区；它从康涅狄格河附近的城镇到蒙彼利埃，再到流入尚普兰湖的洋葱河以北。我们在那个巡回区讲道的许多地方，都是相当新的定居点：房子很小，而且分散在全州各地。传教士们不得不遇到许

多困难，忍受许多艰辛。但有一件事可以弥补所有的困难，那就是人们喜欢在白天或晚上参加聚会，对传道人非常友好。最棒的是，罪人很快就被唤醒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成为了上帝宠爱的快乐对象，并热心地参与其中，尽力帮助推进主的工作。

从那时起，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新地区取得了相当大的繁荣。

在本章的前几页中，我已经简要介绍了卫理公会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的开始和传播情况；但这只是一个草图。如果要全面介绍所有的宗教复兴，所有的协会成立，所有的年轻传教士兴起，以及我们遇到的所有反对和迫害，就会写满一本书。由于这是一部简短的历史，我已经向读者叙述了开始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是，除非是亲眼目睹，否则没有人能够对主在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数以百计的人以前是臭名昭著的恶人，现在却变得文明、清醒和虔诚了。为了让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感到满意，我认为应该提到我们第一次在特定城镇传教的时间，以及我们第一次组建社团的时间。

现在，我将按照我的总体计划，对整个卫理公会的历史进行研究。

1795年，我们只有七个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前一年的下半年举行的。

第119次会议于1794年10月20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1794年11月25日在彼得堡举行的第120次会议。

第121会议在查尔斯顿，1795年1月1日。5月1日在肯塔基州的第122会议。

7月15日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第123会议。

9月22日在纽约举行的第124次会议。第125届会议于10月5日在费城举行。从这些会议开始到结束的12个月内，只有几天的时间。今年我们参加了以下的巡回会议，这些会议以前没有记入我们的年度会议记录。缅因州有两个，即佩诺布斯科特和波特兰。在马萨诸塞州，省城。康涅狄格州的庞弗莱特。在纽约州的Otsego；还有一个在加拿大，叫做Niagara。

今年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对巡回区进行编号，这与我们过去几年的习惯相反。我们吸收了45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从旅行团中失去了40名传道人，其中有些人已经旅行了很多年。考虑到我们失去的那些人的地位，我们今年的队伍不如去年强大；尽管我们有更多的传道人去旅行和工作，32名传道人找到了，3人离开了我们，5人死亡。死亡的人是哈迪-赫伯特、约翰-阿海尔、托马斯-博伊德、埃默里-普莱尔和西蒙-米勒。他们的部分简历如下。

“哈迪-赫伯特，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但在南卡罗来纳州长大，靠近布罗德河畔。他在16岁的时候就信了基督。他年轻时就开始旅行，在神的工作中劳作了大约六年；在此期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的几个巡回区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北部地区旅行。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演讲者。他是上帝教会的一名长老。由于身体虚弱，他不愿意四处旅行；于是他去了诺福克，在那里结婚。不久之后，他生病了，在短暂的病痛之后，他去世了；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是在上帝的敬畏和眷顾下，于1794年11月20日，在他25岁的时候去世。

“约翰-阿海尔，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他有温顺的精神，是个热心的人。他身体虚弱，但在信仰和爱中却很坚强。他旅行了大约三年，然后于1794年11月

离开了人世。他当时大约26岁。

“托马斯-博伊德是教会的一名执事。他出生在欧洲，于1794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县去世，在他从事公共工作的第四年。他是一个具有温柔精神的人，死前受到很多疾病折磨。在通过纯真的生活和谈话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虔诚之后，他平静地走向了他漫长的家。

“埃默里-普莱尔，是教会的一名长老。他是马里兰州东岸人，1795年5月去世，大约旅行传道了6年。他是一个身体非常瘦弱的人，在过去的四年里饱受折磨。他是一个具有优秀精神和正确判断力的人。他被疾病苦难折磨得筋疲力尽，在甜蜜的安宁和安慰中结束了他在地球上虚弱的生命，死得与他的生命相称。他当时大约四十五岁。

“西蒙-米勒，是宾夕法尼亚州人，出生在兰开斯特县，是德国人的后裔。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忠实地做了四年的工作。他是一个具有深厚经验和有用天赋的人。他能说德文和英文。他于1795年9月在特拉华州的米尔福德离开了人世，令人惋惜”。

---

我们发现今年的会员人数比去年少了6217人。这样的成员流失是我们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我们大部分地区都有一种不安分的精神，许多人因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分裂而分散了。

今年，我们的会议记录的形式有了改变。社团上的人数被记在传道人的岗位之前。这种方法从那时起就被普遍采用了。

在会议结束时，有人指示在1796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由我们全美国的所有社团举行公开禁食，并在随后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举行感恩日。

1795年下半年，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成立了第一个协会，然后第一次开会，尽管我们已经工作了大约26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全美都有协会。

从1796年开始，包括第二次大会，到1799年底。

1796年，我们有八个会议；七个年度会议和一个大会。其中两次会议是在前一年的年底举行的。

第126次会议于1795年10月20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11月24日，在弗吉尼亚州梅克伦堡的塞勒姆教堂举行的第127次会议。

1796年1月1日，第128会议在查尔斯顿。4月20日，第129会议在新地区。9月20日在康涅狄格州的汤普森，第130次。

9月30日在纽约举行的第131次会议。

10月10日在费城举行的第132次会议。

第133届会议是一次大会，于10月20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今年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在西部会议的范围内，谢尔比和洛根；在缅因州，巴斯和肯尼贝克；在新泽西州，梅角。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巡回区我们称为切斯特菲尔德，在佛蒙特州的巡回区称为弗尔郡。

---

今年，我们接纳了三十多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并从旅行传道人的队伍中失去了40人；其中28人找到世俗工作；9人死亡；2人退出，1人被开除。死去的人是雅各布-布鲁斯、斯蒂芬-戴维斯、威廉-杰索普、鲁本-埃利斯、理查德-伊维、弗朗西斯-阿卡夫、约翰-贾雷尔、扎多克-普里斯特和本杰明-阿伯特。我们以前从未在一年内失去如此多的老传道人。

雅各布-布鲁斯，是长岛人。他做了大约十年的巡回传道人。他是一个积极热心的属上帝的人，是秩序和联盟的伟大朋友。他在讲道和祈祷方面非常努力。但由于长期患有炎症性咽喉炎，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工作。他所到之处深受教友们的爱戴和尊敬。1795年9月，他在纽约死于流行性热病，年约33岁。那些认识他的人毫不怀疑，他是在主里死去的，现在从他的劳作中安息了。

斯蒂芬-戴维斯是弗吉尼亚州格洛斯特县人。1795年8月，他在诺福克死于黄热病。他当时大约30岁。他做了大约7年的巡回传道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拥有很强的记忆力。他被说服参与了那些在弗吉尼亚州南部制造分裂的人，但他很快就被真相说服了，成为我们这个团体的秩序和政府的忠实和成功的捍卫者，并极大地帮助促进了我们这个团体的联合。当他有能力时，他经常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当他去世时，他留下了他的衣服和钱财，分给属于弗吉尼亚会议的旅行传教士。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是在上帝的敬畏和宠爱中死去的。

威廉-杰索普，是特拉华州苏塞克斯县人。他已经旅行和传道了大约11年，是一个非常朴实和虔诚的人。他的劳作超出了他的体力；他曾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旅行并传教。他还花了几年在英国的新斯科舍省和新布伦瑞克省传讲福音。他是一个心地

温柔的传道人，说话时非常有活力。他在去世前曾说过，几年来他没有听过任何卫理公会传道人的布道，没有在布道中或多或少地流过泪；然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不记得在他自己布道时曾流过泪。1795年下半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县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非常高兴，在吃了点东西润口后，他翻身说：“够了。荣耀，荣耀，荣耀；”然后平静地死去。

鲁本-埃利斯（Reuben Ellis）已经旅行和讲道了大约19年，在此期间，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讲过道。他的讲道很有分量，很有力量；他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不求自己的安逸，只求神的荣耀和人的救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结了婚，但仍继续在话语和教义上劳作。他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他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牧师工作。他身材高大，但体型很瘦。他的最后一站是巴尔的摩，1796年2月，他在那里结束了他的战争。

理查德-艾维是弗吉尼亚州苏塞克斯县人；他已经游历和传教了17年左右。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从新泽西州到乔治亚州的南部地区，他是一个敏捷而坚实的人，讲道时也很有活力。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正准备安顿自己的时候，他生病了，在1795年下半年去世。

弗朗西斯-阿卡夫，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库尔佩珀县，在田纳西州的沙利文县长大。他于1795年8月在肯塔基州去世，享年25岁。他已经旅行了两年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深受家人和基督徒朋友的爱戴。

约翰-贾瑞尔是一个心地诚实的人，忠于他的牧师工作，考虑到他对家庭的负责，他身体的虚弱和痛苦，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为上帝的教会服务。他走遍了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东岸的所有线路。他保持了他作为牧师和基督徒的品格，是一个平实而生动的传道人；是纪律、秩序和联合的朋友。他旅行



和讲道约十年。他最后一次生病的时间很短；1796年6月，他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去世。

Zadock Priest，康涅狄格州人，已经旅行和传道两年多了；但患了肺病，这使他无法在他被任命的地方巡回传道。然后他回到了他的朋友那里。他的身体很快就以肺病告终。他回到马萨诸塞州的诺顿，在那里被关了大约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表示对上帝的恩惠有强烈的信心，对未来的救赎没有任何怀疑。他于1796年6月22日在和平中去世，享年27岁。

本杰明-阿博特，在成为巡回传道人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在去世前大约旅行了七年时间。他在当地做了多年的传道人，经常一次旅行几个星期，要么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么是代替另一个传道人。他在新泽西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等地进行了大量的旅行。他有一种孩子般的单纯：拥有伟大的信仰和对上帝毫不动摇的信心。作为一个演讲者，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他的语言是非常规的；比一般人更不符合常规；但他的演讲是有能力的，是圣灵的表现。他在许多灵魂的定罪、皈依和成圣方面为神所拥有。他是美国的奇迹之一，不是任何人的翻版，而是一个不寻常的圣化工作的狂热者，并在所有场合和所有会众中宣讲它。他是一个天真、圣洁的人，他的整个灵魂常常被上帝的力量所淹没。他最后的劳作是在东岸，在那里他的力量衰竭。然后他回到了新泽西的朋友家；在那里他躺了很短的时间，只要他还能坚持，就会大声呼喊，赞美上帝；然后在1796年8月去世。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和福音工作的记录被出版了，这本书被称为《阿博特的生活》。

---

今年，我们分别对各州的社员人数进行了统计，情况如下。

今年我们失去了2627名成员。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10979名成员。这种减少主要发生在中部各州，特别是分裂精神最盛行的地方。

我们的大会今年在巴尔的摩举行，会议于1796年10月20日开始，在会议上我们有120名巡回传道人是该会议的成员。在我们完成会议事务后，我们在传道人离城前将会议记录公布出来，以便他们可以将其带到他们的几个巡回区。

当时，我们的纪律形式有了一些改变，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定。

会议同意，过去称为地区会议的年度会议，今后应称为年度会议；我们的整个联系被划分为六个年度会议。

第一个被称为新英格兰会议。

第二，费城会议。

第三，巴尔的摩会议。

第四，弗吉尼亚会议。

第五，南卡罗来纳州会议。

第六个是西部会议；

每个会议的范围都是固定的：但如果主教认为合适，他可以在缅因省再开一个会议。在这一规定制定之前，主教有权自行决定指定会议的数量。

我们还制定了一项规则，让所有仍在受审核的传道人在年度会议召开期间继续留在他们的巡回区，在这种时候，除了那些有正式关系或将被接受为正式关系的人，其他人不得出席。

我们还首次起草了一份契约，并在我们的总会议记录中公布，以更好地保护我们所有的聚会场所；并决定在符合不同州的法律的情况下，将其实施。我们的结论是，每个聚会场所契约有九名、七名或五名受托人。

契约的开头如下：本契约，于本主年今日订立，等等。契约的全文可参见《纪律形式》，第197页。

我们制定了以下规则，即每个巡回执事在有资格担任长老职务之前，应行使该职务两年；但在传教士的情况下，如果年度会议认为合适，则有权提前选举长老职务。

我们还同意改变我们的阿米尼亚杂志的名称，将其称为卫理公会杂志。这样做了，工作持续了两年，然后就停止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首次在费城设立了特许基金，该基金仍在继续，并为我们的联系带来了收益。它的内容如下。

Q. “对于受苦的旅行传道人、旅行传道人的家人、年老体衰的传道人以及传道人的寡妇和孤儿，应进一步提供什么规定？”

A. “应设立一个特许基金，由我们的朋友自愿捐款支持；其本金应在受托人的指导下出资，而利息则在大会的指导下按照以下规定使用，即——

第一。”在任何一年内，不得将超过64美元的款项用于巡回传道人、退休人员或单身传道人的使用。

第二。“在任何一年中，不得将超过一百二十八美元的款项用于任何流动的、退休的或已婚传道人的使用。

第三。“在任何一年中，不得使用超过六十四美元的款项，供任何巡回传教士、退休传教士或去世的传教士的每个寡妇使用。

第四。“在任何一年内，不得使用超过16美元的款项，用于巡回传教士、退休传教士或传教士的每个孩子或孤儿。

第五。“长老和监督巡回的人，应是这个基金的募捐人和收款人，等等。

第六。“如果可能的话，这些钱应通过汇票，通过邮政手段，运送到我们在费城的总账房，由他支付给基金的受托人：否则应带到下一次的年度会议上。

第七。“在1798年8月1日之前，不得从基金中提取任何款项。

第八。“然后将利息分成六份，每个年度会议都有权根据之前规定的条例，从基金中提取第六份。如果在一个或多个会议中，某一年从基金中提取的部分少于六分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同一年举行的其他年度会议，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应有权根据上述规定从基金中提取以前会议未使用的剩余利息：主教们应把关于该年的基金利益的必要信息整理报告。

第九。“传道人基金的现有库存，应投入特许基金。

第10。“在支付了书本上的债务，并为开展业务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后，我们的书本销售的产品收益应定期支付给特许基金。

第11.“巡回传道人每年对传道人基金的认购，应保留用于特许基金可能无法达到的特殊情况。

我们不需要迫切要求我们的仁人志士来促进这一伟大的慈善事业。我们很清楚，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适当的启示，他们自己的感受就会占上风。我们在山区、西部水域和一般贫困地区工作的弟兄们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这仅仅是因为缺乏一些既定的基金，使我们协会有能力的成员可以安全地将他们的仁爱之心存放起来，用于传播福音。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许多疲惫不堪的传道人，其中一些人因其为拯救灵魂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而迅速消耗了他们的力量，被带入了深深的困境；我们传道人的寡妇和孤儿有时会陷入极端的困境，他们本可以生活在舒适之中，甚至是富裕之中，享受家庭生活的甜蜜，如果那些一方面是丈夫，另一方面是父亲的传道人，不爱他们的救主胜过妻子或孩子，或者生命本身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以血泪来哀叹，我们已经失去了几十位最能干的已婚牧师——他们像好的家仆一样，在任何场合都能从他们的库房里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他们却不得不从一般的工作中退休，因为他们看到如果他们继续巡回传道，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面前除了痛苦和毁灭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我们相信，在上帝的祝福下，目前的制度将大大减轻我们的负担，甚至使我们完全摆脱这些巨大的弊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在这一重要时刻，我们朋友的心会被调动起来，他们的手会被伸出来；而且会有足够的供给，使这些慈善对象免于匮乏，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和愿望。

”

随后，会议为特许基金选择了九名受托人。特许基金公司章程如下。

公司章程。

救济和支持美国卫理公会流动、退休和逝去的牧师和传教士及其妻子和子女、

寡妇和孤儿的基金托管人。

### 第一条。

规定并宣布，本公司的名称、规格和名称应为：“救济和支持（美国）卫理公会的流动、年长和逝去的牧师和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寡妇和家人）的基金受托人。”上述受托人由约翰-迪金斯、托马斯-哈斯金斯、雅各布-贝克、亨利-曼利、伯顿-华莱士、乔赛亚-卢斯比、休-史密斯、凯莱布-诺斯和科尼利厄斯-科米吉斯组成，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他们的资格和任命如本文所述。在此，他们被赋予充分的权力，以实现本文中提到的和宣布的仁慈和慈善目的。

### 第二条。

规定并宣布，上述受托人及其继承人，通过上述名称、方式和所有权，在法律上能够采取、接受、拥有、持有、占有和享有所有和所有方式的土地、物业、租金、年金、特许权和世袭财产，以及任何一笔或多笔资金，以及任何方式和方法。

任何个人、政治团体或法人，按照捐赠人的意图，并根据本文中提到的和宣布的目标、条款和条件，向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提供、授予或转让的货物和动产的一部分。以上述名称、方式和头衔，在法律上能够在任何法院，在任何法官、司法人员面前，以各种方式的诉讼、申诉、恳求、理由、事项和要求，以及其中的所有事项和事情，起诉和被起诉，辩护和被执行，与本联邦内任何其他人、政治团体和法人可以或能够做的一样充分和有效。

### 第三条。

规定并宣布，如果上述教会的任何一名或多名成员死亡、辞职或被开除会籍（根据上述教会的巡回牧师和传教士在其大会上不时通过的规则和纪律）。或他们的继承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余的受托人有责任提名双倍于上述可能出缺的席位，并以书面形式向上述教会的巡回牧师和传教士在他们的下一次大会上作出陈述。他们的责任是在那时从上述受托人提名的全部人员中选择并以多数票任命一名或多名人员（视情况而定），以填补该空缺。

为了永远保持九位受托人的数量，在每一个这样的选择和任命中，都应由上述大会发出一份证书，由其主席签署，并由其秘书加签，发给上述公司的受托人。每一次这样的选择和任命，都应由上述大会出具一份证书，由他们的主席签署，并由他们的秘书加签，发给上述公司的受托人，其中包括这样选择和任命的人的姓名，上述证书应登记在上述公司的账簿上。这样选出和任命的人应被赋予上述公司成员的所有权力和豁免权，但条件是，在他或他们如上所述被选举和任命之前至少五年没有成为上述教会的成员（根据上述规则和纪律）的人，以及至少25岁的人，没有资格成为上述公司的受托人或董事。

#### 第四条.

规定并宣布，上述公司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以处理其必要的事务），时间和地点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判断为最方便和适当。在这样的会议上，他们应有权在管理他们的事务时，按照他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必要的方式，为他们的治理制定细则、规则和条例；而且在每次这样的年会上，他们应着手选择，并以多数票任命他们中的两人，担任上述公司的总裁和秘书，他们可以在上述公司的大多数人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每年继续任职。

## 第五条。

规定并宣布，如果在此后的任何时候，大多数受托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契约或其他方式，授予、讨价还价、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属于上述公司的任何不动产或个人财产的任何部分或地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责任在下次大会上向上述教会的巡回牧师和传教士提出书面陈述，他们应在那时判断这种拟议出售的必要性或合宜性。如果三分之二的牧师和传道人在上述会议上同意，则上述大会应发出证书，由他们的主席签署，并由他们的秘书会签，宣布这种批准和同意，并说明要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财产的种类和金额。该证书应转交给上述受托人，受托人应将该证书记录在上述公司的账簿中，但条件是，上述受托人应（在方便的情况下）将这种特许销售所产生的资金归于其他证券和财产，根据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判断，这将是具有成效和安全的。此外，由上述资金产生的年利息和收入应专门用于本文中提到的和宣布的方式和用途。

规定并宣布，现在或今后任何时候属于上述公司及其继承人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年租金、利息和收入，应由他们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卫理公会巡回牧师和传教士的大会上（不时）独家管理和控制。在此，上述牧师和传教士被授予充分的权力，在这里提到和明确宣布的目标、限制、用途和目的下，对这些钱进行分配和指出使用方式。

## 第七条。

规定并宣布，在此打算设立的基金的目标和设计，是明确用于缓解美利坚合众国卫理公会的流动和退休或逝去的牧师和传教士的痛苦，并提供他们的不足，他们仍然与大会有关，并继续受大会的命令和控制。也用于救济这些牧师和传教士的妻子和子女、寡妇和孤儿，而没有其他用途、意图或目的。



#### 第8条.

规定并宣布，任何一年的拨款不得超过六十四美元，用于流动的、超龄的或退休的单身牧师或传道人的使用；同时，在任何一年中，用于流动的、超龄的或退休的已婚牧师或传道人的金额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八美元。在任何一年中，用于支付本文前面提到和描述的牧师和传教士的每个寡妇的费用不得超过六十四美元；另外，在任何一年中，用于支付本文前面特别提到和描述的牧师和传教士的每个孩子或孤儿的费用不得超过十六美元。

#### 第9条.

规定并宣布，不得以任何借口从此处打算设立的基金中提取任何款项，除非是为了使用和目的，并在此处明确提到和宣布的限制和约束下，但是，上述公司的受托人及其继承人有权不时地提取和使用属于上述基金的资金，只要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可能需要支付上述公司业务的所有必要费用。

#### 第十条.

规定并宣布，受托人有责任促使定期和公正地保存（为此目的而提供的账簿）下列各项的账目。

上述公司的资金，以及关于资本股的种类和数额及其年利息和收入，以及所有和每一笔或每几笔钱，应不时从中提取，以达到目的，根据限制。此外，上述受托人及其继承人有责任在上述牧师和传教士的每次大会上，准备并向他们提交一份上述基金的事务报表，供他们检查和审查。上述报表应由主席签署，并由上述公司的秘书会签，以证明其公平和正确。

---

如今，第一批受托人中的一些人已经辞职或去世：目前的受托人是：

雅各布-贝克，总裁。

托马斯-哈斯金斯，财务主管。

凯莱布-诺斯。

休-史密斯。

Joseph L. Inglis，秘书。

亨利-福克索尔。

威廉-洛伯

塞缪尔-哈维。

莱缪尔-格林。

如果有人希望通过遗嘱向该基金捐款，最好以下列方式表达。

“我向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卫理公会宪章的主席和受托人提供并遗赠美元，以及每年的利息和收入，由他们按照他们所依据的条款中提到的方式和规定的目标使用。”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愿意为这个有价值的机构捐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了几千美元。一些宝贵的遗产也通过遗嘱留给了这个基金的受托人。特许基金的价值每年都在增加。目前（1809年）它为我们许多处境困难的传道人提供了救济。

我们现在形成了几条关于当地传道的规则——

1. “任何地方传道人在其所在巡回区的季度会议上经过审查和批准之前，不得获得传道的许可；许可应以下列文字起草，即“某某向我们申请自由在我们的巡回区作为地方传道人讲道；经过对他的恩赐、恩典和有用性的适当询问，我们判断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可以为此目的获得许可；因此我们授权他讲道。”

2. “在任何一个人被季度会议许可为地方传道人之前，他应带着他原来所加入的协会的推荐书。

3. “当地的传道人从获得正规执照起，传道四年，并获得纪律形式第一章第四节所指示的证明，就有资格担任执事的职务。证明书必须由三位长老、三位执事和三位传道人签署。

“代表季度会议签署，会议主席N. M.”

-----

在1808年的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修改；现在是这样的：“地方传道人从获得正规执照起，传道四年，并获得所属巡回区季度会议的证明，经过适当的审查，由主席签字，秘书会签，他的品格在之前的审查中通过，并获得年度会议的批准，才有资格担任执事。”

1796年，我们首次制定了一项规则，在特定情况下向当地传教士提供一些津贴。1. “每当地方传道人代替巡回传道人的位置时，应按其时间支付一笔与巡回传道人的津贴相称的款项；如果他所代替的巡回传道人生病或必须缺席，则该款项应由巡回会在下一次季度会议上支付；或者，在其他情况下，从巡

回传道人的津贴中支出。

2. “如果当地传教士因在巡回区的服务而在世俗环境中受到困扰,他可以向季度会议提出申请,后者可以在解除巡回传教士及其妻子的津贴和所有其他常规津贴后,给予他他们认为适当的救济。”

同时,我们形成了一个审判当地传道人的规则,内容如下。“如果有人对当地的传道人,或当地的执事,或长老提出指控,负责监督该教区的传道人应召集附近三个或更多的当地传道人,或因缺乏当地传道人,召集同样数量的领袖或劝勉者。如果他们,或他们中的大多数,经适当的检查,判断上述的地方传道人、执事或长老,犯了这样的罪行,或宣扬了这样的错误教义,需要中止他在我们教会中的一切职事,负责巡回的传道人应相应地中止他的一切职事,直到接下来的季度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每一种情况下,如果按上述方式聚集的会议认为上述地方传道人、执事或长老有罪,下一次季度会议应着手对他进行审判,并有权根据他们的判断,对他进行清算、谴责、停职或开除。审判开始时,主持会议的长老,或负责监督巡回的传道人,应任命一名秘书,他应定期记录审判的证据和程序;这些记录在宣读和批准后,应由上述主持会议的长老或传道人,以及上述季度会议的成员,或他们中的多数人签署。

“在定罪的情况下,被定罪的当地传道人、执事或长老,应被允许向下一次年度会议提出上诉,但他必须向上述季度会议表明其上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主持会议的长老,或监督巡回区的传道人,应将上述审判的记录提交给上述年度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上诉的当地传道人、执事或长老可以出庭;上述年度会议应根据提交给他们的上述审判记录作出判断和最终裁决。”

在上述规则形成之前，当地的传教士在被指控时都会受到审判。

他们是社团的成员，被审判时就像他们只是私人成员（平信徒）一样。

我们还制定了以下关于销售和使用烈性酒的规则，等等。

“如果我们协会的任何成员零售或提供烈性酒，并因此在他的屋檐下发生任何混乱的事情，负责监督巡回的传教士应像处理其他不道德行为一样对他进行起诉；被指控的人应根据他的行为，像处理其他不道德行为的指控一样，得到清算、谴责、暂停或排除。”

---

当时，人们认为应该选举和按立另一位主教，会议投票决定在这次会议期间进行。投票结束后，在选择或选举一个人按立为主教的方式上出现了困难；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科克博士请求将这一事务推迟到下午进行。当我们在下午开会时，博士主动向我们提出，并答应以最好的方式为我们服务，完全听从他的美国弟兄们的安排，在他们中间生存或死亡。会议最后同意了博士的提议，并得出结论说，如果博士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两位主教，而不需要按立第三位主教，以前关于选择另一位主教的投票被取消了。博士然后给了我们以下的书面文件。

“我将自己完全献给我的美国兄弟，为他们服务，我的一切，以及我在各方面的才能和劳动；没有任何心理保留。无论怎样，在他们中间劳动，并协助阿斯伯里主教；在他在场的任何时候都不派遣传教士；但在他不在时，经他同意，我举行会议时，行使一切主教职责，并在有空缺时，访问西印度群岛和法国，若我可以抽身而出。”

[签名, ] THOMAS COKE。

会议室。

巴尔的摩，1796年10月27日。

---

12月4日星期日, 当会众下午聚集在巴尔的摩市Light-Street的教堂做神圣的礼拜, 传道人正在向他们讲道时, 从外面传来了火的呼喊, 火势在教堂附近爆发; 火焰很快蔓延到教堂, 在很短的时间内, 上帝之家被烧毁; 位于教堂附近的传道人的房子也被严重损坏。学院或校舍也被烧成了灰烬。这场火灾对财产的破坏, 与科克阿斯伯里学院被烧毁的时间相差不过12个月。

1797年, 我们有七个会议。年度会议记录上只指定了六个, 但人们认为最好把1796年在弗吉尼亚举行的会议和今年举行的会议都包括在内, 这样就会有七个会议, 通过这种方式, 会议将被改变, 以便将来在南方开始, 在北方结束。根据以前大会的规定, 我们在一年内不能有超过七次的会议, 除非有足够的教会组成会议。

第134次会议于1796年11月15日在弗吉尼亚的马布里教堂举行。

1797年1月5日在查尔斯顿举行的第135次会议。5月1日在肯塔基州的贝瑟尔学校举行的第136次会议。

9月19日, 第137会议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尔布拉姆。

10月10日，第138会议在鸭溪。

10月2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第139次会议。

第140届会议于11月25日在莱恩教堂举行。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参加了以下的巡回活动：缅因州省的欢乐河，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桑威奇和玛莎葡萄园。

我们的人数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但今年我们又开始增加，我们增加了1999名成员。

我们接纳了大约40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审核，我们从旅行联系中失去了47人；其中43人被找回；2人被开除；2人死亡，即约翰-拉根和阿尔伯特-范诺斯特朗。

1. 约翰-拉根，爱尔兰人。他做了大约七年的巡回传道，在此期间，他在马里兰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旅行，也在新斯科舍州旅行。他是教会的长老，作为基督徒和牧师，他都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是一位有用的牧师，而且非常喜欢阅读。去年8月在访问费城时，他得了黄热病，9月初，在他回到新泽西州的贝瑟尔巡回区后不久就去世了。

2. 阿尔伯特-范诺斯特朗，纽约州长岛人，约40岁。他开始旅行传道，最后在工作中去世；在年度会议记录中，他被授予了良好的品德评价。

今年我们有如此多的传道人，以至于我们不能很好地供应巡回区，或在新的地方扩大我们的边界，如我们希望的那样。

10月19日，位于巴尔的摩市Light-street的新聚会所举行了落成典礼。它建

在一块毗邻的土地上，10个月前，原房屋在这块土地上被烧毁。

大约在这个时候，黄热病在许多大城镇盛行，以至于我们不能方便地在每年的秋季在这些城镇举行我们的会议。因此，我们今年指定在费城举行的会议无法安全地进行。由于通知及时，会议就在鸭溪举行。于是，主教和广大传道人认为最好将举行年会的时间从每年的秋季改为春季。为了实现这一改变，今年的会议记录中增加了弗吉尼亚州的会议；当然，该会议的传道人的职位也在同一份会议记录中记录了两次。

在这个夏天，阿斯伯里先生因严重的痛苦而体力不支，他的许多朋友对他的生命感到绝望。他有一段时间被限制在家里；当他发现自己能够旅行时，他只从一个朋友的家里到另一个朋友的家里去。他就这样一路向北走到了纽约以外的地方，在那里他的体力不支，他同意停下来，不再走远；并放弃了参加9月19日开始的新英格兰会议的所有想法。他给我写了一封悲痛的信，谈到他身体的痛苦，以及他因传道人和上帝在新英格兰的工作而感到的焦虑；此外，他还请求我在会议结束后去找他，和他一起旅行，或者在他自己不能去的情况下去南方的任命工作。他说他已经做了祷告，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旅行，或者接受他的任命。

威尔布拉姆的会议选择了我来主持这次会议，并让传道人进驻。会务的进行令传道人满意，和平和爱在我们中间弥漫。在会议结束时，传道人给了我一份证明，表示他们赞同拟议的计划，“让我与主教一起旅行，在他不能出席时填补他的任命。”——在获得会议的满意推荐后，我向北方的传道人告辞，前往南方，与阿斯伯里先生会面，并与他一起前往鸭溪、巴尔的摩和弗吉尼亚的莱恩教堂参加会议。我做了主教的主要工作，除了派驻传道人的工作。会议普遍赞同我与主教同行，并赞同我协助他处理会议事务，做会议记录等。



弗吉尼亚州的会议要求阿斯伯里先生停止旅行一季，他最后同意了。但他只打算停几个星期，然后再来见我。停下来后，他发现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决定不再走下去。于是他写信给我，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并尽我所能；因为他不得不拒绝去南方。

1798年，我们举行了七次会议。由于前一年已经制定了计划，我们现在开始在南方举行会议，以便我们能够在一年的春天，在疾病的季节到来之前，参加那些在大城镇指定的会议。

第141次会议于1798年1月2日在查尔斯顿举行。

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塞勒姆会议厅，第142届会议。

5月1日，在荷尔斯泰因的第143号会议。

5月2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第144次会议。

6月5日在费城举行的第145次会议。第146次于8月29日在缅因州的Readfield。

9月19日，在马萨诸塞州格兰维尔的第147次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其中一个在纽约州的后部，叫做南戈；还有一个在佛蒙特州，叫做维根。我们还派了一位传道人到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

今年我们增加了1506名会员，这是一个很好的增长。我们接受了大约25位年轻传道人的试讲。我们失去了16名旅行团成员；12人定居，1人离开我们，3

人死亡，即詹姆斯-金、迈克尔-威尔逊和约翰-迪金斯。

詹姆斯-金是维吉尼亚州格洛斯特县人。他的旅行和工作主要是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有很好的理解力和极大的热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非常积极地传道，上帝的工作在他的传道下得以恢复。1797年，他在查尔斯顿死于黄热病。他去世时大约25岁。他深受宗教界人士的尊敬，既是基督徒又是属耶稣基督的牧师。

威尔逊（Michael H. R. Wilson）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从未被接纳为正式成员；但与我们通常的习惯相反，他的死亡被记在会议记录上，并给他一个简短的角色。他出生于1770年10月27日，于1798年4月24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特拉斯堡离开人世。他在苦难中忍耐，在灵魂中享受平静。在与死亡的痛苦斗争中，他以主为乐。

约翰-迪金斯是英国人，在伦敦市出生并接受教育。他于1774年首次加入弗吉尼亚州的卫理公会，并于1777年被接纳为巡回布道者。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于1781年定居于此，此后再也没有定期走过一圈；但在他定居两年后，即1783年，他在纽约驻扎下来，在那里他作为驻扎的传教士持续了数年，并且是我们图书业务的监督者。1789年，他被派往费城担任图书代理，监督我们的印刷业务，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798年9月27日，在他52岁的时候，因黄热病结束了他有用的生命。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头脑灵活的人，是一个健全而严密的推理者，也是一个非常平实、实用、尖锐的传道人。他特别注意自己的职责，在家庭和内室里都非常认真地进行祷告活动。他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检查员和校正员，技巧和忠诚度都非常高。他以守时和正直的态度处理他的全部业务。他带着不寻常的喜悦和平安结束了他的生命，并对永生有充分的把握。卫理公会的全体成员对他的死亡有更深感受，这比我们所知道的或在我们中间死去的任何

其他传道人的死亡感受更深。

---

今年在Readfield举行的会议，是我们在缅因州所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许多人因此而来，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传道人被按立的那一天。那天有几个人带着他们的马车，带着蛋糕等来卖；他们中的许多人显得很无序，就像他们在公开拍卖会上，或者在庭院上一样。在会堂里没有人打断我们，但许多人来回走动，没有注意到会议的情况。

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有十位旅行的传道人，他们在爱和事工的工作上非常团结；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宗教复兴的好报告。

在格兰维尔会议的范围内，我们有超过1000名成员加入该协会；其中有200多人在佛蒙特州加入我们。

在这一年里，我们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协会开始建造一个会议厅；在那个地方，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完成了它；但他们在支付方面的困难非常大。

今年，我尽可能正确地记录了我们所有当地传道人在不同巡回区的情况；我无法从每个巡回区获得正确的记录；但我发现我们的联系中大约有850名当地传道人；只有269名巡回传道人。我们在美国总共有大约1119名巡回传道人和当地传道人，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愉快地联合起来做同样的工作；努力拯救他们自己，以及那些听他们讲话的人。

在所有850名地方传教士中，有些人只获得了讲道的许可，有些人被任命为执事；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是旅行者，在教会中担任长老。

1799年，我们只有6个会议，而且是在南方开始的。

第148次会议于1799年1月1日在查尔斯顿举行。第149次会议，于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琼斯教堂举行。

第150届，5月1日在肯塔基州的贝瑟尔学院。

第151次，5月1日，在巴尔的摩。

6月6日在费城举行的第152次会议。

第153届，6月19日，在纽约。

从这些会议开始到结束，只有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会议记录很快就在民众中流传开来；传道人和民众对此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传道人的驻扎地点；并知道谁在一年结束前就已经死亡或失去。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大约四十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验。但是我们从旅行中失去了几乎同样多的人。有29名传道人恢复，有3名死亡。死去的人是约翰-诺曼-琼斯、威廉-威尔克森和希西家-卡尔文-沃斯特。

琼斯先生是弗吉尼亚州人，做了八年多的巡回传道。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讲道时很有活力。他的衣着和举止都很朴素。他饱受苦难，身体虚弱，几乎被苦难折磨得筋疲力尽，但他不愿意离开上帝的工作；当他无法在南方的季节变化中旅行时，他先是驻扎在乔治镇，然后是查尔斯顿：在这些地方，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基督的牧师。在他最后的苦难中，他似乎通过耶稣基督对上帝有着毫不动摇的信心。他于1798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

顿市去世。

威廉-威尔克森 (William Wilkerson) 是弗吉尼亚州人；他于1793年成为一名巡回传教士，并于1798年在该州的格洛斯特县结束了他有益的一生，患了短暂的胆汁热。当他第一次发烧时，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病将会导致死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表现出对人或手段的渴望。从我们在他的生活和死亡中所能发现的一切来看，他是耶稣基督的好牧师。

希西家-卡尔文-沃斯特于1793年被接纳为巡回传道人。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走了几圈后，他主动提出要去上加拿大传教，在那里，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神所拥有和尊重。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有很好的理解力，在他的传道工作中非常热心；但他的身体很瘦弱，不能忍受所有旅行的艰辛，以及他在传道中的巨大努力。他在加拿大工作的地方，神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复兴，这使他的工作和讲道超过了他身体的承受能力。当他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时，他于6月从加拿大回到家中，得了肺病，并在随后的11月6日去世，那是1798年。他是忍耐和顺从神的旨意的典范，在他所有的疾病中都表示出对神的爱。当他快讲完时，他的父亲问他，他对主的信心是否仍然坚定：他回答说：“是的，坚定！坚定！”在他去世前不久，当他的身体力量迅速衰竭时，他说：“我越是接近永恒，天堂就越是照耀着我。”

---

今年，我们参加了以下巡回布道，乔治亚州的奥科尼和圣玛丽；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布罗德；弗吉尼亚州的卡纳瓦；纽约州卡尤加的莫霍克和普拉茨伯勒；佛蒙特州的埃塞克斯、惠廷厄姆和温莎；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克和梅里马克；以及西北地区（现在的俄亥俄州）的迈阿密。

我们的边界在这一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为我们开辟了更远的道路，并派遣更多的工人进入主的葡萄园里。今年，我们的社团增加了1182名成员。在我们整个社团中，无论是传道人还是民众，都普遍存在着极大的和平与和谐，宗教大复兴的前景比几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令人高兴；在一些地方，宗教有了很好的激荡，许多灵魂被带入神的儿女的自由中。

1月，乔治-克拉克去乔治亚州的圣玛丽传教，如果可能的话，要形成一个巡回区。他发现不同地方的人们完全缺乏各种形式的讲道；当他去讲道时，他不得不指导人们何时站立，何时跪下，等等。一些年长的人说，他们一生中从未听过布道，也未听过祈祷。我想他主要旅行的两个县，即格伦和卡姆登，当时对上帝的公共崇拜的了解比美国其他地区都少。然而，在这一年结束之前，一些人成了持续的听众，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大的改革，其中一些人真正皈依了上帝。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即1799年12月23日，有一个协会在该镇成立了，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这是有史以来在该镇组织的第一个班级。一段时间后，该协会建造了一个方便的聚会场所；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位传教士一直驻扎在该镇，只为该协会服务。

在这一年里，托比亚斯-吉布森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纳奇斯，在那个地区传讲福音。他是我们第一个进入世界上那个未开垦地区的传教士。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并没有被任命到那个地方；但他感到自己的思想被吸引到这个国家新定居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去拜访它，他一有机会就这样做了。事后他很满意，主派他到那个地方。他热心的劳作和热切的祈祷很快就结出了果实；灵魂被唤醒，被带到了上帝面前。他去那里的行为得到了1800年初举行的会议的高度赞扬，当时他被定期任命为同一地点的传道人。

---

这一年，主教和费城会议定期任命Ezekiel Cooper作为编辑和总管，在已故的John Dickins的房间里监督图书事务。

在清偿图书公司的债务时，手中的大部分资金已被付清，属于图书基金的主要部分是未偿债务，尚有待收回：因此，会议决定，在图书公司的债务得到清偿之前，不应再向其签发汇票。缴付资本应足以继续开展业务而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窘迫。虽然传道人需要图书基金的一些援助，但我们认为最好是在我们慷慨之前，首先清除业务中的所有负担，然后再分配任何利润。

从1800年开始，包括第三次大会，到1803年底。

1800年，我们举行了八次会议；然而其中一次是一般性会议。

第154次会议于1800年1月1日在查尔斯顿举行。

第155会议，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布朗特。

第156届，4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在荷斯坦。

第157次，5月1日，在石头教堂。

第158届会议是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一次大会。

第159会议，6月2日，在鸭溪。

第160届，6月19日，在纽约。

第161次，7月18日，在林恩。

这些会议都是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举行的，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具体如下。密西西比州的纳奇斯（Natchees）；南卡罗来纳州的奥兰治堡（Orangeburg）；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俄亥俄州的西奥塔（Sciota）；纽约州西部的切南戈（Chenango）；新罕布什尔州的兰达夫（Landaff）；缅因州的伯特利（Bethel）；以及加拿大的大河。

今年我们接纳了超过四十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审核，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旅行传道人团中失去了31人：24人转为驻扎牧师，3人退出了我们的关系，4人死亡；即威廉-厄尔利、托马斯-海蒙德、本顿-里金和罗伯特-博纳姆。

威廉-厄尔利是弗吉尼亚州人，在贝德福德县长大。他在当地做了几年的传教士，然后在1796年作为一个巡回者接受了审核。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传道人。他的工作得到了上帝的肯定，并给许多灵魂带来了祝福。人们认为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纽伯恩得了黄热病；但他继续旅行，直到热病严重到他被迫躺在路边，那里的一个邻居发现了他，请他去他家，他去那里躺在床上，几天后于1799年9月死于热病。在死亡的时刻，有人说他在上帝那里很快乐。在他身上，教会失去了一位忠诚、勤奋、有用的仆人。

托马斯-海蒙于1790年被录取受审核；后来退出工作，于1796年定居。两年后，他又开始了旅行，在旅行了一年多后，于1799年6月13日去世。他是一个举止朴素的人，似乎拥有非常善良的心。他是一个庄重正直的人，经常讲道，旅行的次数超过了他的虚弱身体所能承受的。他在最后的痛苦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这种痛苦持续了大约15天；然后他胜利地死去。

本顿-里金是马里兰州东海岸萨默塞特县人。他的身体很苗条，在他年轻的时



候，一直习惯于久坐不动的生活。他是一个有相当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活泼、有用、可接受的传教士。他于1799年9月在费尔点去世。他做了12年以上的巡回传道。

Robert Bonham是Hezekiah Bonham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位福音的传道人。他是一个行径正直的年轻人；在他的事工中很活跃，并积极履行他的职责。他于1793年开始旅行，但他在去世前只做了几年的编外人员；在去世前的三年里，他的生命一直在肺病中徘徊。在他快走的时候，在大会上，他说他认命于上帝的旨意，并感到他的灵魂在上帝的爱中很快乐。他于1800年6月在巴尔的摩去世。

尽管今年我们吸收的传道人多于流失的传道人，但我认为我们的供应不如以前，因为我们只吸收了年轻的传道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本都是牧师中的重要劳力，而且很有资格引导主的羊群。

今年我们增加了3543名成员，这对那些为拯救宝贵的灵魂而日夜操劳和奔波的人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今年，我们有156名巡回长老，他们的名字被印在年度会议记录中，定期轮换：最年长的巡回传道人被列在第一位，以此类推，直到最年轻的长老被列在最后。但那些部分时间在当地的人，都被记录在名单的底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有这个† 标记，以便他们可以从其他长老那里知道。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中的第6个问题和答案有一个改动，它是这样印刷的。

Q. 6. “谁是主教？”

A. “托马斯-科克，弗朗西斯-阿斯伯里，理查德-瓦特科特。”

今年我们举行了第三次定期大会，会议于5月6日在巴尔的摩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我们有119位传道人出席，他们是该会议的正式成员。

在那次会议的传道人开会前一段时间，阿斯伯里先生曾说，当他们开会时，他将辞去卫理公会的监督员职务，并在会议中与长老们平起平坐。他写信给该会不同地区的几位传道人，告诉他们他的意图；并让其他传道人写信给他们的牧师弟兄，告诉他们他打算辞职。此外，他还写了辞呈，打算一开会就把辞呈交给会议，并在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他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无法承受职务上的劳累。

当会议召开并着手处理事务时，他们首先讨论了阿斯伯里先生的情况，问：“鉴于阿斯伯里先生因身体虚弱而表示打算辞去他在我们教会的职务，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

A(答). 1. “大会认为他们对阿斯伯里先生负有许多重大的义务，因为他为这个团体提供了许多重大的服务。

2. “本次会议恳请阿斯伯里先生在其体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担任卫理公会的总监督之一，继续提供服务。”

阿斯伯里先生告诉会议，他的身体和精神仍然很虚弱，但比之前的一段时间要好得多；尽管他曾倾向于辞去他的职务，但现在他觉得愿意做任何他能做的事情来为这个团体服务，以及会议可能对他的要求。

随后，科克博士获得了再次返回欧洲的自由，条件是一旦他的业务允许，他

应尽快返回美国；或者，最远在下次大会之前。

然后我们进行了以下问答：Q. “鉴于阿斯伯里先生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允许他在美国进行广泛的旅行，而这一情况是需要的，本次会议将为他提供什么进一步的帮助？”

A. “另一位主教应被选举并被祝圣。”

问：“选举主教的过程应以何种方式进行？”

A. “通过投票”。

随后，人们就新主教应拥有的权力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有些人认为，他应该在老主教的指导下行事，并受其管辖；但最后决定，他们应该处于平等地位，成为联合监督者。

随后，会议开始投票选举主教。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人获得多数票。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计票员报告说，Richard Whatcoat和Jesse Lee的票数相同。他们进行了第三次投票，理查德-沃特科特以四票多数被宣布为正式当选。

1800年5月18日，Richard Whatcoat被按立为主教，由Coke博士、Asbury先生和一些长老执行接手礼。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同意将巡回传道人等的津贴在每个季度提高四美元；这将达到每年80美元，而不是64美元。我们还同意为传道人的孩子和孤儿提供一些津贴。当时形成了以下全部条例。

1. “巡回传道人的年度津贴为八十美元，以及另外报销他们的旅行费用。
2. “巡回传教士的妻子每年的津贴为八十元。
3. “巡回传道人的每个孩子七岁之前每年可得十四美元，从七岁到十四岁每年可得二十四美元。然而，这一规定不适用于传道人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家庭在各自的巡回区有其他途径可供养。

“退休的和编外的传道人的津贴应是每年八十美元。

“退休的和编外的传道人的妻子的年度津贴应为80美元。

“旅行的、退休的、逝去的和编外的传道人的寡妇，每年的津贴为80美元。

“旅行的、退休的、逝去的和编外的传道人的孤儿，如果可能的话，年度会议应通过他们所能设计的方式，每年给予16美元。”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为上述津贴筹集物资；该计划的一部分以前已经使用过，另一部分则是全新的。我们称之为传道人基金，或传道人对基金的认捐，一般为每年两美元，将用于这一目的：此外，还将向年度会议交代主持婚姻的款项。在付给他们的巡回传道人之后，管家们手中有多少剩余的钱，每个负责巡回的传道人要进行的所有公开募捐，这些信息都要带到会议上去。每次年会都要进行公开募捐；这些钱连同特许基金等产生的利润将被用于弥补传道人及其妻子、寡妇和子女的津贴。

随后，会议对建造或租用住宅供已婚巡回传道人使用作出了如下指示。

1. “大会建议巡回传道人，建议我们的朋友在每个巡回区购买一块地，在上面建造传道人的房子，并至少配备重型家具；并将其安置在由季度会议正式成员指定的受托人身上；——根据我们的《纪律处分条例》中公布的契据。

2. “大会建议乡村巡回区在无法满足上述要求的情况下，为已婚传道人及其家人租赁房屋，（当他们分别驻扎在其巡回区时），并建议年度会议在巡回区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协助补足这些房屋的租金。”

会议选举Lemuel Green和Henry Foxall为特许基金的受托人，以取代已故的John Dickins和辞职的Cornelius Comegys。

在审判我们成员的规则中做了一个小的改动，今后由私人成员（教会会众）来判断被指控的人是否有罪；在协会认定他有罪后，主事的传道人要根据我们纪律形式中规定的规则对他进行判决。但是，如果传道人向被告人的清白或罪行的判断与教会会众不同，他可以将此事提交给下一次季度会议，由会议决定。

在这之前，我们的传道人要说明他们收到的所有私人礼物，无论是金钱、斗篷，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对他们的支持；而且这些钱要作为他们的部分生活费，否则就要在下次会议上用来弥补其他传道人的不足。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同意，传道人可以接受任何礼物，而不需要说明。

现在决定应该有七个年度会议，而新英格兰的会议应该被划分。一个应被称为新英格兰会议，另一个应被称为纽约会议：并确定了每个会议的界限。然后说：“让每个年度会议为主教的津贴支付其相应的部分”。这是第一次为支持主教的工作制定常规计划；以前，主教的大部分支持来自私人朋友；不足的部分一般由特定的协会来弥补。

另一条规则是这样规定的：“每届年会的会议记录，应由为此目的选定的秘书保存；上述记录的副本应送交大会。”

我们还制定了一项关于下一次大会的新规则，其内容如下。“任何传道人都无权作为成员参加下一次大会，除非他有正式关系，并且已经做了四年的巡回传道”。在这之前，我们所有被接纳为正式成员的传道人都无权在大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他们可能只旅行了两年。

在我们中间形成了一个关于授予有色人种或黑人执事职位的新规则，其内容如下。“主教们已经得到大会的许可，可以在我们的非洲教友为敬拜上帝而建造的房屋中任命当地的执事；只要他们中有一个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并且他能得到他所属社团三分之二的男性成员的选举，以及负责的牧师和他在城市或巡回区的同工的推荐。”日期为1800年5月20日。

这条规则目前在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中鲜为人知，因为它从未印刷过；但它是一条已经存在了九年的常规规则。当这一规则形成时，有许多传道人，特别是来自南方各州的传道人非常反对；但大多数传道人投票赞成，它就被通过了：一些反对的人提出，它不应该被印在我们的纪律表格中，并获得了会议的投票，只在期刊上刊登，大多数传道人反对它被公开。费城的理查德-艾伦于1799年6月11日被按立为执事，他是美国卫理公会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按立的有色人种。此后，在纽约和费城又有几个人被按立，还有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林奇堡。由于这个规则在我们的传教士中还不为人所知，我认为应该把它公布出来。

我们指定下一次大会将于1804年5月6日在巴尔的摩市召开。

当大会在巴尔的摩举行时，传教士们对该地宗教的辉煌复兴的开始非常有用。会议结束时，传道人在巨大的和平与爱中分手，并在美国不同的地方继续工作。

会议期间在巴尔的摩发生的宗教复兴，特别是在老城开始的，人们在一个私人房子里举行聚会，一些传教士在每天下午参加他们的聚会。有几个人信了主。然后工作开始蔓延，在不同的聚会场所和不同的私人住宅中，白天和晚上都有灵魂信主。老基督徒们被奇妙地鼓动起来，更认真地向神呼求，在城里停留了几天的传道人都被爱的火焰所感染。该镇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感受到这样一个从主的同在中得到更新的时刻了。年轻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们中的许多人从黑暗转向了光明，从撒旦的力量转向了上帝。

大会结束后约两周，我们在鸭溪十字路口举行了年度会议；许多年轻的信徒和巴尔的摩的老基督徒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似乎是一个深受主宠爱的地方，神的能力很快就在人们中间得到了奇妙的展示，许多灵魂在短时间内被带到了神的孩子的自由里。会议位于一个私人房子里，而当地的传教士、年轻的巡回传教士和其他的人几乎一直在会议厅和私人住宅里进行聚会。有一次，会议厅里的会议持续了45个小时，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中断。当传道人出席讲道时，人们尽量保持安静，直到讲道结束；但有些时候人们会爆发，在大声赞美上帝的时候，以至于无法听到演讲者的声音：当他们沉默不语直到布道结束时，他们通常会立即发泄他们的满腔热情，几分钟后，房子里就会响起赞美的歌声。就这样，他们日夜不停。有些人在几乎疲惫不堪的时候，会在晚上或午夜回家，睡上一觉，然后一旦醒来，就会在晚上的任何时候匆匆忙忙地再次去聚会。许多圣徒和罪人都会颤抖，摇晃，无力地倒在地上，并保持这种状态相当长的时间。在持续了近一周的会议期间，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愉快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很少的时间没有人信主。许多人在私人住宅中，当他们自己，或在家庭中祈祷时，都信了主。我相信我以

前从未见过这么多天，上帝如此荣耀的工作，这么多人因罪得赦免而认识了上帝。我想在那一周的时间里，至少有150个灵魂在那个地方信主。从那个时间和地点开始，天上的火焰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传遍了马里兰州的东岸和特拉华州的下辖县。传教士和人们带着爱的火种，来到他们不同的巡回区和居住地。成千上万的人将有理由为这次会议赞颂上帝。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西部国家，包括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出现了最显著的宗教复兴；这样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

自从这个国家首次定居以来，在世界的那个地方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

在六月的会议上，主在鸭溪十字路口开始的工作对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那个村庄内外有117人在几天内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其中大部分人在几周内就信了主。我们在那附近的所有社团都聚集了大量宝贵的灵魂；许多顽固的罪人被征服，在心灵和生活上都得到了改变。整个夏天和秋天，主的工作继续在东岸蔓延和复兴。

这一年的下半年，宗教在费城也有了很大的复兴，许多人愉快地皈依了信仰；我们的社团也有了很大的增长。

12月，通过当时在巴尔的摩的威尔逊-李的一封信，我被告知在那个城市和一些邻近的巡回区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在弗雷德里克地区，约有三百三十二人声称在几个月内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在蒙哥马利（Montgomery）地区，自去年5月1日以来，有330人宣称已经信主，而且工作仍在增加，并在上述两个地区快速进行着。在巴尔的摩，工作仍在继续，他们有很好的时间。在哈特福德地区，大约有60个灵魂被带到主面前，工作仍然很活跃。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马里兰州西部地区的人们是如何得



到主的眷顾。我们真的可以说，主是不看人脸面的；但在各国，凡敬畏他、行公义的，都为他所接纳。

在佛蒙特州和新英格兰的其他地区也有神的恩典工作；我们的一些传道人写道，在Vershire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主确实在场；有几个人找到了主，还有一些已经相信的人被神的能力所淹没。在埃塞克斯（Essex）地区增加了大约50名成员，该地区延伸到了英国的部分属地领土（下加拿大）；有超过80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其中大部分人宣称并证明了由恩典带来的改变。

在位于尚普兰湖西侧的普拉茨堡巡回布道中，上帝改变人和使人成圣的能力在人们中间得到了奇异的展示，大约有60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

复兴已经到达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些地方。兰达夫巡回布道的前景很好；大约有60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而且工作还在增加。

在切斯特菲尔德巡回布道中，特别是在查尔顿，有一个很好的复兴；那里有许多人信主，大约有四十个成员加入了协会。

在皮茨菲尔德巡回布道中，有很多宝贵的灵魂聚集到基督和他的教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一次季度会议上，一些恶人和智者倒在地上。有些人信了主，有六个人承认成了圣。大约有七十名成员加入了这个协会，工作在不断扩大，并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

在格兰维尔巡回布道中，宗教得到了复兴，特别是在韦斯特菲尔德和切斯特，社团大大增加。

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些地方，宗教非常兴旺；在托兰巡回区，有一个很好的复

兴：在为该地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他们有一个伟大而美好的时光。周六开始的聚会一直持续到周日凌晨三点，工作向不同方向扩展。多达60名成员加入了该协会。

1801年，我们有七个会议。

第162次会议于1801年1月1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坎伯登举行。

4月9日，第163会议在布伦瑞克的德鲁姆古尔（Drumgoole）。

第164会议，5月1日，在霍尔施泰因。

第165会议，5月1日在Pipe Creek，（马里兰州）。

第166次会议，6月1日，在费城。

第167次会议，6月16日，在纽约。

7月17日在波士顿附近的林恩举行了第168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佛蒙特州的巴纳德；加拿大的渥太华和伊利。

我们对50多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了试验；在旅行团中失去了36人；32人找到了世俗工作，4人死亡。死者是詹姆斯-托利森（James Tollison）、亚伯拉罕-安德鲁斯（Abraham Andrews）、萨拉蒂尔-威克斯（Salathiel Weeks）和查尔斯-伯贡（Charles Burgoon）。

1. 詹姆斯-托利森是南卡罗莱纳州人。他在九到十年间旅行和传教；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乔治亚州到纽约传教。他拥有良好的天赋，是一个理解力极佳的人。他很虔诚，在宗教方面的举止也很一致。他所到之处深受传教士和民众的爱戴。1800年8月，他在弗吉尼亚的朴茨茅斯死于黄热病。他在苦难中表现出对上帝旨意的极大顺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对上帝的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立下遗嘱，将他所拥有的一切留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的衣服被带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下一次会议上，送给了巡回传道人。

2. 亚伯拉罕-安德鲁斯是英国人。他于1796年来到美国，并被允许在我们中间旅行和传教。他于1800年8月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3. Salathiel Weeks是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子县人。他在牧师岗位上忠心耿耿地工作了几年，直到他的体质下降，陷入肺病；在这种病痛的折磨下，他煎熬了几年，然后于1800年11月死在自己的家里。

4. 查尔斯-布尔戈恩是马里兰州人。他精神衰弱，经常在特殊的考验下挣扎。他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几年来一直在虚弱和痛苦中度过余生；1800年下半年在平静中去世。

今年我们的社团增加了7980名成员。去年夏天发生的宗教大复兴，持续了整整一年，现在可以从我们人数的大幅增加中发现。我们没有收到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罗得岛州的人数报告；因此我们在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中插入了与前一年这些州的人数相同的数字。我们知道在西部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有很多人加入了我们的协会，但由于报表没有到手，我们只能采用旧的数字。

在1801年这一年里，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复

兴；但我们在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协会比在其他任何州的协会增加得多。然而，工作是相当普遍的；从美国不同地区的来信中，我们得到保证，工作在这一年中继续繁荣。

今年主的工作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的一些地方也大有起色：一位传道人说：“新罕布什尔州的兰达夫（Landaff）巡回区一片火热；有一百多人皈依了上帝，而且工作仍在以最光荣的方式进行着。”

在佛蒙特州的Vershire巡回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协会，主的能力得到了显著的展现；许多人被主的能力所征服而倒下了。韦瑟菲尔德（Weathersfield）教会整年都在逐步扩大规模，现在主的同在已经带来了复兴的时代。在雅典镇，我们度过了一段最融洽的时光：主的能力在场，使人痊愈；那天有83人加入了社团，尽管那里以前没有社团。

5月下旬，在特拉华州的多佛举行了一次会议，称为年度会议，会议持续了几天，在该月的最后一天结束：当时主在定罪和改变宝贵灵魂方面创造了奇迹。在聚会的最后一天，约有113人加入了社团，其中包括白人和黑人。更多的人在那次受祝福的聚会中被深深地定罪，并恳切地呻吟着要在耶稣的宝血中得到救赎。

在巴尔的摩，以及通过巴尔的摩地区（包括几个巡回区），上帝做了一件好事。传教士们认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该地区有一千多人信主。在州政府所在地安纳波利斯，神的能力和爱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许多人信主，并加入了协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营地会议首次被引入。但我始终无法得知他们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上游地区、田纳西州还是肯塔基州开始的。

然而，我相信这些活动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任何设计，而且一开始也没有为它们制定计划。在这个国家的新地区，人们定居得很稀少，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没有房子可以容纳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邻居来招待他们。牧师们不得不在树林里讲道，一些人为了第二天参加聚会，不得不在地上住宿。有时他们的聚会持续了三四天，在某些情况下，主的工作异常强大，灵魂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聚会将持续一整夜，没有间断。在某些情况下，有人被神的力量击倒，整夜无助地躺在那里，不能被带走。在这种情况下，牧师们和人们觉得他们有责任与他们的朋友们在一起，并鼓励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并为他们祈祷。一段时间后，人们期望在一些大型聚会中整夜停留，就开始准备某种帐篷，用布或灌木制成，并带着食物，以便他们可以在聚会地点日夜停留，而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也不会完全暴露在夜晚的空气中，或在天气潮湿或令人不快的时候。随着为扎营做这种准备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人们看到了呆在一起的良好效果，并在夜间保持聚会，在那里有神的存在的特别表现，人们认为建议人们准备好这样呆着是合适的。在某些情况下，公开通知人们来参加聚会，准备在地上住宿，并带着人和牲畜的食物，以便他们可以在一起呆上三四天，持续地等候主。由于人们被邀请前来并在地上安营扎寨，他们很快就给这些聚会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CAMP MEETINGS（营地聚会）。此后，当听到营地聚会的名字时，人们就知道为此目的需要做哪些准备。

---

卫斯理先生于1739年首次开始组建社团，这可以被认为是卫理公会成立的第一批正规社团。从那时起，他们在六十二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和增加，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数量，从前面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1802年，我们举行了既定的会议数量，总共有7次。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西部会议在前一年的下半年举行。

第169次会议于1801年10月1日在田纳西州的埃比尼泽举行。

第170会议，1802年1月1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

第171届，3月1日，在塞勒姆会议厅。

4月1日，在巴尔的摩，第172会议。

第173会议，5月1日在费城。

第174会议，6月1日在纽约。

第175会议，7月1日在缅因州的蒙莫斯。

从这些会议的第一次到最后一次是9个月，这使得传道人获得年度会议记录并在民众中传阅。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乔治亚州的Broad River；弗吉尼亚州的Fredericksburg；俄亥俄河附近的West Wheeling；东岸的Broad-Kiln和St. Martins, on the Eastern Shore；Dauphin, in Pennsylvania；Cape-May, in New-Jersey；Ulster and Weston, in New-York；Adams and Grand Isle, in the Pittsfield district；Athens, in the New-London district；Lunenburg, Bridgewater, and Woodstock, in Vershire district；Poplin, in New-Hampshire；Hallowell and Falmouth, in the Province Maine. 今年我们的边界被大大地扩大了；我们接纳了许多

新的巡回区，并划分了几个旧的巡回区：其他巡回区的名称也做了一些改变。

我不得不提到一些属于特定地区的新巡回区的名称，但却无法说明它们属于哪个州。

由于年度会议记录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前些年，我们按州统计社会人数，今年第一次按地区统计；当然，我们无法告诉每个州有多少会员。

今年我们接纳了近70名年轻的传道人，这对我们所有的巡回区来说是相当好的供应。我们只从旅行团中失去了8位传道人，而且他们都找到了本地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有优势；如此多的传道人加入，所有巡回传道人中没有一个死亡。

今年我们的社团增加了13,860名成员。这是卫理公会在美国有史以来最繁荣的一年。今年年轻传道人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我们在工作中保留了许多老传道人，我们完全可以说，主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不会害怕。

从1800年我们召开大会的时候起，这项工作就已经在中部各州蔓延开来，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也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在卫理公会传教士旅行和工作的地方，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没有宗教的复兴。

在新闻报纸和私人信件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私人基督徒，对在营地会议和其他会议上皈依的灵魂数量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我以前在美国听说的任何事情。

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地区，主也乐意将他的灵浇灌在人们身上，并使锡安抬起她低下的头。老基督徒变得紧密团结；许多罪人被带入神的恩惠和爱中。在那场复兴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由宗教父母抚养长大的年轻人被带入

严肃的印象中，并在之后愉快地信主。

我们从各个地方得到了关于宗教繁荣的非常令人高兴的描述。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封信告诉我们，神圣的火焰正在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蔓延，在半年的时间里，有数百名罪人被唤醒并信主。

当时，我们现在所说的营地会议经常被称为大会；在某些情况下，卫理公会、长老会和浸信会的牧师都会联合起来进行同一个会议。同一封信中说，六月，卫理公会在悬崖举行了一次大会，他们有十五位牧师，其中一些是卫理公会的，其他是长老会和浸信会的；大约有三千人与他们一起参加。主的工作在星期五晚上开始。传道人整夜都在唱歌、祷告或讲道。星期六晚上又开始了；在主日晚上，在圣礼结束时，有些人在主的能力下倒在地上；工作继续进行，聚会持续了一整夜。星期一早上，人们再次来到一起，开始唱歌和劝勉，主也在场。那是最伟大的时刻。人们在四面八方呼求怜悯。我们判断有十二或十五人找到了与神的和平。

大约在今年年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显著的宗教复兴。在亚德金河上游，主的工作非常大，在公开布道时，或多或少都有人信主。一位传道人说，他讲道的次数是他的体力所能承受的，神的力量也参加了他的聚会，在一次聚会中，有三到四人，有时是七到八人被带入神的孩子的荣耀自由中。他在雪溪镇成立了一个约有50名成员的社团；在另一个街区成立了一个约有相同人数的社团。一位传道人在亚德金巡回布道中一次就接纳了大约50名成员。

5月在吉尔福德巡回区的一次季度会议上，有40到50人声称在会议过程中信主。6月，在山核桃山聚会所举行的另一次季度会议上，在Haw-River巡回区，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神的能力和存在，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在这一年里，主在弗吉尼亚州创造了奇迹。那年春天在马布里的礼拜堂举行的季度聚会上，我们有大约十个人信主。在梅里特的礼拜堂，有13人声称得到了主的青睐。上天将公义降在格林斯维尔教会的人身上，在一个名为“谷仓”的聚会所举行的季度会议上，我们有12人说他们已经信主。在苏塞克斯（Sussex）地区，据说有一百人被带入了自由的世界。

这项伟大的工作开始于琼斯的小教堂，在一次季度会议上，16个灵魂宣称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诺福克和朴茨茅斯的宗教出现了显著的复兴。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来自巴尔的摩的当地传教士约翰-查尔默斯先生的努力开始的，他访问了那个地方，讲了很短的时间，并与人们进行了私人聚会；从那时起，灵魂被唤醒了，其中许多人在心灵和生活上都得到了愉快的改变。

有一段关于在罗金厄姆举行的聚会的记载，这次聚会持续了九天；在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周里，商业完全暂停，商人和机械师都关闭了他们的商店，除了等待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不断有来自乡下的人涌入。星期天，即聚会的最后一天，人们开始加入社团，有一百零七人自荐；其中大多数人住在镇上或附近。那些住在远处的人分享了那次恩典的拜访，其人数还没有确定；但很可能与镇上的人有一定的比例。

在亚历山大城，有一个巨大的圣灵浇灌在该城居民身上。在圣诞节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他们开始了复兴，持续了16天，在这期间，根据适度的计算，有一百人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有110人加入了我们的协会。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年轻人中进行的。

在马里兰州的不同地区，神的仁慈在宝贵灵魂的皈依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传道人在卡尔弗特巡回区加入了大约一百五十人，每次传道人来的时候都有一些人信主。十或十二个白人和大约二十个黑人在一次季度会议上找到了平安。

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举行了一次人们称之为年度会议的会议，会议于6月5日星期五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星期五早上，然后在天亮之前散场；在这个时间和地点，许多宝贵的灵魂都被唤醒，并愉快地皈依了上帝。

神的工作在俄亥俄州传播和盛行，一位传道人说，他们的会众一般都很大，在以前五十个人组成一个可敬的会众的地方，当时一千人不过是一个可容忍的聚会。在迈阿密附近举行的一个季度会议上，主与人们同在，是一个真理，许多灵魂被带到了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可以说，这项工作是由于神，你们不能推翻它。

1803年，我们举行了7次会议，但其中一次是在前一年的10月举行的；但被记入了该年的会议记录。

第176次会议于1802年10月2日在田纳西州的坎伯兰举行。

第177会议，1803年1月1日，在卡姆登。第178会议，3月1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德伦古尔（Drumgoole）。

第179会议，4月1日在巴尔的摩。

5月1日，第180会议在鸭溪十字路口。

第181届，在波士顿，6月的第2个星期四。

第182会议，7月1日，在阿什格罗夫。

今年有几条新的线路巡回区被纳入。

在西部会议中，他们改变了一些巡回区的名称，取消了坎伯兰(Cumberland)、格林(Green)和拉塞尔(Russel)，而重组或加入了以下巡回区：诺勒丘基(Nollechucky)、法布罗德(French-Broad)、克林奇(Clinch)、鲍威尔谷(Powel's Valley)、纳什维尔(Nashville)、红河和巴伦。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会议上，桑迪-里弗。

在巴尔的摩会议上，迪尔菲尔德，靠近俄亥俄州。在费城会议中，他们放弃了莫霍克和奥尼达，而进入利特尔顿、奥塞戈、黑河、威斯特摩兰、庞贝和安大略。

在纽约会议上，他们接受了位于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和圣约翰；以及新伦敦地区的阿什本汉。

在新英格兰会议中，他们接纳了两个巡回会议，即布里斯托尔和鲍多纳姆，这两个地方都在缅因州。

今年我们约有50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了试用；同时我们在旅行巡回传道人的关系中失去了18人。14人找到本地工作，4人死亡，即刘易斯-亨特、埃德蒙-韦曼、约翰-利奇和安东尼-特克。

1. 刘易斯-亨特是弗吉尼亚州人。他主要在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旅行传道。据

说他在旅行期间是个有用的传教士。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回到了肯塔基州弗莱明县他父亲的家，在那里他死于肺病，显然是在拥有放心的和平的情况下死的。

2. 埃德蒙-韦曼出生在马里兰州的西海岸。他于1802年4月21日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郡去世。他在旅行方面工作了大约五年。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期间，他说得很少，但似乎拥有非常平静的心态，并在平静中死去。他当时大约40岁。

3. 约翰-利奇是新泽西州伯灵顿县人。他做了大约五年的巡回传道人。他是一个虔诚谨慎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有能力的牧师，他的传道是可接受的，有用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巨大而沉重的苦难中挣扎，他以极大的耐心承受了这些苦难。1802年10月，他死于臃症。他在极大的安宁中离开了世界。

4. 安东尼-特克是纽约州人，是低地荷兰人的后代。他是一位热心的、不屈不挠的传教士；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特殊的考验。他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以及在最后的疾病中，表示与上帝的交流越来越甜蜜。他最后的病程很短，也很严重，但他给照顾他的人留下了极大的忍耐、顺从和死亡的胜利的痕迹。他于1803年3月13日在新泽西州蒙莫斯县的弗里霍德巡回区离开了人世。

今年我们增加了17,336名会员，这比我们以往任何一年增加的人数都多。我们的牧师和人民，在整个联系中都对CAMP（营地聚会）作出了不寻常的奉献。

在许多地方鼓励举行会议；许多牧师和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下游地区的数千人参加了会议；在这些时候，主高兴地以显著的方式拜访我们，包括圣徒和罪人，老人和年轻人；因此，许多质疑者的嘴被堵住了，许多罪人的心被触动，并愉快地改变和更新。

在弗吉尼亚州下游地区举行的第一次营地会议是在布伦瑞克县，在一个新的会议厅举行的，该会议厅被命名为CAMP-MEETINGHOUSE，以便人们日后记住，世界上该地区的第一次营地会议是在该地举行的。会议于1803年5月27日开始，并于30日解散。在这期间，有超过30个灵魂宣称自己真正改变了心意。

在该地区举行的下一次营会是在同一个县，在一个叫“谷仓”的会所，于同年8月19日开始，在那里我们有大约一百个人信主。

如果要全面说明今年福音的传播和宗教在我们中间的复兴，就会超出一部简短历史的范围。然而，提及一些细节可能是有益的，使读者可以看到主在哪些地方乐意彰显他的仁慈，使许多灵魂得到救赎。

在前一年的下半年，也就是10月份，在乔治亚州沃伦县的一个名为Rehoboth的会所举行了一次全体营会。会场开成长方形，有在中间的会议厅。第二天，有灵魂皈依了上帝；工作在集会中蔓延。会议快结束时，有人提议，所有在会议期间信主的人都应该站起来；当时有50多人站了起来。人们认为在那次会议上有多达一百个人信主。1803年，主高兴地眷顾乔治亚州的人们，使他们在宗教方面有一个不寻常的繁荣时期，许多灵魂在公共和私人聚会中被带到了上帝面前。

另一个说法是：“在布罗德河和阿巴拉契的季度会议上，每个地方都有大约三十或四十人信主”。

在华盛顿县哈里斯的小教堂举行的季度会议受到了主同在的显著恩惠。皈依的人很清楚，也很有力量；当时宣称有皈依之恩的人不超过一百人。

在斯廷科姆教堂的营会中，有四五十个灵魂找到了主，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

而在自由礼拜堂附近的营会中，许多灵魂被唤醒，约有五十人信主。

这段关于宗教的光荣传播以及这么多灵魂被带到上帝面前的描述，一定会让所有真诚地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感到高兴。的确，从那一天到现在，乔治亚州一直是宗教的大本营；老信仰者们一般都在宗教方面非常活跃。

在南卡罗来纳州，宗教得到了发展，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7月，在桑迪河地区举行了一次营会，据说那是罪人之间、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见过的最盛大的一次聚会。星期六，主开始以强有力的方式撼动撒旦的国度。在周日，和周日晚上，黑暗的力量退缩了。许多罪人在地上哭着求怜悯，许多信徒哭着求完全的爱。当时大约有二十人在耶稣的宝血中找到了救赎。

在北卡罗来纳州，主的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在圣徒和罪人都很有名。关于该州下游地区的营会的简短记载说：“在第一次营会中，我想有二十七个人皈依。第二次和第三次有几个人，第四次约有10人，最后一次约有67人”。

在弗吉尼亚，有一个非常大的宝贵灵魂的聚集。二月在罗金厄姆巡回区举行了一次季度会议，会议在哈里森堡举行，持续了四天四夜，几乎没有中断。不可能正确地确定信主的人数；但人们认为肯定有30人或更多。据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三四百人被带入社会。

在牧羊人镇举行的季度会议上，有12或15个灵魂信主。在利斯堡举行的季度会议上，主与人们同在，这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声称在星期六信主，有些人在星期日信主。周一和周二，传道人挨家挨户地与受苦的人交谈，并与他们一起唱歌和祈祷，只要他们开始唱歌和祈祷，房间里就会挤满了人。在星期二晚上，他们一起唱歌、祷告和劝诫了16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有15个灵魂声称已经信主。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聚会的过程中，有40个以上的人皈

依了上帝。

在温彻斯特地区有一次季度聚会，举行了四天，就像一种营会一样，主在那里明显地在场；经过适度的计算，人们认为肯定有四十到五十人信主。

弗朗特罗亚尔也出现了亲切的宗教复兴，在那个村庄里有许多人信主。

在马里兰州，宗教的繁荣程度不亚于其他州。主在几个地方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拜访了人们；特别是在巴尔的摩上方约15英里处的树林中举行的营会，在通往雷斯特镇的道路以东一点。这次会议是在九月举行的，从星期六开始，星期一结束。第一个昼夜都是神所拥有的，有几个人在主日早上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主日的会众非常多；大约在中午时分，工作明显，而且相当普遍。除了受苦的人呼喊着怜悯，或者基督徒们呼喊着“在最高处荣耀归于上帝”之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星期一早上，基督徒们比会议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能感受到神的能力和爱。那一天仍然被他们记为“快乐的星期一，1803年9月26日的祝福”。人们认为，有一百个灵魂是一项特殊工作的对象，要么是定罪、改变或成圣。在这三天里，上帝之爱的持续力量和增加，是在场的人很少或从未知道的，就像他们当时所见证的。

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市发生了一场亲切的改革，许多人信主。一些居民从城里乘水顺河而下，去参加他们所谓的野外聚会，工作在那里开始，有几个人被唤醒了；其中一些人在回家时信了主。从那时起，工作重新开始，许多人在短时间内因罪得赦免而认识了上帝。

在肯塔基州，主的工作非常大：在石灰石巡回区，大约有300人加入了协会，罪人从各个方向涌向上帝。这项工作并不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在全州范围内大肆传播。田纳西州的工作非常大，许多人从罪的死亡中复活，进入属灵

的生命。

当时，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之间有很大的联合；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并联合举行营会，一起传教。在西部各州，宗教在其他教派和卫理公会中都得到了复兴。

从1804年年初，包括第四次大会，到1806年年底。

1804年，我们举行了8次会议，其中一次是一般性会议。

第183次会议于1803年10月2日在肯塔基州的格里兹姆山举行。

第184会议，1804年1月1日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

第185届，4月10日，在塞勒姆会议厅。

4月27日，第186会议在亚历山大城。

第187次会议是一次大会，于5月6日在巴尔的摩举行。

第188会议，5月23日，在苏德堡。

第189次会议，6月12日，在纽约。

第190会议，7月15日在巴克斯顿（缅因州）。

今年，我们吸收了一些新的巡回区，划分了一些巡回区，并改变了其他巡回



区的名称。

在西部会议中，我们在荒野、韦恩、利文斯顿、伊利诺伊和盖安多特；在巴尔的摩会议中，格林菲尔德；在纽约会议中，蒙哥马利；在加拿大，勒弗兰奇河；在新英格兰会议，玛格，巴雷，格兰瑟姆，和斯卡伯勒。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超过70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这比我们在任何一年中接纳的传道人都多。我们从旅行团中失去了48名传道人；2人被开除，42人被安置，4人死亡；即威廉-奥蒙德、内森-贾拉特、雷津-卡什和大卫-布朗。

1. 威廉-奥蒙德是北卡罗来纳州人，出生在多布斯县。他做了12年以上的巡回布道者。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了一段时间，原因是他在最近的宗教复兴活动中不断地、热切地、热心地做了一些工作。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教士，而且非常有用。他走遍了从马里兰州到乔治亚州的所有南方州。据说他在诺福克得了黄热病，1803年10月30日死于弗吉尼亚州布朗斯维克县。在他最后的病痛中，他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痛苦，并经常感到非常高兴，他用声音赞美上帝，在独处时喊道：“荣耀，荣耀：胜利，胜利，完全的胜利。”他去世的方式让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都非常满意。

2. 内森-贾拉特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他已经游历了四年多的时间。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有一个悦耳的声音。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在他工作的大多数地方都很有用；他很受一般教友的喜爱。1803年10月28日，他在信仰的胜利中死去。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爆发了，在喜悦的狂喜中，唱了几句赞美诗，然后在片刻间，他甜蜜地睡在了耶稣里。

3. 雷津-卡什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人。他做了九年以上的巡回传道人。他是

一个思想非常庄重、心地善良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徘徊；但在1803年平静地死去。

4. 大卫-布朗是爱尔兰人。他来到这个国家，成为当地的传教士：1794年在他们中间成为巡回传教士，在旅行了9年多一点之后，于1803年9月5日去世。他在世时深受教友们的爱戴，死后备受哀悼。他的虔诚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旅行并不广泛；而主要局限于在纽约北部和邻近城市的几个地区。他在剑桥的Ashgrove结束了他的生命。

今年，我们的协会增加了9064名成员；在美国总共有113134名卫理公会成员：包括在加拿大受我们照顾的成员。因此，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主在我们的基督教和牧师工作中给予我们祝福和恩惠。

今年我们在巴尔的摩举行了第四次大会，大会于5月6日开始。我们有111名传道人出席，他们是该会议的正式成员。

我们的传道人在各个地区的比例并不高；处于工作最末端的三个会议在大会中只有12名成员。巴尔的摩和费城会议提供了67名成员，这几乎是组成该会议的传道人的三分之二；而其他五个年度会议提供的成员只占三分之一多一点，总共只有41人。我们看到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做出改变；但最终我们还是让它保持原样。参加这次大会的所有传道人，都已经定期旅行了四年。我们出席的成员没有之前的两次大会那么多，但我们认为这次大会比之前的大会更有分量，因为他们在事奉中的年限与经验。在以前的大会上，我们允许所有已经旅行了两年的传道人成为成员；但在这次大会上，最年轻的成员已经旅行了四年。

今年我们没有将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尽管以前的大会都

是这样做的)，但对我们的规则所做的修改和补充，都放在了属于纪律形式的各章、各节、各段中。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制定了几项新规定；其中一项规定如下。“主教们应允许年度会议至少举行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一规定制定之前，主教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尽快结束事务。

还形成了以下规则。“主教不得允许任何传道人在同一地点或巡回区连续停留超过两年”。在该规则之前，有些情况下，主教曾任命一位或多位传道人在同一地点连续工作三年。我们现在确定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并制定了这一规则，以防止任何传道人希望或期望在未来得到这样的任命。

关于年度会议的主席，在主教缺席的情况下，形成了以下规则。“如果有两位或更多的主持长老属于一个会议，主教或主教们可以通过信件或其他方式任命主席；但如果没有任命，会议应通过投票从主持长老中选出主席，无需辩论。”

第一次决定，季度会议上的正式成员集会应称为“季度会议大会”。这条规则是这样的：“季度会议应指定一名秘书，将季度会议的记录记录在由巡回区的一名管家为此目的而保存的书中。”

还形成了以下的新规定。“主持会议的长老不得雇用在上届年会中被拒绝的传道人，除非会议在某些条件下给予他自由”。

关于我们的成员与社团之外的人结婚，也做了一项修改。在这之前的规则是，如果我们的任何成员与未被唤醒的人结婚，他们应被开除出社团；但现在经过修改，他们不应被开除，而应“重新接受六个月的审核”。

以上的规则和条例是我从我们的纪律形式的第一部分中摘录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得出结论，将纪律表格分为两部分印刷；第一部分被称为纪律的精神部分，第二部分是纪律的世俗部分。会议还决定，纪律的第一部分应单独出版，以利于南方的黑人，他们是我们社团的成员，并被教导阅读。

在纪律的第二部分，即属世部分，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我们决定将图书业务从费城转移到纽约；我们书籍的印刷和装订等都应在上述城市进行。Ezekiel Cooper再次被选为图书总管；John Wilson随后被选为图书助理管家，协助Cooper先生处理图书事务。

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任命另一位主教的动议，但只有几位成员赞成，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说什么。

会议在和平中结束，传道人在爱中分手；但我们不得不在主面前哀叹，在会议期间，我们中间的宗教活动非常少。我认为，我们没有收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会议在开始时采取了一个不恰当的计划，即允许男人、女人和孩子进入会堂的走廊听我们辩论。几天后，我们不得不按照我们的常规计划，关闭长廊，私下里坐着。对传道人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但在一般人中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在这一年里，宗教在我们中间也非常兴旺；我们几乎从每个地方都得到了令人高兴的报告。

六月，在离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约十英里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营会，上帝的力量在那里出现，既能击打人又能治病。痛苦的人的哭声，以及那些被治愈的人的欢呼声，真是可畏而令人高兴。工作在第一天就爆发了，并一直持续

到周日晚上。被主杀死的人很多，据说有多达70个灵魂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找到了与神的和平。该地区的其他聚会也得到了主的极大恩惠；各种类型的人都成为神赦免之爱的对象，从头发花白的罪人，到九岁的孩子。人们认为，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有三百个灵魂在布拉登地区和周边地区信主。

在弗吉尼亚州的各个地方，主的工作都非常大。一封来自罗金汉郡哈里森堡的信中提到，6月份在莫菲特的聚会所举行的季度会议上，大约有27人信主。另一次季度会议是在博泰特郡的爱德华-米切尔家举行的，会议持续了五天；在此期间，有18人声称已经信主。下一次值得注意的聚会是在库克附近的印地安溪的贝瑟尔举行的，持续了四天，人们认为当时有30个灵魂从他们的罪中得救。另一次季度聚会是在小平山的泰伯山举行的，持续了六天，据说在聚会结束前至少有一百个人信主。

下一次聚会是在阿勒格尼巡回区的旧镇举行的，持续了三天；在这期间，约有18人声称找到了与上帝的和平。

然后他们在Glade-Creek的Bottetourt巡回区举行了一次营地会议，会议于第五天结束，大约有50个灵魂承认了公义的信仰。

传道人从那次营地聚会进入芬卡斯特镇，并在周三3点钟开始聚会，聚会一直持续到周四晚上，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20个灵魂愉快地信了主。

8月在林维尔溪举行了另一次营地会议，会议持续了9天，其中一些人在地上耽搁到第十天。他们统计了当时有74人信主，并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人是真正改变的对象。紧接着又在格林布莱尔巡回区的雷霍伯举行了一次营会，持续了六天；人们认为在那次会议上有50人被带入了上帝儿女的自由中。从那以后，传道人去了大关，又举行了一次营会，大约有20个灵魂通过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找到了与神的和平。

在这些聚会中，以及在这个州的其他几个同类聚会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300到400个灵魂被收养进入上帝的大家庭。

在夏天的后半段或秋天的开始，在弗吉尼亚州靠近萨福克镇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营会，上帝的能力和存在在那里得到了奇妙的展示。聚会从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晚上，几乎没有中断，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有三四百人皈依了上帝。对那些不在场的人来说，那次聚会的记载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那些亲眼和亲耳见证的人却认为它太伟大了，无法充分描述。

在这一年里，史提斯-米德先生在贝德福德、阿默斯特和坎贝尔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们中进行了劳作，在那里，主大大肯定了他在福音方面的劳作。他介绍说，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主要是在他所在的聚会中，有1100多人信主。他记述了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有一千多人主要在他所在的聚会中信主。

似乎这个世界的国度很快就会变成主和他的基督的国度。这些营会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那个地区首次举行的。

林奇堡镇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那场复兴，那个地方有许多宝贵的灵魂被带到了神的面前，并成为我们社团的成员。

马里兰州今年也再次得到了主的眷顾。在离巴尔的摩约10英里的一个叫汉普顿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营会，这个地方属于里奇利将军，营会于9月20日开始，24日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至少有50个灵魂信主。大约有三十位传道人在场，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帮助推进这项伟大的工作。苦难者的哭声和圣徒的呼喊从森林响起，回荡着对上帝的赞美。那次会议将被许多在场的

人以感恩的心记住，直到他们死亡的那一天。

今年上帝在缅因州做了一项恩典的工作。在7月于巴克斯顿举行的会议上，神的能力在唤醒罪人方面得到了奇妙的展示；据说当时有40至50人信主。

八月初，在达勒姆举行了一次季度聚会，持续了三天；人们认为有二十个灵魂经历了上帝的赦免之恩；还有许多人深受影响地离开了。从那时起，这项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提高。

9月，在Readfield举行了他们所谓的野外聚会，有超过30个灵魂声称已经信主；有些人声称恩典的工作更加深入。在贝瑟尔，宗教有了很大的复兴，许多人被带去认识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不少于40人。

在这一年里，神圣的存在在密西西比地区的人民中得到了亲切的体现。一些白人和一些黑人被带到了神的面前；在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中也有了相当大的觉醒。在这部分工作中旅行和劳作的传道人受到很大的鼓舞，希望有更好的日子。迄今为止，主一直在帮助我们。

1805年，我们举行了7次会议。

第191次会议于1804年10月2日在肯塔基州的格里兹姆山举行。

第192会议，1805年1月1日在查尔斯顿。第193会议，3月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埃德蒙-泰勒那里。

第194次会议，4月1日，在温彻斯特。第195次，5月1日，在切斯特镇。第196次，6月12日，在阿什格罗夫。第197次，7月12日，在林恩。

今年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布道区。在西部会议中，我们接纳了Licking、Roaring River、Hartford和Mad River；在巴尔的摩会议中，接纳了Munroe，它位于弗吉尼亚州的Sweet-Springs附近；在费城会议中，接纳了Scipio；在纽约会议中，接纳了Haverstraw和South Britain；在新英格兰会议中，接纳了Loudon、Tufftenborough和Livermore；其中最后一个位于缅因省。

今年，在几次会议上，我们接纳了大约八十名年轻的传道人接受审核。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有了一些改动，我们第一次被告知每个传道人被允许进入哪个会议进行试验，或者被允许进入完全的联系，等等，如下。问：哪些人被接纳接受审核？答：在西部会议中，这些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会议上，有这样的人，等等。这使我们对联系的状况有了更好的了解。

今年，我们失去了37名传道人，离开了旅行联系。其中25位找到了本地工作；2位退出了我们；4位被开除，6位死亡。死去的有：本杰明-琼斯、托比亚斯-吉布森、尼古拉斯-沃特斯、威尔逊-李、约翰-杜宾和丹尼尔-瑞恩。

1. 本杰明-琼斯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敦附近。他于1801年受审核，并于1804年1月下旬去世，当时他刚巡回了三年。他被发现死亡，躺在布朗沼泽的一个分支河流中，该分支流入瓦卡莫湖。有些人认为他是死于疾病，从马背上跌入水中，水深约两英尺。但其他人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某个人谋杀的，然后被扔进了水里。然而，我们始终无法确定他是以何种方式死亡的。他是一个庄重、严肃、虔诚的人；我们毫不怀疑，他是用永远生命离开了他的苦难。

2. 托比亚斯-吉布森于1771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靠近皮迪。他在南卡罗来



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进行了大量的旅行，然后去了西部。

他是密西西比地区的第一位传教士，在那里度过了五六年的时间，然后于1804年4月5日在克莱伯恩县平静地去世。他在谈话中非常柔和、亲切、和蔼可亲；他讲道的声音非常刺耳，令人融化。他私下里对上帝非常虔诚，非常喜欢阅读和私人祷告。他受到所有基督徒的爱戴；他的工作受到上帝的高度赞扬。他在各处劳作传道，直到他体力不支，不能再保持他的地位。然后，他为了健康，四处旅行了一段时间；他希望对他的同胞有所帮助，就决定去纳奇斯，自己安定了下来，没有被会议派去巡回。此后，他被会议任命到同一个地方，年复一年，直到他平静地死去。

3. 尼古拉斯-沃特出生于马里兰州，1776年开始巡回传道，在旅行了两三年后，他找到了地方，并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了大约20年。他于1799年再次开始旅行，在旅行了五年多之后，于1804年8月10日在查尔斯顿去世，享年65岁。他对死亡很甘心，平静地离开了世界。

4. 威尔逊-李于1761年11月出生在特拉华州的苏塞克斯县。他于1784年开始旅行，在稳定地旅行了20多年后，他于1804年10月11日去世。他自称是一名证人，在他去世前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为上帝的完美之爱而努力。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演讲者，不遗余力地试图把灵魂带到上帝面前。在私下交谈中，他开朗而庄重。他很会照顾上帝的教会。当他作为巡回或驻点传道人，或作为主持工作的长老时，他被普遍认可，并成为他所讲道的人的祝福。他的去世使教会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传道人也失去了一个虔诚的榜样。

5. 约翰-杜宾于1778年出生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他于1803年开始旅行，并于1805年2月25日去世。他从未被接纳为正式巡回传道人；但他的性格在年度会议记录中有所体现。

6. 丹尼尔-瑞安是费城人，1774年出生。他于1800年受审，于1805年2月3日去世，已经旅行了近五年时间。他在旅行的地方很受尊重，被视为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传教士。他在最后的病痛中显得十分快乐和无奈。

今年，我们的协会增加了6811名成员，并且主的工作在我们联系的大部分地区大为兴旺。

当我们统计今年旅行的长老人数时，发现根据会议记录，我们有212人；他们中最年轻的人已经旅行了四年，其中有几个人已经旅行了20年以上。

最近几年，卫理公会在美国的人数比以前多了。我们有更多的传教士，更多的巡回区，更多的成员，以及（我可以这样说）更多的宗教情感，比我们以前任何时候都多。

今年7月25日，在特拉华州Duck-Creek Cross-Roads以南约三英里的森林中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在东海岸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营地聚会，该聚会持续了四天。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那次聚会，我想在白人中有200人信主，许多黑人也成为同样工作的对象。我认为它超过了我所见过的任何事情，因为灵魂的改变和圣灵对信徒心灵的振奋影响。我记下了参加那次会议的68位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情况。有些人在讲道，有些人在劝勉，其余的人则在祈祷和与人交谈方面做着自己的工作。这项工作进行得很好，很有力。据说，苦难者的哭声和圣徒的呼喊所产生的噪音在三英里外都能听到。当然，主就在那个地方。从那次会议开始，主的工作在东海岸，包括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在那次会议后的几个月里，有数百人信主，加入了这个协会。

夏天的后半段，主的工作在许多地方都非常大，宗教也非常兴旺。我们在不同地方举行的营会和季度会议，因着神的同在而大受荣耀，使宝贵的灵魂得以称义。许多老基督徒在爱中得到更新，许多背弃者被重新接纳。在一次普通的聚会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听布道，或举行祈祷会，听到十或二十个人信主是很常见的事。而在季度会议或营会中，听到50或100个灵魂信主的消息也很常见。当罪人回到上帝身边时，基督徒在神圣的生活中不断进步，传道人在他们的灵魂和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激励和祝福。许多年轻的传道人被提拔起来帮助主，对抗强者撒旦。

这种宗教的复兴并不仅仅局限于卫理公会，其他教派也得到了主的高度青睐。然而，我的任务是要特别谈谈卫理公会，并指出主为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些。

1806年，我们的会议情况如下。

第198次会议于1805年10月2日在肯塔基州的斯科特县举行。

第199次会议，1805年12月30日，在卡姆登。

第200次会议，1806年2月14日，在诺福克。

第201届，3月14日，在巴尔的摩。

第202会议，4月14日在费城。

第203届，5月16日，在纽约。

第204会议，6月12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迦南。

今年我们接纳了以下的巡回活动区。在纳奇斯和路易斯安那州，我们接纳了威尔金森、克莱伯恩和阿佩鲁萨；在南卡罗来纳州会议中，接纳了蒙哥马利

和米利奇维尔；后者是乔治亚州的大都市。在巴尔的摩会议中，有费尔点（Fell's-point）、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莱明（Lycoming）和斯汤顿（Staunton）；在费城会议中，有里昂镇（Lyons-town）；在新英格兰会议中，有新贝德福（New-bedford）、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和中心港（Centre-harbour）；在缅因州，有杜伦和瓦塞尔堡（Vasselborough）；而佩诺布斯科特被分割，一部分被称为奥林顿，而另一部分则是汉普登。我们还接纳了加拿大的圣劳伦斯。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80多位年轻的传道人，并从旅行团中流失了52位老传道人。其中48人找到了驻地工作，1人死亡，2人退出了我们的关系，1人被开除。

本杰明-伊利夫去世。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人。他于1801年开始旅行，于1805年5月29日去世。他于1805年在切斯特镇举行的会议上被按立为长老，他的家人正在生病，他在会议召开前获得了离开会议的自由。在回家的路上，他病倒了，回家后没几天就去世了。他被认为是一个一致的好人，也是一个可接受的传道人。他在最后的病中很快乐，有一种离开并与基督在一起的愿望；他的快乐似乎随着他的病而增加。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对自己被神接受没有任何怀疑。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认识；主耶稣，你快来吧”。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用生命结束了他的苦难和忧伤，并相信他死亡的日子比他出生的日子更好。

今年我们增加了10625名社员；这是在一年内将大量宝贵的灵魂带入基督的怀抱。但全能的主赦免罪恶是一件容易的事，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

今年的年度会议记录有一个变化，第一次没有把通常的长老名单放在会议记

录中，而只把今年被按立为长老的人写进去。

这一年在卫理公会中是繁荣的一年，上帝的工作在许多地方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进行，在宝贵灵魂的皈依和成圣方面都是如此。事实上，这项工作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似乎在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基督徒中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东海岸，据说在一次持续了大约五天五夜的营会中，有超过1000人信主。这不仅仅是一份报告，而是由牧师和人们提供的，他们是目击者和耳闻者；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确定那些在会议期间公开表示要从罪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人的确切数目。传道人指定不同的人在会众的不同地方参加会议，其明确的目的是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进行统计，并作出相应的报告；从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一次会议上有一千多人信主；在另一次同类会议上有更多人信主。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非凡的描述，他们就会想要反对，而且他们的反对意见是任何论据都无法消除的。人们可能会问，这些皈依者中是不是有很多人被欺骗了？也许他们是。我们无法确定。他们中的一些人鲜为人知；他们是在一个陌生地方的陌生人。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是最好的。在他们自己的主人面前，他们必须站立或倒下。但是，当这些人对自己的灵魂漫不经心的时候，当他们被定罪的时候，当他们自称信主的时候，那些与他们相熟的基督徒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否被欺骗了。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卫理公会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刚才提到的聚会中那样，有那么多的人在几天内自称信主。

东岸在不同时期一直受到宗教大复兴的恩惠，过去多年来有大量稳定可靠的老基督徒；但这次宗教的复兴超过了他们以前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他们的季度聚会在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上午；几百人坐着马车和马车队伍，带着帐篷参加聚会；在聚会持续期间，住在聚会所旁边的树

林里，这已经很常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能在主的工作面前站住脚；在忠实的、热切的祷告中，圣徒们会在他们面前袒露一切。牧师和百姓愉快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主里互相加强，每个人都觉得愿意承担对方的负担，从而履行基督的律法。

宗教的复兴在东岸以外的许多其他地方都非常大；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上帝的唤醒和皈依之恩的恩惠。人们常常在同一天内被唤醒并认识了上帝；有些人在第一次被唤醒后的几个小时内就信了主。有些人在下午来参加聚会时还很粗心和邪恶，但到了晚上就走了，在神里面很快乐。我看到有些人倒在神的力量之下，好像被击毙了一样，然后无助地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而他们的朋友为他们祈祷；最后他们突然站起来，大声赞美神，因为他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

我不能不提今年在弗吉尼亚州阿米利亚巡回区麦斯教堂举行的营会中发生的一个奇怪情况，该营会于10月17日开始。一位名叫N. W. 的年轻女子被定罪，在周日晚上她倒在地上，既无助又无语。过了一会儿，她被带进了一个帐篷，她的朋友们陪她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她，建议她的一个朋友给她喝一茶匙的水，这样做了，但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大约在上午9点，她第一次开口说话，说：“爱，爱，爱：荣耀，荣耀，荣耀。”然后她又沉入了无助的状态。下午，她被她的父亲用马车带回家；但继续无语。过了一两天，她的父母不知道她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于是决定去找医生，医生来了，他们不知道该为她做什么，又叫来了另一个医生，据说他比第一个医生更有经验；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身体上的疾病。然而，他们从她身上取了一点血，认为这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她身边停留了两三天。在接下来的星期二晚上，她自己来了，说话并赞美上帝对她灵魂的恩惠，并宣布主已经赦免了她的罪。当她的言语恢复时，她的身体很好，很高兴，能够走动，处理事务。她就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下呆

了九天九夜，不能说话；在这期间，她什么也没吃，除了倒在她嘴里的东西，她不用咀嚼就能吞下。在她清醒过来的几天后，我与她交谈，她告诉我，在她失去语言能力的第二天早上，主使她的灵魂皈依，当时她就像之前观察到的那样说话，并说：“爱，爱，爱。荣耀，荣耀，荣耀”。她进一步告诉我，在一些日夜里，她从未睡过觉；她明白大部分的对话，以及在她面前发生的情况。但她说，在她被囚禁的最后一段时间，她有时会睡觉，并因此感到精神振奋；在某次，当她的一个年轻同伴来见她时，她举起手与她握手，然后泪流满面。她对我说，当她康复后，她感到相当虚弱，因为她认为是缺乏食物；但她很好，在上帝里很快乐。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只是陈述了我所得到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我看到和听到的，其余的我都相信。然而，我无法解释，但我确信这是主的工作；我相信，根据这位年轻妇女的信仰告白，在她接受那个非凡的过程时，她是真正重生了。

=====

==

到目前为止，主保佑我们，在我们中间兴起的传道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前的期望。自第一批卫理公会传教士被派往美国以来，到现在才40年；他们是在1769年过来的，当然现在（1809年）已经4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中间也升起了3000多名地方传教士。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不可思议的。

第十三章。

从1807年开始，到1809年结束。

1807年，我们的会议情况如下。

第205次会议于1806年9月15日在田纳西州的埃比尼泽举行。

1806年12月29日，在乔治亚州的斯巴达，第206会议。

1807年2月2日，在纽伯恩的第207会议。

3月2日，在巴尔的摩的第208会议。

4月2日，在费城的第209会议。

5月2日，第210会议在Coeyman's Patent。

6月2日，在波士顿的第211次会议。

今年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线路巡回区。在西部会议中，我们接纳了西点、米苏里、奥奇塔、白河和利克。在南方会议中，我们接纳了奥胡比和萨凡纳。在弗吉尼亚州会议中，有伊雷德尔和洛基山。在巴尔的摩会议中，有圣玛丽和卡内斯蒂奥。在费城会议中，坎伯兰和荷兰-伯奇。在纽约会议中，有斯克内克塔迪。在新英格兰会议中，有斯坦斯特德和科纳威。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100多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并从旅行团中流失了37人。其中32人找到工作，3人死亡：1人离开我们，1人被开除。死亡的人是理查德-瓦特科特、詹姆斯-拉托姆斯和彼得-杰恩。

1. Richard Whatcoat, 英国人，生于格洛斯特郡；1769年成为一名巡回传道人。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广泛旅行巡回传道；1784年下半年，他来到美国；在圣诞节会议上，他协助了阿斯伯里先生的授职。此后，他在我们中间，在



城镇、城市、巡回区和地区的不同岗位上劳作，直到1800年，他被科克博士、阿斯伯里先生和一些长老接手按立为主教：此后他四处游历，直到去世。他在欧洲和美洲旅行和讲道37年。前一年，即1806年，他参加了南方的会议，并继续向北方旅行，直到特拉华州的多佛，在那里他屈服于他的痛苦，不能再走了，也没有参加那一年的最后三次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召开后大约三周，他就去世了，当然直到第二年才有关于他去世的报道发表。

他最后的痛苦非常严重；他在特拉华州已故州长理查德-巴塞特（Richard Bassett）的家里躺了13个星期，然后于1806年7月5日在完全确信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

他是虔诚和忍耐的典范；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节制。他总是严肃而庄重，很少抱怨他所遇到的任何困难。他是一位优秀的传道人，教义健全，对经文的解释清晰明了，他特别熟悉这些经文。

他可以被列为最优秀的人之一，因为他的温顺和忍耐，谦逊和清醒；因为他对自己的话语保持警惕，脾气平和；还有，因为他在讲道中的天赋和活力：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的去世使传道人失去了一个虔诚的榜样，使人民失去了一位能干的老师。

他在欧洲旅行传道了15年，在美国旅行传道了22年，总共37年。

他出生于1736年。1758年9月3日皈依信仰。1761年3月28日成圣。1769年开始旅行和传教。

1784年来到美国。1800年5月被按立为主教。

他担任主教6年，于1806年7月5日在多佛去世。

2. 詹姆斯-拉托马斯，出生于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县；他于1796年开始旅行和传教，六年后成为编外人员，在他去世前一直这样做了四年。他是一个体质虚弱的人，但被认为是一个善良虔诚的人。他于1806年9月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3. 彼得-杰恩，是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人；1778年出生，约16岁时信主；约18岁时开始旅行和传教。他于1806年9月5日在波士顿去世。在他去世前，他已经旅行巡回传道了九年多；在此期间，他曾驻扎在缅因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

---

我们为社团增加了14020名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在这一年里，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宗教在乔治亚州非常兴旺。在汉考克县的一次营会中，即斯巴达以南约三英里处，于7月28日星期二开始，并在随后的星期六结束，共有176个帐篷，我们计算出有80个灵魂信主。在前者之后，又在冷水镇举行了一次营会，那里有大约相同数量的灵魂被带到主的面前。该州还举行了其他类似的聚会，许多人高兴地信了主；但没有前面提到的那些聚会多。这项工作在各地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几百人加入了这个协会。

今年4月19日，我们在萨凡纳成立了一个社团，这是我们在该市成立的第一个正规卫理公会。从约翰-卫斯理先生在同一个人地方成立社团开始，到现在刚刚过去70年，在他停留在他们中间时，这个社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来自各地的关于宗教繁荣的报告确实令人高兴。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东

海岸以及特拉华州的下辖县，都受到了主的明显拜访；许多人真正地改变了信仰，并成为恩典的对象。爱的圣火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牧师们和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与神有明显的接触，他们的布道和祷告都得到了主的祝福。

---

在1806年的过程中，有一个计划，关于选举和任命主教的问题。据说该计划源于纽约会议，其内容如下。“召集一个由每个会议选出的七名成员组成的代表会议，于1807年7月4日在巴尔的摩举行会议，以选择监督者等。”这个计划被四个会议采纳，即纽约会议、新英格兰会议、西部会议和南卡罗来纳会议；并据此选出代表。但当这个计划被提议给1807年2月在纽伯恩召开的弗吉尼亚会议时，他们拒绝考虑这个计划，并以明显违反我们教会的所有规则为由拒绝了它。主教费尽心机想把这一观点付诸实施，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一危险计划的全部业务都被弗吉尼亚会议所推翻了。该计划的发明者和捍卫者可能是出于好意；但他们肯定在判断上犯了错误。

1808年，我们举行了八次会议，其中最后一次是一般性会议。

第212次会议于1807年9月14日在俄亥俄州的Chillicothe举行。

第213会议，1807年12月28日，在查尔斯顿。

1808年2月2日，第214会议在林奇堡。3月2日，在乔治城的第215会议。3月20日，在费城的第216会议。4月6日在阿梅尼亚的第217会议。第218届会议于4月17日在新伦敦举行。第219次会议是5月6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第5次大会。

今年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布道区。在西部会议中，有鸭子河、马里马克和威尔斯河。在南部会议中，有汤姆-大比和费耶斯维尔。在弗吉尼亚州的会议上，有Neuse。在费城会议中，有安塔拉尼和斯诺希尔。在新英格兰会议中，有史密斯菲尔德和帕米拉；还有一些巡回区被扩大或划分。

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接纳了80多名年轻的传道人，我们从旅行团中失去了36名传道人；29人被安置，1人被开除，2人离开我们，4人死亡。死去的人是乔治-道格蒂（George Daugherty）、班尼特-肯德里克（Bennet Kendrick）、亨利-威利斯（Henry Willis）和理查德-斯温（Richard Swain）。

1. 乔治-道格蒂是南卡罗莱纳州人。他在年轻时因天花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他身材高大，体型修长，声音很轻。他是一个明智的、有用的传教士。他私下里非常好学，在传道的工作中也很勤奋努力。他的虔诚和奉献精神很强。他旅行和讲道9年，在他工作的地方，人们普遍对他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患上了肺病，这种病在他身上越来越严重，直到他去世。他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完全的理智，并保持着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对永生的充分肯定。他于1807年3月23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去世，并被埋葬在卫理公会的会议厅。

2. 班尼特-肯德里克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梅克伦堡县罗安-奥克河的南侧。他于1799年加入旅行传道计划，并于1807年4月5日在爱德华-克罗斯兰家去世。

他是一个严肃、虔诚的年轻人；对上帝非常虔诚，并勤奋地从事牧师的工作。在他工作的地方，他被普遍尊重，并因其工作的缘故而备受爱戴。在他最后的病痛中，他一直与神同在，并在死后感到舒适和快乐。

3. 亨利-威利斯是弗吉尼亚州布朗斯维克县人。他于1778年开始旅行并传讲福

音，并于1790年定居。他只游历了12年。在他定居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又作为编外人员被列入会议记录，并有一些名义上的任命，但此后从未在任何巡回区担任过传道人的职位，而是定期从事自己的家务事；当他能方便地在周日讲道时，就会去讲道。他是一位理智而活泼的传道人。他非常重视旅行传道计划，即使在他无法填补一个站点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上帝非常虔诚，最后在上帝那里非常快乐。那个人的结局是平安。

4. 理查德-斯温是新泽西州人。他于1789年开始旅行传道，在旅行约19年后，于1808年1月17日去世。他的牧师工作主要局限于他出生的那个州。他在康涅狄格州旅行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了新泽西州。他受到教友们的爱戴，并在传教中发挥了作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非常虚弱，饱受折磨；最后在平静中死去。

今年我们为社团增加了7,405名成员。虽然我们今年的增长没有前几年那么大，但我们有很大的理由为这么多的增长而感恩。

在五月，我们举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由于我们对我们的规则和纪律做了一些改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这些改变加以注意。

第一处改动是关于今后的一般性会议，由于改动非常大，我将全文插入该规则。

Q（问）.“谁应组成大会，属于它的规定和权力是什么？”

A（答）.1.“大会应由各年度会议的每五名成员中的一名成员组成，由该年度会议酌情按资历或选择任命；但这些代表应从他们被年度会议接受试用时起至少走过四个完整的日历年，并在举行会议时有正式的关系。

2. 大会应于1812年5月1日在纽约市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5月1日的会议，永久举行，地点由大会不时确定：但总监督在所有年度会议的建议下，或在没有总监督的情况下，所有年度会议分别有权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召集大会。
3. 在大会召开的任何时候，所有年度会议的代表的三分之二才能构成处理事务的法定人数。
4. 总监之一应主持大会；但如果没有总监出席，大会应选择一名临时主席。
5. 大会有充分的权力为我们的教会制定规则和条例，但有以下限制和约束，即
  - 1) .大会不得撤销、改变或更改我们的宗教条款，也不得制定任何新的教义标准或规则，违反我们现有的和既定的教义标准。
  - 2) .他们不允许年度会议每五个成员有一个以上的代表，也不允许每七个成员有一个以下的代表。
  - 3) .他们不得改变或更改我们教会政体的任何部分或规则，从而取消主教制度或破坏我们的巡回总督计划。
  - 4) .他们不应撤销或改变联合社团的一般规则。
  - 5) .他们不得取消我们的牧师或传道人的特权，即由委员会审判和上诉的特权。他们也不得取消我们的成员在社团上或由委员会审判以及上诉的特权。

6) . 他们不得将书籍的收益或特许基金的收益用于任何其他目的，除非是为了旅行的、编外的、退休的和逝去的传教士、他们的妻子、寡妇和孩子的利益。

但条件是，一旦所有年度会议的联合建议，然后是继任的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就足以改变上述的任何限制。

---

我们的联系已经非常广泛，我们的传道人的数量也比以前多得多，人们认为最好对我们今后的大会作出一些新的规定，并同意了上述规定，通过这种方式，联系的每个部分在大会上都有相应数量的传道人。巴尔的摩和费城会议将不再包括超过一半的大会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当地传道人的授职新规则。以前，他们必须在九位巡回传道人的推荐下签字，才能被按立。这条规则被修改后，现在是这样的。”主教们在会议的支持下获得了自由，可以任命地方传教士为执事；只要他们的品格通过审查，并获得年度会议的批准，加上他们各自巡回区季度会议的证明，经过适当的审查，由主席签字，并由秘书付署。”

在上一次大会上，第二部分第五节有一项新的规定，即“为传播福音和弥补传教士的津贴筹集年度物资”。新的部分包含在这些话中：“每个年度会议都有充分的自由来通过和推荐他们认为必要的计划和规则。这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筹集传教士各自的津贴。”

在那之前，我们在每个地方只有一个筹款规则；但现在每个年会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必要的资金，满足传道人在自己范围内的正常需求。

在这次大会上，人们认为科克博士最好不要再被视为美国卫理公会的监督者。他已经在英国结婚，并接受了英国会议的定期任命，当然不能按照他以前的约定去美国。因此，我们决定在《年度会议记录》中这样记载他。

“科克博士应英国会议的要求，并经我们的大会同意，居住在欧洲：在美国，他不能在我们中间行使监督员的职务，直到他被大会或所有年度会议分别召回。”

大会选出了另一位主教，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姆肯德里获得了绝大多数的票数。1808年5月18日星期三，阿斯伯里主教在光街教堂讲道，内容为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6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讲道结束后，威廉-姆肯德里被阿斯伯里主教按手按立为主教；四位最年长的巡回讲道者也被按立。包括：弗里伯恩-加雷特森、菲利普-布鲁斯、杰西-李和托马斯-瓦尔。

在那次大会上，传道人之间有很多和平与联合；有130名巡回传道人，他们是那次会议的成员。姆肯德里先生在被按立为主教时，只做了20年巡回传道人。大多数传道人从那次会议回来后，对我们在一起时所做的事非常满意。

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传道人从大会回到他们的巡回区后，宗教出现了奇妙的复兴。在纽约市，宗教有了非常大的复兴；许多灵魂被带入主的怀抱，社团增加了几十个成员。在费城，宗教有相当大的轰动，人们信主，并加入我们的协会。

营地会议在全国各地都受到神的极大关注和尊重；很少有会议比在马里兰州东岸的波海米举行的会议更受青睐，在那里，主的被杀者很多，有几十个罪



人在会议期间信主。许多人从那个地方回到家里，在上帝面前感到高兴，他们以前既没有寻求也没有找到宗教。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我们的传教士或住在远处的人那里不听到宗教的繁荣。

我将提到发生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监狱的一次复兴，那里有大约130名囚犯在服苦役，期限为几年。有的人犯了二级谋杀罪，有的人犯了造假、伪造货币、偷马、破门而入等等。在弗吉尼亚州，除了一级谋杀罪外，自由人不会因任何事情被绞死。

今年四月，驻扎在里士满的史提斯-米德先生开始在感化院讲道，从那时起，他在每个主日为囚犯提供讲道；有些时候他讲道，有些时候他委托其他牧师在他们中间讲道。同时，他给他们一些小书，并借给他们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囚犯开始在讲道中自由地哭泣，一些人的信念是深刻而持久的。有一次，当人们之间有相当大的融洽时，传道人提议所有愿意献身天堂的人都站起来表示：其中有几个人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另一次，传道人提议所有真正渴望获得宗教信仰的人上前跪下，他将为他们祈祷：有几个人上前，似乎因为他们的罪而非常痛苦：后来他们的人数不时增加，直到他们的信念伴随着对上帝怜悯的大声呼喊，而一些人则感叹自己是最坏的罪人，并在可怕的忧虑下挣扎，认为他们没有怜悯。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愉快地皈依了上帝，并对心灵的真正改变做出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描述。其他人的信念大大增强了，所以有时大部分的囚犯都会被人们看到他们上前跪下来接受祷告。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祷告；他们经常唱诗篇、赞美诗和灵歌，并在自己的住处进行祷告，直到整个圆形建筑都响起对上帝的赞美。随着皈依者人数的增加，传道人建议信徒们组成一个团体，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当时大约有20人加入了这个团体。不久之后，他们有大约三十名囚犯结合在一起，根据他们自己的职业和传道人的判断，他们都愉快地皈依了上帝。我亲自拜访了他们，并与

他们中的许多人交谈，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1809年，我们举行了通常数量的会议。

第220次会议于1808年10月1日在田纳西州的自由山举行。

第221次会议，12月26日在乔治亚州的自由礼拜堂。

第222次会议，1809年2月1日，在塔尔堡。

第223次会议，3月2日，在哈里森堡。

第224次，4月2日，在费城。

第225届，5月10日在纽约。

第226次会议，6月15日在蒙莫斯（缅因州省）。

今年我们接纳了几个新的巡回区；在西部会议中，我们接纳了9个巡回区；瓦托加、田纳西河谷、埃尔克、迪克森、绿河、弗莱明、冷水、白水和领先溪。在南部的会议中，有4个；Alcovi, Ocmulgee, Congoree 和 Waterree。在弗吉尼亚州的会议中，有2个；海峡和绿山。在纽约会议中，有4个；Courtlandt, Pownal, Detroit 和 Three Rivers。在新英格兰会议中，有4个；朴茨茅斯、布斯湾、乔治镇和工业。

今年，我们接纳了103名年轻的传道人进行试讲；从旅行团中流失了44人。有40人被驻扎，3人死亡，另一人被开除。死亡的人是埃德蒙-亨利、伦纳德-卡塞尔和亨利-马丁。

1. 埃德蒙-亨利是北卡罗来纳州Person县的人。他于1803年开始巡回传道，在

旅行和传教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后，于1808年8月26日在和平中去世。

在他死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头脑中似乎有一种印象，即他离开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在墓地搭起了一个舞台，向他的老朋友和熟人讲道。他死后被抬回家，埋在那里。他当时大约三十岁。他宣称成圣已有好几年了。他的行为非常严肃，非常谨慎。他在最后的疾病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有时他会劝说和祈祷，呼喊和赞美上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伦纳德-卡塞尔，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县。他的父母是德国人。早年，通过卫理公会的传教，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宗教。他于1802年开始旅行，当时他还不到18岁。在他去世前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旅行和传教。他的最后一站是在费尔角，1808年9月26日死于黄热病。他因其天赋和虔诚而受到尊重，他在教会中的损失让人惋惜。

3. 亨利-马丁是新罕布什尔州人，是一个品行良好的年轻人，既是基督徒，又是牧师。他对圣经有清晰的理解和正确的判断。他在私人和公共事务上都很勤奋、努力和坚持不懈。他于1805年开始旅行并传讲福音，在那里持续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然后于1808年12月6日在乔治镇的帕克岛去世，靠近肯尼贝克河口。

---

根据会议记录中的会员回报，在去年6月举行的会议结束的一年中，我们的协会增加了11043名会员，即1809年。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在美国各地看到了令人高兴的宗教前景：不同人的口

头和书面陈述向我们保证，有成百上千的灵魂来到上帝面前。在8月份林奇堡附近举行的一次营会中，据说从开始到结束，有多达80个灵魂皈依上帝，这次会议只持续了几天。此后不久，上帝的工作在林奇堡镇恢复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认为有多达八十或九十个灵魂重生了。如此奇妙地展示了神的能力；在该镇，上帝在灵魂皈依中的存在从未被人所知。

10月10日，在离林奇堡约18英里的艾伯纳-厄尔利家开始了另一次营会，那里的人比平时更受主的恩惠。在这次聚会中，有162人声称自己已经信主，这次聚会从星期二开始，在下星期一结束。在弗吉尼亚州还举行了许多其他类似的聚会，在一次聚会中，有20到50人信主。这项工作在许多地方的祷告会和班级聚会中都得到了发展。一些罪人在田野里，树林里，或在路上被带到上帝面前。基督徒自己也大为振奋，其中有几个人承认了对神的完全的爱，并且能够更加喜乐，不住地祷告，并在每一件事上感恩。

1809年的年度会议记录公布后，约瑟夫-埃弗里特去世。他于1732年6月17日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安妮女王县。1763年6月13日，他独自在自己的家中信主。过了很短的时间，他就成了背道者，失去了他的信仰。他在背道而驰的状态下呆了近17年。1778年初，他认识了特拉华州的卫理公会，通过他们的布道，他再次被激起了寻求主的热情，同年4月5日，主再次赦免了他的罪。一段时间后，他加入了卫理公会的社团。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公共集会上进行劝诫，并为此获得了许可。1780年10月的第一天，他离开家，到多切斯特巡回区去讲道，在那里走了四个星期。过了不久，他又回到了同一个巡回区。1786年5月10日，他在阿宾顿被按立为执事。1788年9月25日，他在费城被按立为长老。他做了28年多的巡回传道。在过去的五年里，他被在会议记录上称为“一个退休的、疲惫的传道人”。他只在床上躺了几天，其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有点神志不清；但即使如此，他的心也一直在追寻一件需要的事情。星期天早上，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他的脉搏完全衰竭时，他完全恢复了神智，

直到最后也是如此。晚上，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消亡，向在场的一些朋友告辞；之后他睡了一会儿。大约在午夜时分，他醒来时从头到脚都很激动。他举起双手，好像要拍手一样，开始并持续了大约25分钟，喊着：荣耀！荣耀！荣耀！直到他停止喊叫，停止呼吸。他于1809年10月15日去世，享年78岁。

---

---

## 第十四章

### 结论

由于我在前几页中经常谈到营地会议，因此，对于许多从未参加过此类会议的读者来说，对其进行描述可能会有帮助。

1. 关于地面的布置：我们将两、三或四英亩的土地上的灌木清除干净，形成一个长方形，足以容纳将要搭建的许多帐篷。然后，我们把帐篷的前面放在两侧的一条线上，并在两端。在帐篷的后面，我们为马车留出一个位置；这样，每个帐篷都可以把属于它的马车放在一个方便的位置。在马车的后面，我们将马匹拴好并喂养。在帐篷前，我们一般都有做饭用的火堆，并在晚上给那些走动的人提供照明。但是当火堆放在帐篷前面不方便的时候，就放在帐篷的后面。

2. 我们有一个或两个舞台；如果我们有二个，一个靠近地面的一端，另一个靠近另一端；但都在固定帐篷的线内。在每个舞台前，我们都有足够数量的座位来容纳主要的听众：他们被要求按照我们的形式坐下，妇女坐在一边，而男人则坐在另一边。

这些舞台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同时在每个舞台上讲道。或者，如果一个阶段的人有很大的生命力和力量，我们可以在不中断他们唱歌和祈祷的虔诚的情况下，撤回到另一个阶段，向可能希望听到的人讲道。

3. 我们在晚上用蜡烛照亮帐篷内的地面，我们把这些蜡烛固定在舞台、树木和其他为此目的准备的地方。这些蜡烛，加上火光，使整个地面得到充分的照亮。在某些场合，我看到这些会议上有多达120支蜡烛同时在燃烧。在一个黑暗的夜晚，当夜晚平静的时候，这些灯光大大增加了会议的庄严性。

4. 我们一般会任命足够数量的人组成警卫队或守卫队，并要求他们轮流在营区内和周围整夜行走，以防止不守规矩的人做坏事，无论是扰乱民众还是他们的财产。

5. 我们的宗教活动是这样进行的：天刚亮不久，就有一个人在帐篷前的地上走一圈，经过时吹响喇叭；这是为了通知人们起床；大约十分钟后，喇叭再次吹响，只吹一长声，所有帐篷里的人都开始唱歌，然后在帐篷里或在帐篷门口祈祷，这是最方便的。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一场布道会，之后我们吃早餐。10点再次讲道，并在1点左右用餐。我们在3点钟再次讲道，在太阳落山时吃晚饭，并在烛光下再次讲道。我们一般在周五开始这些聚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中午。我知道这些聚会持续了两个晚上和一天，甚至更久，没有任何间断。人们不断地参与唱歌、祷告、讲道或劝诫，没有任何间断。

但是这些会议的形式和持续时间都是不同的，这要根据参加会议的传道人的判断。我知道有些营会持续了八天或十天。事实上，这些会议从来没有得到卫理公会的授权，无论是在他们的大会还是年度会议上。它们是被允许的；

但我们作为一个团体，从未对它们制定过任何规则或条例；我们允许我们的主持长老和巡回传道人在他们喜欢的时间和地点指定会议，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会议。当然，上述营地会议的形式并不是所有此类会议的形式，而是我自己管理或参加的此类会议的形式。

---

在这本《历史》中，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对卫理公会的情况进行了清晰、明了、全面的描述，读的人可以明白，主为我们做了伟大的事情，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从一个非常小的开始，已经成长为一个众多的民族。1771年，我们只有316名教徒；1780年，我们有8504人；1790年，我们有57621人；1800年，我们有64894人；1809年，我们有163038人。

1809年，阿斯伯里主教收集了所有与卫理公会有关的地方传教士的名字；根据他的叙述，美国有1610名地方传教士。

我希望我们能在恩典中增加，就像我们在人数上的增加一样快。

---

---

---

---

---

---

---

---

---

---

附录

简要介绍一下

牧师的生活：杰西·李 牧师

杰西-李于1758年3月1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子县。他的父母，纳撒尼尔和伊丽莎白-李，是可敬的、富裕的乡下人，他们住在彼得斯堡以南约15英里处的自己的农场上。老李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好公民，并在教会中抚养他的家人。大约在1772年，他非常关心自己灵魂的救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就愉快地信主了。杰西说：“当我大约15岁的时候，我是听我父亲讲述他的皈依而醒悟的”。这一切都发生在罗伯特-威廉姆斯传道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开始在李先生的附近布道。

杰西-李出生于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期间，当革命战争的第一声枪响时，他只有17岁。战争和战争谣言所引起的激动和兴奋一定会阻碍像李先生这样的年轻人的才能。他不得不去的学校的教育很差，而且很冷漠。他参加了他那个时代的歌唱学校，由流浪的歌唱大师教授，从他们那里，他得到了一个流动传道人所需的准备工作之一。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他站在街角或在波士顿公墓的榆树下摆上桌子讲道时，他知道他的领唱者已经在场并准备就绪。

上文提到的罗伯特-威廉姆斯在老李的社区组织了第一个卫理公会，老李与他的妻子、长子和杰西一起加入了教会；在夏天，形成了第一个巡回区，称为布伦瑞克。1775年，乔治-沙德福（George Shadford）、爱德华-德鲁姆戈尔（Edward Drumgole）和威廉-格伦德宁（William Glendenning）走过这个巡回区。在他们的服事下，该地区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复兴。杰西在他的日记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被吓得浑身发抖，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而另一些人则互相拥抱，眼睛流泪，都迷失在惊



奇、爱和赞美之中。”从这次复兴开始，他就非常高兴，并在第二年春天参加了一次季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上帝的灵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倾泻出来。关于这次会议，李写道：“许多灵魂得到了上帝的青睐，一些人宣称成了圣”。他从这次会议中走出来，决心永远不停止寻求完全的爱和祝福，直到他感到自己的心从所有的罪中被洗净。

1778年初，他被任命为班长，3月8日，他首次尝试以劝诫的形式公开演讲。在接下来的星期六晚上，他去参加了弗里伯恩-加雷特森主持的守夜仪式，后者请他发言。他欣然应允，从那时起，他有更多的呼召要讲，无法满足。

这一年的下半年，他出于仁慈的动机，去了北卡罗来纳州，向一位寡居的亲戚提供援助。他觉得这是一个天赐的任务，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比在亲戚和亲密的朋友中更自由地发挥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天赋。他回了一趟家，但在年底又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

第二年，他开始与一个人做生意，他期望从这个人那里得到很多帮助，以鼓励他的基督教经历。在经商期间，他于1779年11月17日进行了第一次布道，此后不久他又进行了布道，从那时起，“就开始努力服事”。

1780年期间，阿斯伯里先生走遍了李先生居住的那片土地，访问、讲道，并修补了美国卫理公会的第一次分裂——即177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断背教堂发生的关于执行圣礼的问题。约翰-狄更斯是他的巡回布道者，他利用李先生为他提供服务，以便他能完成他所从事的一些写作。这给了李先生一个机会，让他尝试不久后成为他心爱的事业——巡回布道者的工作。

必须记住，此时的殖民者正在进行争取自由的革命战争。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四年，他们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军需品也耗尽了，队伍里的人也大大减少

了。他们正在为胜利进行最后的集结；人们几乎不顾年龄和职业来寻找人才。李先生也不例外，他被征召了。

“我反复权衡了这件事；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心已经定了下来，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不能打仗”。7月27日，他离开家去参军，29日入伍。然后他的麻烦就开始了；他既不拿枪，也不去阅兵，但确实要去警卫室。连长把他带到一边，和他争论，但没有结果。这位军官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当时所有人都应该携带武器。但李弟兄仍然固执己见，觉得理由不充分，于是他就被转回了警卫室。第二天早上，营地被囚犯的祈祷声唤醒。他的祷告声一定相当响亮，因为他唤醒了附近的一个旅馆老板，这个老板后来告诉他，他的祷告对他产生了严重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军队从北卡罗来纳州下到南卡罗来纳州，并在Pedee河上扎营。李先生的日记让我们了解到他在那个营地是如何进行的。”8月16日，星期天，我们躺在那里，没有行军。下午三点左右，我向许多士兵宣讲了以赛亚书第三章10、11节。有些听众非常庄重”。在这之后，上校来和他争论携带武器的问题；但没有什么结果，只是李先生确实同意驾驶行李车，或者可能被雇用与之同行，照顾行李。稍后，他被任命为先锋队的中士；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于1780年10月29日退伍。他并非对自由事业不忠，而是觉得自己不能在队伍中战斗。他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正在进行的斗争，也就是说，除了战斗，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退伍后，他回到了家里，但由于担心再次被征召，他或多或少地感到焦虑。然而，这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此时英国的力量已经显示出被打破的迹象，1782年10月在约克镇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打击。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李先生非常活跃，在任何有机会的地方讲道，并最终于1783年5月7日加入了会议。虽然他已经讲了五年的道，但他对自己是否适合加入巡回传道人的行列有很大的怀疑；然而，既然进入了这项庄严的工作，

他就利用了所提供的手段和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时间和才能。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圈子里最好的传道人之一，也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街头传道人。对他来说，无论他是在年会、大会上，还是在他的巡回传道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出现在路边或街角，呼吁罪人悔改和完全投降。

1784年，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第一次巡回传道，那一年，会议在巴尔的摩召开，以组织一个新的教会。他离得很远，而且很晚才收到这次令人难忘的聚会的消息（在会议召开前13天才收到），所以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怀疑他是否对在巴尔的摩发生的事情有多少了解，关于新的监督员。

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在2月份经过他的地区。这两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圣诞节会议后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亨德隆上校的家里，在那里将由阿斯伯里主教主持一次布道仪式。李先生对阿斯伯里先生身穿长袍、长裤和带子的出现既惊讶又诧异——以李先生对这种事情的民主观念，他一定感到非常震惊。我们不知道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毫无疑问，这些话足以让主教相信，在拓荒者中，没有这些教会装饰的布道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件事得到了愉快的解决；因为，正如后面的内容所显示的，阿斯伯里先生邀请李先生和他的旅伴威利斯先生一起去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他们到达查尔斯顿后，大约在2月下旬，安排李先生于1785年2月27日在一个废弃的旧浸信会教堂讲道（这是卫理公会在该市讲的第一场道），内容是以赛亚书第十三章5、6节。他向大约20人讲道，他们似乎很惊讶。举行了几天的会议，威利斯先生被留下负责该站的工作。李弟兄回到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中，开始了他在会议前的最后一轮巡回工作。

我们在此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日记所显示的日常劳作。

4月29日，星期六，索尔兹伯里。主明显地在场，人们有理由为这次聚会祝福

上帝。离开这些亲切的人们，我的悲痛大大增加。我相信他们对我的离开也很悲伤，就像我与他们的离别一样。晚上我在希克曼家讲道，《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一边讲道一边哭，他们一边听一边哭。10日，周日，在Hearn's家，我相信屋子里没有几只眼睛是干的；会后举行了爱的盛宴；我赞美上帝，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1日，星期一，在莱德贝特家。在这里，我不得不解决我们一些朋友之间的纠纷，这个纠纷已经激化了几个月了。我很不情愿地做了这件事；我们先去祷告。然后我劝说了一会儿，并请一些朋友祷告。然后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言。当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哭了起来；我相信屋子里没有一只干眼。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意放弃，不再多说；但我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把该说的都说了，这样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但他们哭得很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听完他们要说的。但最后，他们似乎都在请求原谅；每个人都自由地原谅了对方，并承诺要像争端从未发生过一样。我确信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13日，星期三，我在新会所讲道，内容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讲道结束时，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这时所有人都开始哭泣，我也坐下来哭了几分钟。

---

他于4月14日离开索尔兹伯里巡回布道，前往将在格林希尔召开的会议。在这里，他遇到了科克博士，当时他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在这次会议上，科克对奴隶制的评论非常严厉。李先生与他发生争执，并承诺纠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念，这些观念与当时南方的普遍想法不相符合。第二天，当李先生的性格受到审查时，他与博士发生了一些争执，但他们很快就达成了更好的谅解，并像弟兄们一样分开了。

在刚才提到的会议之后，李先生继续参加弗吉尼亚州的会议，并在那里被任命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要讲道，而且经常在他所

访问的城镇的街道上讲道，举行爱的盛宴，在他所访问的家庭中祈祷和劝勉，除非有复兴正在进行，否则他几乎不满足。

第二年，即1788年，他与他的弟弟约翰（他比他小12岁，18岁就成为传教士，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一起，访问了当时（9月24日）正在开会的费城会议。他们听到著名的拉什医生，当时美国最主要的医生之一，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烈性酒的使用和影响的演讲。拉什医生说，这些酒“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没有用处”，并敦促传道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努力制止使用和滥用蒸馏酒的行为。据作者所知，拉什医生是美国最早提出反对贩卖酒类的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李先生今年被派往上泽西州的弗兰德巡回区，他的弟弟约翰作为他的助手和他一起去。杰西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兄弟，并把他看成是当时有前途的传教士之一。他说：“他又高又帅；如果他能活着，（但他31岁就死了），他会成为当时伟大的传教士之一。”

---

现在我们来到了李先生在新英格兰工作的起点，但不打算用长篇大论来给读者造成负担。在这篇叙述中，我们只需讲述一些事件，并记述他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困难和艰辛即可。

对于杰西-李要使用的方法和要向他们宣讲的教义，我们怀疑是否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比此时的新英格兰更不友好和不融洽的人。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国家那一部分的人民对卫理公会的人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那就错了。被认为是卫理公会成员的怀特菲尔德先生，早在1740年就访问过那个国家并传教；他曾多次访问，最后于1770年在纽伯里波特去世并下葬。他所宣扬的教义（加

尔文主义)几乎与所有教会所宣扬的教义相同。但他的讲道导致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非常尖锐,以至于瓦解了他传道的良好效果。爱德华兹先生领导了所谓的“大觉醒”——一场具有卫斯理风格的复兴,并向英国著名的赞美诗作家沃茨博士发送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卫斯理先生重印了它,而且似乎有一种理解,即卫斯理先生在英格兰的复兴与爱德华兹先生在新英格兰的“大觉醒”是对应的。但是,新英格兰被留下了一个“被烧毁的地区”,对任何形式的热情都有强烈的偏见。李先生遇到的另一件事是关于卫理公会的流言蜚语:他们无知、狂热、热情,“直接冲进别人的羊群,把它打散,组织卫理公会”。

1789年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李先生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任命:他被宣读为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的传道人。这意味着他要去的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远。“我带着对上帝的努力的祈祷和对许多反对意见的期待出发了。我在下午四点左右来到诺沃克,来到一位罗杰斯先生的家里。我们的一位朋友请求允许在他家讲道;但我们到达后,罗杰斯夫人说她丈夫当时不在,反对我在他们家讲道。我与在场的一位老太太谈起在她的果园里讲道,但她担心人群会把草踩坏。于是就通知大家,传道人要到路边去讲道”。

李先生向大约20名听众讲道,内容是“你们必须重生”。然后他宣布不久后他将再次在那里讲道,然后就走了。

接下来的7月,他进入波士顿,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努力,他在星期六宣布,第二天晚上6点,他将在公地上讲道。在约定的时间,在公地的一棵榆树下,在一个可敬的听众面前,他坐上桌子,宣讲了波士顿的第一个卫理公会布道。那年秋天,他再次回来,在公地上向三千多人讲道。在这次访问中,他在镇上一些人的家里讲道。

在1790年的纽约会议上,他被按立为执事和长老。几年来,他一直拒绝接受

命令，尽管阿斯伯里主教和其他人经常敦促他这样做。此时，他对自己在北方的工作非常着急，并与主教一起花了几个小时祷告，寻求帮助。在会议期间，他对母亲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悲痛。他的传教士兄弟约翰离开了弗吉尼亚，杰西和他一起去了渡口，看着他直到他消失在远方。在这次会议上，杰西被任命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巡回传道。他再次转向北方，在路上讲道和访问，于11月13日到达那里。在那里，他面临着巨大而沉重的考验：没有房子可以讲道，没有家庭可以供他停留，甚至连以前访问时结识的朋友都离他远去。在经历了许多考验之后，他开始前往林恩，这个地方对他和卫理公会的人比他发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友好。跟随他的脚步一直走下去不过是一种乏味的重复，但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个忙碌的一年。

在1791年的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主持他所组建的工作的长老，并得到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但他的日志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旅行传道人的日志，而他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一个长老。

第二年的会议在林恩举行。在过去的两年里，卫理公会在这位旅行传教士王子的主宰下得到了精彩的发展。他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林恩、尼德姆、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的负责人。这一年，他开始了在罗德岛的传教之旅，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进行布道和组织社团。他非常勤奋地开展工作，并在1792年11月1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大会上，带着“胜利的手掌”来到会场。一定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始被称为“东方的使徒”。他的日记是，痛苦地对大会的程序保持沉默。

我们引用他所说的全部内容。“11月1日大会在巴尔的摩召开，11月5日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讨论一个问题——即认为自己在巡回区的任命中受到伤害的传道人是否应向地区（年度）会议提出上诉。我们进行了密切而漫长的辩论，五点钟我们去了荷兰教堂，大约八点钟我们解散了，大多数人都支持不上诉”。

一些传道人在事成之后对此很不满意。“6日星期二，詹姆斯-奥凯利给会议写了一封信，’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投票，他应该离开旅行联系。”“所进行的表决部分地解决了卫理公会的进程，以及在确定主教地位达到成熟时的一个事实。它并没有在那次会议中的许多人以及后来的许多人心中确定它所表明的无限主教制的明智性。1820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在会议选举主持长老的问题上，并引发了一场非常尖锐和漫长的争论，最终导致卫理公会的组织。在1844年的会议上，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大多数人给了它一个新的转机，从那时起，在卫理公会教会中，它就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从1792年的大会开始，李先生访问了弗吉尼亚州。他在里士满、彼得堡，以及他父亲附近的一些地方讲道。此时，他是该地区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也是最有名的传教士之一。我们被告知，大量的人蜂拥而至听他讲道。

1792年12月31日星期一，他告别了父母和朋友，转身前往遥远的北方。他边走边讲道，并不时为在波士顿建造一座会堂筹集资金。他于2月20日抵达波士顿，一直忙于工作，直到次年8月在林恩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缅因州的总监。这使他的行程远远超出了他以前的任何行程。他得到了鼓励，在那个遥远的国家建立了卫理公会，并将其付诸实施，而当他在几年后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劳动成果。在李先生的生活中，我们必须越过许多事件，以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关系来对待他。

1797年9月12日，当时身患重病的阿斯伯里主教写信给他，让他召开将在威尔布拉姆举行的年会，并作出任命。主教写道：“重担在你身上，”他说，“以明智和温柔的手行事；特别是在驻站方面。我希望这能迫使有关方面做一些事情，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人，以协助或替代我。我无法表达我在所有的苦难中为教会的状况感到的痛苦。我们说主会提供。没错，但我们必须注意人员和手段。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跨越大西洋的可怜的、无价值的生物，



主是可以提供的。你和每一个有正确想法的人都会发现，把北方和南方分开是绝对不行的。卫理公会到处都是联盟；在交换传教士时的联盟；情感的联盟和交换；利益的联盟和交换；我们必须从中心到周遭汲取资源。”

此时，在奥凯利分裂事件的影响下，肯定有一些关于按宗派划分教会的讨论。正如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主教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对李先生说：“你在弗吉尼亚的弟兄们希望你能出来。我认为最普遍和最公正的选举可以在每年的会议上进行；每个人都可以投票；而在大会上，也许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缺席。我希望你能来，并尽可能地接近我和我的方向。我希望你在即将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之后，去乔治亚州、霍尔斯顿州和肯塔基州，也许在6月来巴尔的摩，如果授职成功的话，然后继续参加东部会议。”

阿斯伯里主教期望年度会议能选出多达三人协助他，他提名了这些人——理查德-沃特科特、弗朗西斯-波伊斯和杰西-李，但会议认为这不符合纪律的规定，拒绝了这一提议。

李先生执行了主教的指示，在Wilbraham召开了会议，并继续去见阿斯伯里（Asbury）先生，他在New Rochelle做了这件事。他发现主教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于是他们一起穿过纽约，来到鸭溪十字路口，10月10日在那里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拥有他仆人的工作，并使他的工作成为实现定罪、转化和成圣工作的工具”。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李先生应与阿斯伯里主教同行。工作的状况和主教的健康状况使之成为必要。他们从鸭溪赶往巴尔的摩参加21日的会议，然后从那里去弗吉尼亚，途中遇到科克博士，他骑着一匹小马，后面跟着一个男孩。他们前往苏塞克斯县的莱恩教堂，在那里举行会议，留下科克博士和他的小马及男孩继续前进。在莱恩教堂的会议投票决定，阿斯伯里主教在四月之前不应再次讲道，李先生应填补他的空缺。

科克博士希望回到英国，会议投票决定他可以这样做。在莱恩礼拜堂发生的事情之后，李杰西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距离近五百英里。他只有不到30天的时间来完成这次旅行，途中还有25个约会要完成，但他还是按时到达，并在1798年1月1日为会议做好准备。

他记下了自他十三年前在该镇时发生的许多变化，当时他在该市外围的一所旧的空房子里宣讲了第一次卫理公会的布道。

现在有两个会众有房子可以做礼拜，并为旅行的传教士开放舒适的家。会议在极大的和平中开始和结束。李先生随后进入乔治亚州，在那里呆了27天，对这个新州非常满意。“我很少看到像乔治亚州这样我喜欢的新州”。他所访问的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弗吉尼亚州。他走过了几个县，最南边到了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边界线。从那里他转向北方，于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塞勒姆参加了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以极大的力量讲道，并经常由阿斯伯里主教跟随劝勉。从这时起，他一直与主教在一起，召开会议，有时担任会议的秘书，讲道，做主教的所有工作，除了按立传道人，直到1800年5月6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大会。他带着对主教职位的厚望和神圣的渴望去参加会议。本作者认为，如果有一个人有权利期待被选为这个高位，那就是李杰西。

1797年，阿斯伯里主教召见他，让他成为自己的旅伴和助手，他还建议采用一种方式，让会议选举三个人担任主教职务，其中一个就是李先生。他被任命他为阿斯伯里先生的助手和同伴，有两三个会议也这样做了；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填补了一个主教的位置。此外，他是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人，因为他是弗吉尼亚州人，也许是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也是一个具有出色的执行能力的人。他的体质和气质特别适合做先锋主教的工作。另一位被提及的人选是理查德-沃特科特，他在美国只有16年的历史。

选举的日子到了，似乎由于某种原因，大家都很兴奋。第一张选票显示投票分散，第二张选票是理查德-沃特科特和杰西-李之间的平局，而在第三张选票上，理查德-沃特科特以四人的多数当选。从我们收集到的有关几年来和这次会议上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次失望击垮了李先生，他再也没有达到他失败前的高度了。我们不希望被理解为他有用的日子结束了，因为情况并非如此；这个曾经燃烧着的福音的火热继续燃烧。他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讲述这个故事，内容如下。

---

5月13日。一些传道人对某些人散布的一份报告感到不安，该报告旨在阻止我当选主教职位。该报告是这样的。阿斯伯里先生说，李弟兄在过去18个月里把自己和教会强加于人，如果可以，他早就把他赶走了。他们来找我谈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不相信阿斯伯里先生说过这话；但如果他报告过，我可以证明是相反的。于是我去找阿斯伯里先生谈这件事。他否认了这件事，并说他希望我同意今后在外面旅行，并参加会议。我告诉他，我鄙视因怨恨而做任何事的想法。

我对我的旅行方式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自己心灵的平静和幸福，二是教会和整个卫理公会的利益，我对满足他的要求没有什么期望，尽管我并没有完全下决心反对。然后我告诉他，如果他找到了自由，我希望他能在会议上就上述的报告发言。于是他进入会议，就这个问题发言，否认了指控，并说他对我过去的服务表示感谢，并希望将来在会议上也能这样。我们对报告进行了追踪，直到把它固定在T-L身上，他也没有澄清自己。

---

读者可以在阅读他的日记后形成自己的意见，了解李先生的感受。一位对李先生不太友好的人告诉我们，他失去了许多最好的朋友，变得很暴躁，很快就开始表现为健康状况下降。主教们似乎给了他一种自由的手，在他愿意的时候可以自己任命传道人，在他喜欢的时候可以代替他。他经常外出，从乔治亚州到加拿大。他在1803年抽出时间撰写并出版了他兄弟约翰的生平，并在1809-1810年编撰和出版了第一部美国卫理公会的历史。他是一个肉体发达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体重约为二百五十磅），肤色红润，五官较小，蓝眼睛小。作为一个演讲者，他几乎没有任何对手——也就是说，在感动人群的笑声、泪水和行动方面。他主要用单音节和短句说话，一位熟悉他的人说：“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时，他说话的效果让人无法形容”。同一位作者说：“我看到当他在讲述上帝在他的任期内的进展时，一个会议像孩子一样围着他哭泣。”他两次当选为国会牧师。他与国会议员的关系，其中许多人是老朋友，对他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他的一些教友指责他寻求这个位置，认为他忽视了正常的工作——他确实忽视了，除非他有一个替代者。1810年他也没有逃脱批评，当时他出版了《1766年至1809年美国卫理公会简史》一书。但在出版这本历史时，他为卫理公会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服务。今天，它被许多研究美国历史的学生作为资料书使用。他的朋友和兄弟阿斯伯里主教于1816年3月31日去世，他与他密切联系了40年。李先生为失去他的朋友感到非常悲痛，这很可能加速了他自己的结局。1816年9月12日，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与上帝和他的同胞，特别是与那些他认为没有正确对待他的人的巨大和平中，杰西-李的崇高精神飞向了荣耀之地，从劳动中得到休息，接受忠实工作的回报。





